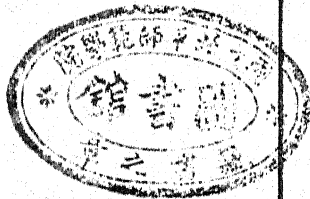


李師爾著
陳慶仁譯

桂

冠



開明書店出版

目錄

一	奇案	一
二	誣陷	一一
三	知友	一九
四	學校生活的第一天	二七
五	以直報怨	三四
六	早操	四三
七	愛爾葛脫太過了	四九
八	深夜的異客	五五
九	不可思議	六四
一〇	忠告和誓約	七一
一一	苦學	七九
一二	被竊的鈔票	八七
一三	衆說紛紜	九四

一四	河邊·····	101
一五	遺失的皮夾·····	102
一六	厄運·····	115
一七	敗露·····	131
一八	鈔票的下落·····	130
一九	跛馬又來了·····	137
二〇	到聖克黎夫先生家裏去·····	140
二一	避難所·····	151
二二	午後漫遊·····	152
二三	荒址和孤屋·····	155
二四	復仇·····	171
二五	千鈞一髮·····	176
二六	華倫仗義執言·····	186
二七	靜夜·····	193
二八	第二天·····	200
二九	水落石出·····	204

三〇	勞爾夫滯留不歸.....	三五
三一	局面一變.....	三三
三二	被管和被逐.....	三六
三三	結局.....	三三

一 奇案

深秋的下午快要垂暮了，天色愁慘而暗澹，彷彿在抵抗嚴冬的來到，預示黑夜的降臨。大片的紫靄自西方升起，漸向地面下降，散成無數煙霧朦朧的花環，還稍稍帶些天上雲霞的色彩。

水氣在楓樹的紅葉上，樺樹的赭葉上，菩提樹和白楊的黃葉上，凝成點滴落下，空氣便顯得重濁了。冬青樹的濃綠深翠上閃着晶瑩的光，花彩似的蛛網也點綴着水珠，水珠更帶來了砭人肌骨的寒氣。

在這暮色蒼茫的時候，一位老人和少年正向着峻嶺疲乏地走，山上蜿蜒着一條要道，直達下面那座古怪的斯篤·奧孟特鎮。他們走到山巔，把步子加緊，帶着一種旅客們行近了素所渴望的驛站的神氣。

這位老人是高身材，面貌文雅，鬚曲的鬍子雖隱去了大半個臉；在看得見的部分上卻現着強毅的意志，紫銅似的臉色也顯然的表明他是生長在比英國更暖的地方。但他除了健康、美貌、和堅強的意志外，臉上也訴出了焦急的神色；越是向前走，他彷彿越是沈浸在自己的思慮中，不去理會那身旁的孩子的話。因此孩子的問題他老是置之不答。

這孩子和他非常相像，幾乎誰都不能否認他們是父子；他是一位壯碩的美少年，同樣有一個紫銅色的臉，臉上現着對於四圍景物極度嫌惡的表情。這是他第一次經歷這潮溼而寒冷的秋霧，他一點也不能發生喜悅之感來。

他們倆穿得很舒適，他們衣服的式樣與其說是崇尚時風，毋甯說是適於護體；這可以證明牠們決不是從時髦的成衣店裏買來的。

走到山頂，兩位旅客停了下來，老人指着躺在他們面前的市鎮，噓了口氣說：

「勞爾夫，你看呵！那是我們今晚的目的地，那是我們以後的天國啊！」

「可笑的地方，」孩子笑了。「英國所有的市鎮，平原和高山，都是可笑的。」他繼續說：「我是一個英國孩子，卻說出這樣的話來，那也是可笑的。」

「並不可笑，孩子，因為你還從未到過故鄉哩。唉，對於我，這地方對於我一點也不可笑！那真像重見了老友的面一樣。兒童時代快樂的憧憬，少年時代的希望和種種傻事，一切都完了，但什麼都沒有改變；我自己還是依然故我，可是，大部分終於變了呵。走吧！」他繼續說：「我們長途跋涉，又坐了這麼多路的火車，你一定疲倦了。除非下面什麼都已改變，我們總能找到一家舒適的老客棧投宿的，勞爾夫——一家真正老牌的英國客棧，和我們住過的完全不同，孩子，走吧。」

孩子把手提包從這隻麻木的手換到那一隻，服從命令，踏着少年時代輕快強壯的步子，活潑潑地向前進行。最初，他問了不少關於英國城市生活的問題；但經過一兩次得不到回答後，他向父親看

了一眼，知道他又在沉入幻想裏面，便默默地走着，但願目流盼，依然留心着四周的景物。

走過幾座疎落的村莊，和郊外的房屋，他倆走進市鎮的境界了；那所差不多首先給他們走到的房子，就是他們久已渴望着的——一所古怪而多屋翼的舊茅舍，有寬敞的馬房，近馬槽有一塊大的破招牌，指點投宿的旅客們說，這就是車馬驛，那里人和牲口都能得到方便的东西的。

「依舊那個老樣子！什麼都沒有改變！」他倆行近旅館時，老人說：「二十年來這里並沒有變化。孩子，來吧！」說着，便走進這古老的旅館了。

一個俊俏的侍女迎接他們；當老人問可有房間給他們投宿時，她便去通報店主——一個肥胖的老人家，禿頭的四周披着灰白的頭髮，濃眉底下閃着一對逗人笑的眼，臉上一切主要的部分，彷彿在互相競爭，各想顯出牠們是出衆的紅潤。

「先生，要一個房間？」店主帶着彷彿從靴子裏發出來的聲音說：「嚶，先生，有的，你所需要的別的一切東西也都有來，瑪利，領這位先生到第十號房間去！把行李也搬上去，再替他們在私室裏預備晚飯。」

「第十號！」客人聽了這號數，說：「勞爾夫，來，我認識這條路的！」

他帶着的確是一個老主顧的神氣，把兒子引上樓，這使得高貴的店主大大的喫了一驚，他一面搖擺着走去招呼幾個車夫，一面自言自語道：

「他從前一定在這里住過的，可是我一點也記不起他的面貌了。」

「他不認識我了，」客人也在同樣地想，「經過了這些時光，他怎麼還能認識我呢？可憐的老西蒙，他倒沒有多少改變！不過身段稍微胖一點，聲音稍微啞一點，行動更顯得不穩些吧了。年光對於他總算是仁慈的！」

在車馬驛裏，供給牲口的草料且不說，即以供給牲口主人的食物論，也就可以證明牠只能恰如其分吧了。這些食物現已齊備，擺在一間私室裏，巨大的土竈邊燃着熊熊的火——一種老式而溫暖的英國的竈火——使室內的一切覺得分外可愛；這兩位旅客的食量也證明了這頓晚餐的滋味很

不差。

晚餐後，老人站起來，戴上帽，披上外套，轉向他的兒子說：

「勞爾夫，我要個兒出去一趟。我帶你渡過海洋來到這里，並不是無緣無故的。這里我有件要事要辦，那是對於你將來的生活很有關係的。孩子，那件事情到底是什麼，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不過你不久就會知道。我出去不至有多少耽擱——不出一兩點鐘——你儘可隨意玩玩。我想，這里除了一兩地方報或農業雜誌外，決沒有什麼文學書籍給你看到，就是那些報紙，對於你也不會有多大興味，所以你儘可好好的玩一會，稍稍出去走一下，但不要走失，否則你便不容易尋着路再回這里。這里不比我們起程的那邊，你是不很熟悉的。」

「父親，我自己會留心，」孩子答道，他覺得能夠有一些時光讓他獨來獨往，那是再快活也沒有的了，原來，每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只要有一些膽量，都愛這種處境的。

「你當然能夠留心。我知道你決不會遇到任何危險，你不是那種惹是招非的孩子。好，我的孩子，再會，假如一切事都辦妥，明天我想帶你去領略些英國鄉村的風景；那時你定會覺得牠們給與你的影像要比現在的美麗多了。」老人說着，留下孩子逕自走了。

勞爾夫先生在各處的房間裏間走，鑒賞一會有趣的古派的圖畫，他看到那些特萊斯頓式的裝飾品——穿着朝服的牧童和牧羊女郎，他皺一皺眉，彷彿斷不定牠們是不是邪教徒的偶像似的；這些看厭之後，他戴帽下樓，走到旅館的庭園裏，那邊一個廐廄正在忙着飼餵兩匹有力的貨車馬，他見了感到極大的興趣。他從未看過一匹拖車的馬，他所習見的只是些瘦長的小馬，全身充滿了肌肉，骨節和堅強的精神——那些馬善於走路，儘量地走，能直走到主人讓牠們休息的時候才停止，但假如和這兩匹壯健的馬——馬類中最魁偉的相比，則猶如小巫之見大巫了。

勞爾夫拾起近旁的一大堆繩索，用批評的眼光細看，彷彿嫌牠絞組得太鬆，資料太壞；隨後，他懶散地在繩端打個活結，把繩子圈起來，飛也似的一擲，將活結套在三十呎外的木樁上。

廐廄停了工作凝視。

「喂，小先生，你總不能再擲得這樣準了。」他試探着，勞爾夫感到一種類乎自負的情緒，馬上把他的本事重演了一遍。

「那倒是靈巧的手法，」廐廄說着，藍去招呼「陶姆」「賈其」和「劉克」來看這位少年的絕技。

勞爾夫很高興，把他的本領翻了不少花樣，當一個人正向庭園裏飛奔的時候，他把活結投到他身上，套住了。這在他並不以為稀奇，他使用一根繩子，原能和使用旁的東西一樣靈巧，但他看到這頑意兒卻引起了觀衆的驚訝，自己也覺得奇怪起來了。

一隊牲口走過，勞爾夫停了下來，關心地注視牠們。牠們非常馴良，和他所習知的那些撒野而討厭的牲口完全兩樣。他們對於這樣的生活，似乎都覺得非常滿足。

勞爾夫說：「牠們倒很安靜的。」那人點點頭。

「小先生，牠們的確很安靜的。但那邊牧場上卻有一隻凶狠的公牛；他們正要把它趕到欄裏去，你不久就會看見牠；牠是一隻兇狠的畜生，已經弄死兩個可憐的夥計。要去管束牠才是件危險的差使哩。平常時候，牠是夠安靜的，然而牠的壞脾氣一發作，那就糟——糟透了。」

「我倒要看看牠哩，」勞爾夫回答；他的話差不多還未出口，他已經如願以償了；只聽得一陣狂暴的吼聲，就有一匹魁梧的黑牛衝上來，斷索在身後飄蕩，後面緊跟着兩個人，高聲大喊，困乏地揮着手臂，顯然的，當他們趕着這魔王歸欄時，牠卻轉身向他們衝去，把他們衝到一邊，就向前直奔過來了。路人都紊亂地逃到就近的隱蔽地方去。隨後，有一陣恐怖的慘號從空中傳來，勞爾夫看見正對這匹野獸的路上，有一位美麗的女郎，大約只小他一歲光景；她嚇呆了站在那邊，恰巧對着這條極危險的，縱使不是致死的要路！

他能怎麼辦？慣和牲口廝混在一起的他，也許是能夠鼓勇直前的唯一的人了。假如他騎在馬上，

提了樹鞭，他就能履險如夷，可是他什麼都沒有，空手決不能制服這匹公牛的啊。

且慢，這里有一件東西——繩索！這雖然是渺乎其小的機會，但究竟是個機會。他風馳電掣似的將繩索在他擲過的木樁上重重繫住，在另一端打好活結，以備投擲。公牛奔過來，頭向下，尾向外，暴怒敵意地吼着。牠若繼續衝來，和勞爾夫的距離就很近了。他立刻將繩索在木樁上再繞一圈，因為繩索愈短，機會就愈大；隨後，他手目並用，把活結高舉過頂，擲了出去。要是他擲準了，公牛便會倒下；擲空了，女郎定要給牠衝倒。

在他不過是隨便一擲，卻被他擲準了。活結套在彎曲的牛角上。隨後，來了一陣暴跳，一陣狂怒和恐怖的吼聲，這掙扎着的大公牛雖想努力脫逃，終於狂暴地被拖過來，在一堆散泥碎石中倒下，半醒半昏的躺着了。

勞爾夫私自慶幸着，向前走，將女郎從危險的暈眩中扶起，就在這時候，有一位紳士，面現驚惶之色，從一家附近的店裏奔來，原來他正在那邊吩咐店員呢。

「伊琳！」他喊道：「我的小伊琳！謝謝天，你總算脫險了！」隨後，他看見那匹公牛依舊被縛着，給幾個牧人看管，便繼續說：

「那件事是誰做的？誰把公牛那樣制服了的？」十多隻手指着勞爾夫，他站在那裏，覺得迷惘而且不自在，恨不得馬上逃掉。在他看來，年輕的姑娘比任何公牛都要可怖哩。這位美麗的女郎文雅地感謝過了他，她的父親——那位紳士——還和他握手，甚至說不出感激的話，彷彿給上帝好生之德

所深深感動了似的。

「你住在旅館裏，」他說：「我一定要回來，向你的父親表示謝意。不過我現在先得把我的女兒領回家，然後再來。那時，你的父親也許會在旅館裏了。我親愛的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孩子答說：「勞爾夫·萊克斯華斯。」紳士也說：

「我叫赫倍脫·聖克黎夫。假如我於你有什麼用處，我想，任何艱難的事情我都肯做，我要報答你今晚拯救我和我的少女的恩德。」

聖克黎夫先生走後，勞爾夫才感到極大的舒適，他回進房，躲開那羣滿懷好奇，嘖嘖稱道的觀衆，心裏很快活，但他不能拒絕店主的進門，也不能阻止侍女的讚嘆，她想了各種的藉口走進來，祇是爲要看一看他的豐采；這樣，暮色已沉沉垂下，他的父親的歸期該在眼前了。

可是父親沒有回來，勞爾夫開始焦急起來了。他自己也說不出理由，心上只覺得怔忡不寧。假如他流落在曾經伴他度過孩提時代的脫克遜平原上，他就一點也不會急；然而這里，他是這樣孤零，一切又是這樣生疎。他的父親出去了，幾乎已經五個鐘頭，他再也想不清什麼事使他延遲了。

十點鐘敲過了，十一點鐘也過去了；店主露出焦急的神色，起了不安的疑慮，以爲他的客人將一去不返，餐費還沒有償付呢。

可是他也不能把這孤零的孩子趕走，他只得勸勞爾夫睡覺。

「小先生，你的父親大約給什麼事留住了，說不定明天才能回來，」他提醒着：「要是他當夜回

來，他可以按門鈴的。現在已到深夜，我們要睡了，白晝這麼長，我們還沒好好的休息哩。」

店主這樣說，勞爾夫聽了他的勸告，走到自己房裏。他頹然躺在牀上，懷着從沒有這樣虔誠的心，祈禱上帝快把他親愛的父親送回來。

是睡，但並沒有睡着。父親怎樣了呢？他遇到什麼意外了嗎？無數恐怖與疑慮湧上他的心頭，直到最後，他才不寧貼地睡去，夢中覺得父親在向他表示求援，醒來卻發見自己依然孤零。那麼麼可駭啊——他的父親還沒有歸來！

這時，他的驚恐愈益增劇，店主老西蒙也起了極度的惶惑；但他是一位善心的老人家，他關照替孩子預備着豐盛的早餐後，便對他說，聖克黎夫先生昨晚雖不會來，今早定會來看他的，那時，他們就可以和他商量最好的辦法了。

他說：「無論怎樣，你總得先喫些早飯，餓着肚子便不中用了。聖克黎夫先生是很和善的先生，你救了他的女兒的性命，他真感激你哩。我十分相信，他定願幫你忙的。」

勞爾夫問：「但我的父親往那里去的呢？」老西蒙卻搖搖頭。
「那我倒說不出，或許他就會回來的。」

可是父親依舊沒回來，聖克黎夫先生在早餐後，馬上趕到旅館。聽了勞爾夫的不幸事，也確然露着很愁悶的樣子。

「西蒙，逃跑了？真是沒來由的話！」他聽到這消息後，向店主入說：「真是悖禮的話！假如這位先

生故意要做下流的勾當，遺棄他自己的兒子，他就決不會把他老遠地帶到英國來，以作孤注之一擲了。且讓我去看了那位年輕的先生再說。」

他被領到勞爾夫住的房間裏，向勞爾夫打了個招呼。「我親愛的孩子，昨天晚上我雖因事不能來，但我知道，我來了也毫無用處的，我聽說，你的父親還沒有回來。」

「沒有，先生。」勞爾夫回答：「我心上很難過，我想不出什麼事使他耽擱了。他說過馬上就回來的。」

「你不知道他往那里去的嗎？這地方他有認識的人嗎？」勞爾夫搖搖頭。

「先生，我不知道。父親什麼都沒告訴我。他和我一向住在脫克遜牧場上，去年母親死後，父親便把牧場賣掉，帶我到英國來；可是他並沒告訴我爲了什麼緣故。」

「那真奇怪；但空自難過也不濟事。他或許遇到了要事，使他出於意外的耽擱了。——嚶西蒙」

「請原諒，聖克黎夫先生，可是，有個人剛從小斯篤地方來，遞給我這一件東西，他說，他在黑水潭附近的斯篤林裏找到的。」

他找到的東西是什麼呢？到底是什麼東西使得勞爾夫萊克斯華斯那樣悲號起來的呢？不過是一頂帽子——彷彿已給撕破了似的，上面染着慘淡的血跡。不過一頂帽子吧了；然而在英國，這種帽子卻決然買不到的。這是昨天晚上父親離館時所戴的一頂呀。現在，牠被放在桌上，默然而可怕地宣示着父親徹夜不歸的原因。

一一 誣陷

「我親愛的孩子，你還未探明其中的真相，便這樣悲不自勝，那是傻的。」聖克黎夫先生對勞爾說，意在安慰這孩子，使他回復自信心。「我也知道，這頂染血的帽子，更加以你父親的徹夜不歸，事情當然很嚴重；但我們到底還不明白其中的變故呢。來，勇敢些；縱使最不幸的事真地發生，你也可以信託上帝；空自悲哀是沒用的。我們且同到斯篤林裏去就地察看，說不定我們會發現些這個人所忽視了的東西。鼓起你的勇氣，朝光明的路上想，勞爾夫，你記着，那怕任何危險的事發生，你還有一個好友我在這里。假如我能爲你盡一點力，報答你昨晚的恩德，那才是我的幸運哩。」

勞爾夫努力將悲情壓下，感激地答道：

「先生，你待我真仁慈。我們且依你的話去做。你願意領我到林子裏去嗎？在這樣生疎的地方，我是一點也不熟識的。」

「我願意和你去，我們還可以請這個人作伴，請他把找到帽子的地方指點給我們。走吧。我們馬上就得動身了。」

小斯篤離開旅館約一哩半路，是一處很幽僻的地方，滿生着潮溼的野草，黃鼬和野鼠都在那邊棲身，夜間，牠們便成羣出來，四散着，幹牠們殘殺的事情；最幽暗最荒涼的地方在一個深潭的四周，鄉

人都把牠叫做黑水潭，

那是一個深邃靜止的水潭；有幾處蓋滿了水萍，四周叢生着闊葉的野草。

鄉土的傳說上說，這裡是鬼魅出沒之所，聰明的人雖笑而不信，但這地方的幽境，確也足以產生這樣的野談。

「先生，我就在這裡找到那頂帽子的，」嚮導俯下身；指着一叢有刺的薔薇，說：「先生，你還能看出牠留下來的痕跡呢。」

聖克黎夫先生和勞爾夫停了步，仔細觀察。顯然的，這裡一定發生過毆打的事情，因為長草都被踐倒踏平；而且有些地方，泥土還好像給鞋跟踐碎似的。聖克黎夫先生起了不祥的感覺——假如有什麼痕跡能啓示悲劇的來歷，這些便是了——他向勞爾夫說道：

「可憐的孩子，我不得不承認，這裡每一種現象彷彿都在宣示着毆打的痕跡。我們應該去報告警察的。你是否確實地記得，你的父親甚至連極小的事情都沒告訴你，好使我們尋出些他往那里去的線索來嗎？」

「先生，他一點也沒有說起，」勞爾夫慘然答道：「我什麼都不明白。但我們既然到了這裡，我們還是盡力去探尋的好。」

「勞爾夫，我們能探出什麼來呢？」聖克黎夫先生問：「這沉默的地方不會把經過的事情告訴我們的呀。」

「先生，在你也許是如此，然而說不定牠會告訴我的。你知道，我一向在荒原上長大，草木給與我的消息要比給與你的更來得多。第一，先生，這里是不是直達什麼地方的？我是說，這是不是一條通衢要道？」

聖克黎夫先生搖搖頭。

「不是，勞爾夫。這是一條人跡罕至的僻路，是從斯篤林到大斯篤去的捷徑。村人們對牠都懷着戒心的。你的父親既然向這條路走，想來他對於這地方總很熟悉的了。」

「先生，除了大斯篤之外，這條路還通別的地方不？」

「噢，我的孩子，並不特別地通某一處地方。牠能引你到斯篤公地的別一邊，從那里，你便什麼地方都走得通了。」

勞爾夫點點頭。

「那末，我想凡是到大斯篤去的人，總得走這條路的。」

「是的。這樣他就無需在小斯篤那里轉遠路了。」

「噢，先生。現在，我們到旅館附近的樹林邊去吧。」

聖克黎夫先生驚問：「爲什麼？」

「因爲我想知道父親從旅館裏出來後是否打那邊走過。若是走過的，我還想探明他究竟走向了何處。先生，這里固然有不少東西值得注意，但我們應該從出發的地方尋起才好。」

聖克黎夫先生雖不明白勞爾夫有何用意，但終於被他感動了；他們一同回到斯篤·奧孟特附近的林邊，勞爾夫在那里來回的走，仔細地觀察着野草，隨後，他突然停下，說道：

「我的父親一定在這裡經過的，他還跳過那座籬笆的呢。」

聖克黎夫先生問：「你怎麼知道？實在說，這裡並沒有什麼痕跡呀。」

「噯，先生，那是很清楚的，」孩子回答：「你看，這裡的泥土很溼軟，軟紅泥上印有我父親的足跡。這些足跡猶如封蠟上的標記。那是他的方頭鞋的印痕呀。」

聖克黎夫先生這才承認勞爾夫的話不錯，的確有人穿着方頭鞋在小土墩上走過的，而且足跡也印得很清楚。

勞爾夫指着籬笆繼續說：「瞧，籬笆上面還留着汗泥，可見他一定在這裡經過的，他走的時候，野草也全被他踐倒了。」

野草被踐的痕跡已很清楚，但慣在脫克遜平原上等蹤覓跡的勞爾夫，還向着聖克黎夫先生解釋，野草踐踏以後，葉子倒下去時是怎樣一種形狀，他們向前走，足跡愈益清楚，顯然的，他們先是經過了黑水潭，又向着公地蔓延去了。勞爾夫細察這地方，高聲喊：

「這裡是兩個人同走了；一個穿着尖頭鞋。」

聖克黎夫先生說：

「總是拾帽子的那個人嘍。」

「不是，先生。他穿的是有釘的大靴子。他的足跡你能清楚地看出來。他是最後到這里來的人。」

「你怎麼知道？」聖克黎夫先生很感興趣地問。

他解釋着：「因為他的足跡是印在其餘的足跡上面的。我們再向前走吧。」

足跡雖似模糊，但他們依踪走去，終於走到公地了。勞爾夫在那里細看了一點鐘光景，可是看不出什麼來。公地上交錯着好幾條小路，中間總有一條被他們倆走着的，但到底走的那一條，卻無從知道了。

他們折回黑水潭，勞爾夫在這里停下。聖克黎夫先生驚疑地望着他，問道：

「愛，我的孩子，怎麼樣？你可找到了什麼東西？」

「先生，是的，我找到了不少；不過我看不懂牠們。現在，我且把這些痕跡給與我的消息告訴你。我的父親獨自在這里經過，橫過了公地，又往什麼地方走去，但我想那地方總不至於十分遠的。隨後他又走了回來。」

「第二個人呢？」聖克黎夫先生問。

「先生，且慢。我的父親獨自走了回來，就在這里停下，點燃了另外一枝雪茄。你看，這里還留着半焦的火柴，和給他丟掉的雪茄的殘捲哩。」

「不錯，說下去。」聖克黎夫先生點頭說：「你的話說得有理。」

「隨後有人跟我的父親，穿着尖頭的小靴……」

「不少先生們都這樣的，你看，我穿的也就是這種靴子。」

「這個我知道，先生。那人一定在閃避我的父親，當父親站住了點燃雪茄時，他也停下來，剛巧在那籬笆的後面。」

「我親愛的孩子，你怎麼會說這種話？」

「那邊有着他的足跡。我想，他已屢次的向我父親放鎗；有次他放了一鎗，沒有射得準，子彈卻鑽進這棵樹的皮裏，回頭我要挖牠出來！隨後，他搶前去，打我的父親，父親就在這裏給他打倒。他倒下的地方你總看得出來吧？你看這野草被踐的面積，你看這兩個印痕——一個脚跟的，一個腳尖的；那就是說，一定有人蹲在我父親的身邊，而且……先生，你看，你看！」

草裏有晶亮的東西在閃光，把勞爾夫的視線引住，他俯下身：拾到一隻錶，一條鍊，和一個錢袋，那顯然是在慌亂中摔掉的。

「兇手搜查我的父親，意在謀得特別的東西，但他並不是強盜，否則他就該把這些東西帶走，決不會掉在這里了。」

聖克黎夫先生只能默然凝視。這孩子，他能夠把奇案分析得這樣清楚，從野草的隱微的痕跡上詳察其中底蘊，那一定是賦有異稟的了。勞爾夫繼續說：

「隨後兇手就走掉，趕着馬車回來——你看那些車輪的痕跡，牠們一直印到了這里！不過從這里，他又把馬車趕走了。我想，車中定有我的父親——兇手把牠帶來，原爲了這個緣故。馬的左前足走

起來有一點破的，我知道，先生，這些便是這地方給與我的一切祕密。」

一切祕密！聖克黎夫先生看到孩子能懂得這麼多，心中不免驚異，他依了他所舉的理由細察，發見這個足跡如何被別的抹去，顯示着那個足跡定是後來才印上的。在這荒僻的樹林裏，想來的確有過毆打的事，然而除了這，一切依舊是在不可思議的神祕中。萊克斯華斯先生爲什麼到這裏來？他又往那里去的？追踪他的又是什麼人？

勞爾夫拔出一把小刀，立刻將就近一棵樹的皮割開，這動作證明了他先前的猜測並不錯——樹皮裏藏着一粒扁平的鎗彈，富蘭克把牠塞在袋裏。

「總有一天那粒鎗彈會告訴我更多的消息，」他說。

聖克黎夫先生說，他還想在樹林裏搜尋一遍，把黑水潭撈摸一回，但並沒有成事實；他和勞爾夫向着斯篤·奧孟特回去，心想安慰他一番。他們走到旅館，一個高大且漂亮的紳士迎面而來，手上絡着腕帶，看見了聖克黎夫先生便打了個招呼。「喂，聖克黎夫，我聽說昨夜你的女兒險些兒送了命！」

聖克黎夫先生皺着眉。

「不錯，愛爾葛脫爵爺，那是你的公牛闖的禍，你應該把牠看管好的，假如沒有這位小先生，伊琳早就給牠踏死了。」

愛爾葛脫爵爺望着勞爾夫，現出不快的神色。

「喔，這就是套住牠的小夥子嚇，他把公牛的膝蓋都弄破了啦；不過還算好，牠終於回到了我的

手——西蒙告訴我的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斯篤林裏開了亂子了？」

聖克黎夫先生答道：「恐怕是的；」接着便把他們發見的事實簡略地說了遍。

這是否僅屬一種想像，抑是勞爾夫的確看出了，當聖克黎夫先生說到從樹皮裏割取子彈的時候，那個漂亮的面孔便突然灰白起來？不知怎麼的，勞爾夫對這位富紳總覺得有些嫌惡，雖然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要敵視他。聖克黎夫先生講完後，愛爾葛脫爵爺說：

「天哪，天哪！那多麼怪！不過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還沒有知道得清楚呢。當然，你總得去報告警察的孩子，你能說一說你父親的相貌嗎？」

「先生，我可以把他的照片給你看，」勞爾夫說着，從皮夾裏取了出來。「這就是！」

愛爾葛脫爵爺接過照片，把牠細看了一會，喫驚似的嚷起來。

「這就是失蹤的人？」他說：「聖克黎夫，我要告訴你一些重大的事情。昨夜，我的家裏到了賊，我驚醒以後，聽見書房裏面有聲響，我下了樓，捻亮電燈，便清楚地瞥見了那賤人！他轉身想逃，被我當路攔住，他狠命的掙脫我的手，這才一溜烟逃掉了。聖克黎夫，我斷得定，那個賊就是這張照片上的人，而且……」

他的話給一陣悲痛而憤怒的狂喊打斷，勞爾夫從他手裏搶下照片，站在他前面，眼閃閃發光。

「那是無端的毀謗！」他高聲說：「那是無端的毀謗！我知道，我父親的失蹤你定脫不了干係！」

三 知 友

「我知道，我父親的失蹤你定脫不了干係！」

勞爾夫·萊克斯華斯在狂怒中高聲說；愛爾葛脫爵爺喫了一驚，他老羞成怒，臉色轉成灰黑。

「你這小潑皮！」他說着，揚起了手杖；那時若無聖克黎夫先生用手臂擋住，手杖定要落下去了。

這粗暴的舉動使聖克黎夫先生全身震撼着。他沈下了臉說：「愛爾葛脫爵爺，我不能忍受而且容許你這樣！你的行爲太粗暴了。」

「這小壞蛋的行爲才是粗暴！聖克黎夫，你袒護他，聽他的話，這不能不使我奇怪；不過我知道，你一向就在懷恨我的這是事實。昨夜我的家裏到了賊……」

「除了你自己外，還有誰看見那個人？」

「無理的問題！誰在那邊看見他？我一驚動他，他就逃走了的。我要把那張照片通知巡警，請他們幫着去搜尋他。我知道，剛才那段報告全是無稽之談，我早已探問清楚，這兩個人顯然是老遠地從倫敦跑來的，小潑皮出言悖謬，想來一定知道他父親到這里來幹什麼勾當。至於林中的事件，真發生得太荒唐了。假如那邊的確有過兩個人，那末第二個一定是他的同謀；他們自己躲藏着，卻把孩子留在

這裡探聽消息。聖克黎夫你太易受欺了呵。」他冷笑一聲，轉身想走。

可是他還沒動身，勞爾夫已在當路站住，疑目望着他說：

「我不認識你，我從未見過你；然是友是仇，我也還辨得出的。你是我的仇敵。我雖是孩子，但總有一天我將報復你現在所說的話，使你擔負證實的責任。」

「你這小光棍，讓路！否則我將馬上把你囚起來！」愛爾葛脫爵爺說：「聖克黎夫，我祝你得到新交的快樂！但如果你真的要把他領到家，那末，聽我的教訓，留心你的銀子。」

聖克黎夫先生溫和地把手搭在孩子的肩上，和他一同回到旅館，否則，勞爾夫一定會鬧出亂子來的了。走進旅館後，他悲不自勝，他喊道：

「唉，先生！先生！他這樣的誣蔑我親愛的父親——我親愛而仁慈的父親！但他應該負責證實的；」他憤然繼續說：「我將使他擔負這證實的責任，我想他一定知道其中的底蘊。」

「勞爾夫，」聖克黎夫先生鎮靜地回答：「愛爾葛脫爵爺生性殘酷，愚笨，你不值得同他爭吵的。你說愛爾葛脫爵爺和你父親的失蹤有些關係，但在我看來，卻是一種絕頂的癡念。他是有錢的人，而且是這裡的一個法官……」

「先生，他住在那裡？」勞爾夫突然問：

「卡塞爾法庭，靠近大斯篤。嚶。」他看出了勞爾夫的面色，接着說：「我知道你在想些什麼……這原是你父親的去路！但是你記着，你若說你的父親向那條路走去，那反而會給愛爾葛脫爵爺以有

力的口舌了。想來的確有和你父親貌似的人深夜溜進了卡塞爾法庭……我們沒有細微的反證好駁倒愛爾葛脫爵爺的話……在慌亂之中他認不清他的對手，所以說他和你的父親很相像。誤認原是一種常有的事，而且……」

「先生，你總不至於相信他的話吧。一想起這，我就萬分難過。」

「勞爾夫，我當然不信，就是我相信，我也依舊要萬分感激你的；但我已說過，那種話我決不相信。我不至於這麼蠢，會疑心一位七等人是賊，我和我的父親雖無一而之緣，但在你和你的態度裏面，我已經認識他了。你且勇敢些，別因為爵爺的話而難過。他原是聽了你的話才發怒的，你的話雖然由於至情所發，然究竟太唐突了。」聖克黎夫先生微笑着，「現在，我們還是來從長計議。第一，無論如何，你是不能單獨留在這裏的，我雖然受過那種警告，但依舊要請你到我家裏去住幾天，等我們想出了好的辦法再說。你身邊有多少錢？」

「先生，只有幾先令；不過這裏還有一個錢袋。」勞爾夫打開了他們在斯篤林裏所拾得的錢袋。「先生，這裏是五個金鎊和兩張五元鈔票。」

「那末，我們付清了店主的賬動身吧。西蒙——當西蒙應鈴而來的時候——我預備把這位小先生領到我家裏去。假如他的父親回來，或是有什麼信息，請馬上通知我們。現在，你且把賬單開來。我還得問你一聲，西蒙，你真的一點也不認識萊克斯華斯先生嗎？」

「噢，是的，先生。我不能說我認識他！可是先生，他卻認識這地方的，當我吩咐侍女引他到第十號

房間的時候，先生，他逕自上樓去了。他是認識這車馬驛的先生。」

「好，你把賬單開來吧。」

老人家出去了，他知道房金有了着落，心上輕鬆了許多；因為對於這，他已在開始疑慮了。

這樣，勞爾夫就給聖克黎夫先生邀到家裏，備受聖克黎夫夫人熱烈而仁慈的歡迎，小伊琳也含羞微笑着，向他伸出一隻纖巧的手，讓他握在他棕色的手掌中。

「我很感激你，」小女郎說：「我想，假使沒有你，我一定要給那隻兇野的公牛踏死了。」聖克黎夫夫人在他的丈夫那里，早就知道伊琳從極大的危險中得救的消息；現在聽了伊琳的話，全身又顫抖起來了。

聖克黎夫先生留下這兩個孩子在一起談話，自己同了夫人走開，將勞爾夫的奇異的境遇告訴她。

「這孩子在世間似乎是孑然一身的，」他說：「而且無疑地，他是一個上等人。開脫，怎麼辦呢？他的父親說不定會回來，然而我想，其中或許已經發生了什麼悲慘的事了。這孩子能夠把我覺察不出的點點痕跡綜合起來，固然非常神異，但我恐怕不幸的慘變終於發生了哪！至於愛爾葛脫爵爺的話，我怎麼也不能信任，他總愛疑心人家——他是法庭上最殘忍的一個法官。開脫，我們怎麼辦呢？」

「怎麼辦？」他的夫人答說，嫣然一笑。「噫，赫倍脫，你總已決定怎麼辦的了！」

她的丈夫欣然笑着。

「實在說，我早已決定了。不過我還得徵求你的同意哩。你也願意留孩子在這里的嗎？」

「願意的，赫倍脫。假如他真的孤零無助，我們就做了他的朋友吧；因為如若有他，我們的小女兒就準定沒救了啦。」

丈夫和妻子就這樣商定了；但他們走到勞爾夫那里時，卻發見他不很願意接受這邀請。

「我知道你們是多麼仁慈，」他說：「的確的，我既沒有朋友，又沒有地方好去；可是我——我不能靠你們的布施來度日，我情願自己去謀生。」

「勞爾夫，這當然好的，」聖克黎夫先生誠懇地答道：「可是你得仔細想想，你這種自負心是不近情理的。你沒有相當的能力以前，你決不能和成人一樣地謀業求生。你在平原上的生活，和你在這里或倫敦的生活是絕然不同的。你在脫克遜地方如有什麼親友，我們也可以送你回去的……」

「沒有，沒有，先生！」勞爾夫打斷了他的話說：「我不能回去。爲了兩種理由，我不得不留在這里。我要探聽出我父親的近狀，我要將他的聲名從那人的誣陷中洗雪盡淨。」

「你的第一個理由很對，第二個理由我卻以爲你無需煩惱着的。那末，你能夠住下了嗎？你原得讓我的妻和伊琳的願望來克服你自負的心的呵。我願盡力助你；如果到了你必須走的時候，我可聲明在前，我決不故意阻擋你的。」

「勞爾夫，住下吧！」伊琳也說。因爲父母愛她猶如掌上珠，所以她早已偷偷地走進父親的書齋，聽見他們的談話了。「我要你住下；我要你把擲繩子的方法教我，雖然我永不敢去擲一隻公牛。請住

「下吧！」

勞爾夫看到那仰着的小臉，便怎麼也說不出一個「不」字來了。

「先生，這是你的大德，」他向聖克黎夫先生低聲說：「尤其是在愛爾葛脫爵爺說了那句話之後……」

「我的孩子，別這樣時常記起牠吧。」

「可是，先生，我再也不能自禁。他首先說我的父親是賊，他……他還……你知道，他還說起關於你的銀子的話。」勞爾夫的臉色漲得緋紅。

聖克黎夫先生很明白，也很表同情，他看到勞爾夫念念不忘那句話，便格外愛憐他了。

「我親愛的孩子，任憑他去。我們再來商量正經的事。你除了這兩個手提包外，還有別的行李嗎？」

「先生，有兩隻大箱子在倫敦，父親將牠們留在車站上的。這是一張行李票，」勞爾夫說着，從皮夾裏把牠取出來。

「這倒是很要緊的。在那兩隻箱子裏，我們說不定會找出些有用的東西來。」聖克黎夫先生說：「當然咯，勞爾夫，照理我是不便搬動牠們的，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想，我或許可以這樣做了。我們應該把牠們運到這里來，檢點一下牠們的內容。說不定我們會發見你父親到斯篤·奧孟特來的緣故。要是這樣，那末關於這件事的經過，我們就可以得到一點線索了。」

「我想，關於這事的經過是沒有多大懷疑的，」孩子喟然說；但聖克黎夫先生卻不願聽這種話。「孩子，別儘往不祥的方面想。仁慈的上帝統馭着萬千世界，我們不必灰心失望。我們最要緊的事情還是立刻把你的行李箱運回來。」

聖克黎夫先生隨即把他的主張實行了，旅行箱已從倫敦取回，開了開來；但他們不免有些失望，箱子裏所有的東西，都不能給這段奇案以一線的光明——衣服，他們脫克遜家庭裏的一些單據，以及——在勞爾夫日後的幸福上，這是最重要的——價值三千鎊的鈔票和金子！

「勞爾夫，現在你不必再轉依人度日的念頭了！他們檢點這些錢財時，聖克黎夫先生說：「對於愛爾葛脫爵爺的懷疑，也不必再耿耿於心了。有這許多錢的人，決不至爲了想盜取一點東西，便去穿牆越戶，甘冒被捕的危險的。」

這時，伊琳·聖克黎夫很快活，想起了勞爾夫從此可以住下，常做她的同伴，更覺得十分滿足；然而她的父親卻並不這樣想，他和勞爾夫有過一次切實的談話，先是溫和地詢問他，以便斷定他到底有多少學問。

「勞爾夫，你知道，」他說：「一個人在英國所需要的本領，和他在外國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你能夠騎馬，放鎗，看管牲口，但這裏卻用不着這些。你的父親給你受了普通的教育，你已經不好算目不識丁的人了；然而你如果想在這裏做一個上等人，這點知識便決不夠用的。知識是力量，你若要把你父親失蹤的事查個明白，你就該去取得一切可以取得的力量。我的勸告——記着，我並沒有權利

好強迫你——我的勸告是你應該在初級小學裏讀兩年書——我們這里有一所出色的學校——這兩年中，假如你肯誠心努力，利用你的智慧，一定有很大的成效的。你以為怎樣？」

勞爾夫皺着眉。對於一個過慣鄙野而自由的生活的人，這種轉變是沒有多大引力的；不過，那時勞爾夫正在渴望着求得一點知識，而且他一起起自己不能繼續讀書，有時也不免嗟嘆；更兼他一生中唯一的目的，又是要探明他父親失蹤的事件，要將他的聲名從誣謗中洗雪出來。在心的深處，勞爾夫已下了在正義的旗幟下生存着的決心了。他向上凝視着，直爽地答道：

「先生，我願完全聽你的指導，直到我的父親回來；那時候，我當然要依他的命令做了。」

「我想，你的父親若預備在英國長住，也一定要送你上學的。勞爾夫，現在，我想直截爽快的告訴你。我原說過我們這里有一所出色的學校，但霍拉斯·愛爾葛脫也是裏面的一個學生，說不定他會跟他的父親學樣。愛爾葛脫爵爺知道了你也在那個學校裏，萬一對他的兒子說長道短，或是指使他妄作妄為起來，那年輕的霍拉斯就會來作弄你的。這個你可懂得？」

「先生我十分懂得，」勞爾夫答道。

「那末你願意去嗎？」

勞爾夫凝視着聖克黎夫先生的臉，肯定地說：

「先生，我願意。孩子的舉動在我是無足輕重的。我願意去。」

聖克黎夫先生激賞地點了點頭，答道：「好，那末明天我們就去見校長先生。」

四 學校生活的第一天

「他是一個可以造就的青年；不過他從前的生活全在極不同的環境裏度過，他的程度也還夠不上普通的標準。好在他異常聰明，想來總會有很快的進步。他的父親是上等人，且已吩咐他的兒子也做個上等人了。」

說話的是聖克黎夫先生，他的話是對瑪爾塞洛伯學校——郡中首屈一指的學校——校長斐佛萊博士說的。

博士是位溫文爾雅的人，高身材，魁偉而尊嚴，有強毅的面容，敏銳的眼睛——主人發怒時是非常嚴肅，但平時卻很溫和，甚至很慈愛的眼睛。

斐佛萊博士對於他的學校很自負，然使他更覺傲然的卻是他的工作。他非特努力要把他的學生訓練成爲學者，還努力要把他們訓練成人——善良而高尚的人——能夠替他們的母校增光輝，替他們的國家造幸福。工作，遊戲，或其餘的一切事務，這位博士總以爲都得盡量的去幹，他的箴言是：「你無論做什麼事，你要做到不辜負上帝的仁德才好。」但假如你要不辜負上帝的仁德，除了盡量去幹外，沒有旁的辦法。

聖克黎夫先生說明了勞爾夫如何會由他保護的經過，陳述了他如何感激這孩子的意思後，把

愛爾葛脫爵爺殘忍的話和勞爾夫回答時憤怒的態度也告訴出來。

「我把這個告訴你，」他說：「你便什麼都會知道了。我一點也瞧不起愛爾葛脫爵爺的話——他的話實在太悖理；不過你當然有你自己的明斷的。」斐佛萊博士微笑了。

「愛爾葛脫爵爺總愛說那些無聊的話，」他說：「我十分願意收容你的小友，我將盡力使他變成一個好人。」

「那個我信得過，」是由衷的答話。「我還相信，你這才得到一塊工作的好材料了。回頭我就把勞爾夫領過來。」

「你還是要他完全寄宿在這里，還是和大部分的學生一樣，每逢星期日回到你的家裏去呢？」
「噯，讓他每星期六回去吧。我小時也是這樣的，——你知道，我要保護這個孩子呢。博士，再會。」

聖克黎夫先生告辭了。

瑪爾塞洛伯學校是一座壯麗的古建築。後面有廣大的運動場，前面有廣大的四方場，一條進路穿過兩扇鐵門，直達到這片方場，方場的對面建築着博士的住宅。

學校本身在四方場的別一邊，正對鐵門，是一幢兩層樓的建築，下面有禮堂，以備必要時全校師生集會之用，上面是幾間教室。學校兩旁有翼屋，右邊是斐佛萊博士自己的寢室，左邊是教員宿舍。

後面又有左右兩幢房子，左面是低級生的宿舍，膳堂，和看護室；右面是高級生的宿舍和自修室。
聖克黎夫先生乘車回家，把會晤的結果告訴勞爾夫。

「我相信，你一定會歡喜那位博士，一定會交到許多好友。當然，他們中間也有幾個是很可惜的。勞爾夫，假如一切都和從前一樣，那末你便能發現兩種學生——一種是刻苦讀書的，一種是永不想努力上進的。你到底屬於那一種。這個我無庸細問。」聖克黎夫先生笑了。「可是現在，」他繼續着說：「我要你自己去嘗試，要你勇敢起來。我知道你有着極度的傷心事，就是在我，牠也不容易從我的腦裏淡漠下去的……」

「先生，我永不能忘記，」勞爾夫慘然插進來說：「我時常在想起牠。」

「不過，你也無需爲了牠煩惱。你若是過分操心，對於旁的一切工作就有妨礙了。勞爾夫，將牠交給上帝吧；別讓這樣深沉的哀怨摧毀了你一生的事業。這個你能允許我而且牢牢記着嗎？」

「先生，我情願記着。」勞爾夫答道：「假如我的父親真的失蹤了，我知道他也在懷念我的，我情願去做使他快活的一切事情。」

「那是好的，但最好我們還是去做使得上帝快活的一切事情，這個你該記着。勞爾夫，我知道，在你的家鄉，人們總是把毆打來解決糾紛的。對於這種舉動，我也並不認爲絕對的不應該。因爲有時候我們處在爲正義而戰的情形下，就不得不奮勇前往了；可是，你切不可太愛爭吵，爲着極微細的侮辱而動手打人。但我深信，這些我儘可以讓你自己去留意。現在我們且去喫飯，飯後我們就要動身了。」

「勞爾夫，你能每星期回來，我真快活，」伊琳知道她的父親的安排後，說：「我的功課在星期五完畢，星期六一整天便全是我們的了。我將天天屈着手指數，等候每個星期六的來到。」

伊琳親暱地安慰他後，勞爾夫就和聖克黎夫先生動身，被介紹給裴佛萊博士；他一見博士的面，就非常歡喜他，他決定，他以後要努力上進，讓聖克黎夫先生知道他是知行合一的人。

聖克黎夫先生走後，裴佛萊博士詢問了他一番，以便知道他確實的學問；考試結果的時候，他把手撫在他的肩上，說：

「我的孩子，我時常希望我能深信我的學生，同時也希望他們能夠深信我。我要你記住，我希望做你朋友的心，猶如做你先生的心一樣深切。課外，我更願意學生來和我談談。」他又加了一句：「不過我並不是要他們來聽我講故事哪。」勞爾夫笑着回答：

「先生，謝謝你，我想我能明白你的意思的。」

「你最初只好編入四年級，那是高級部裏最低的一級。」校長先生接着說：「不過假如你的成績好，你馬上可以升到五年級裏的，現在，你若高興跟我去，我可以把你介紹給你的級任寶鸞先生，我想，你定會發見他是很願意指導你的。」

勞爾夫又謝過了校長先生，跟了他，懷着膽怯的，好奇的心，和同級的同學相見；當校長先生開門的時候，二十對眼睛都向着這邊望，但一到牠們瞧見進來的是誰，又趕忙垂下去了。

級任先生從坐位上站起來，走去迎接裴佛萊博士，他拍着勞爾夫的肩說：

「寶鸞先生，我已經給你領了一個新生來了。這是勞爾夫·萊克斯華斯，你早已知道的好孩子——救聖克黎夫先生的女兒的孩子。」這時候，許多雙眼睛都偷偷地擡起來，接着是含有敬畏之

意的疑視。當然咯，校裏誰都聽到了公牛闖禍的事情，和萊克斯華斯先生失蹤的奇聞了。

「萊克斯華斯的程度並不怎麼好，」校長先生繼續說：「他生長在國外，沒有讀書的機會，但我想他不久總會跟上的，」裘佛萊博士說着走了，寶鸞曼先生說了幾句歡迎的話，招手叫勞爾夫走前去。

「華倫，這個下午讓勞爾夫坐在你的旁邊，並將我們正在演習的算題給他做，」他又對勞爾夫說：「假如你覺得牠們太難，別踟疑着不來問我。」

可是勞爾夫並不要人家幫助，下面的式題和應用題都做得出來。真的，他比那些舊生的成績還要好些哩。尤其是比一個面帶病色，坐在全級後面，常因懶惰而遭級任先生譴責的大孩子。

「陶孫，那是可羞的！你看你連一個新生也不及了。你的懶惰是可羞的！」

習字課到了；勞爾夫正在埋頭寫，拍地一聲響！——一團溼淋的吸水紙擲到他的面頰上了。他仰起頭來看，但每個同學好像都在忙着他們的工作似的，他拭了拭臉，將溼淋淋的一團放在一邊，繼續他的工作。拍地一聲響！第二個溼紙團又擲過來了。勞爾夫細認那擲來的方面，瞥見全級的後面坐着陶孫，便疑心是他擲的。勞爾夫臉上裝着專一的樣子，暗地裏卻在細心等候；不久，效驗居然來了，他看見陶孫把第三張吸水紙囓成彈丸似的東西，從嘴裏取出，藉着前面一個學生作爲隱蔽，正想用大指一彈，把牠彈將過來。勞爾夫睜眼望着他的臉，陶孫這才有些驚惶失措了。他紅了臉，趕忙俯下頭，做他的工作；那天下午，便再沒有溼彈丸向勞爾夫擲來了。

像他這樣過慣露天生活的孩子，覺得這個下午是很沉悶的，但他依舊努力工作着；不久，鈴聲響了，功課也完畢了；坐在他旁邊的華倫，走到他面前，伸出了手。

「我是我們級裏的正級長，」他說：「我希望我們能夠成爲好朋友，假如你願意和我同走，我可以領你去認認全校的校舍。」

「萊克斯華斯」

勞爾夫聽見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便回轉身；看見他的級任先生站在那里。

「我要你留一刻兒。華倫，你以後領他去走。我還要給他支配自習室哩。」

「先生，我們級裏只有一個空的了，」級長說：「那是嘉爾頓的。」

先生溫和地回答：「我知道，」華倫走後，他向勞爾夫說：

「萊克斯華斯，我要解釋給你聽，我們級裏，每兩個學生有一間自習室；剛才華倫的話你總聽見，現在只有一室是留着空位的了。這一室的學生叫嘉爾頓，你就和他在一起吧。我所要對你說的話，就是關於他的一些事情。」

「噢，先生，」勞爾夫說，他心裏卻在奇怪，先生說話的態度爲什麼要那樣鄭重。

「萊克斯華斯，我說來也不忍，嘉爾頓和他的同學們都合不大來。他的父親遇到了一些不幸事，失蹤了。——有的甚至說他已經死了——他原來是在別一個簡陋的學校學讀書的，後來才轉到這里。他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只是太懦弱，太膽小了。別的同学都欺侮他，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爲了這，還有

桂冠



同學的人數，細細打量他們似的。隨後，他依舊鎮靜地將室門閉上，鑰鎖好，鑰匙塞進了衣袋。室內的孩子頓時現出驚訝的神色——有的在大笑着，一個高大而漂亮的孩子傲然向他走去。

「你這樣算什麼意思？」他問：「你敢把門鎖起來？」

勞爾夫用極冷靜的態度望他。誰都不會對他說過這孩子是誰，然而他彷彿認識他似的——他覺得這人不是別的，一定是霍拉斯·愛爾葛脫。

「請等一下，」他心平氣和的說：「就我所知道，這間自習室是屬於嘉爾頓和我的。我們有全權把門鎖上。」

「可是不能把我們鎖在裏面的呀，」愛爾葛脫反辯：「馬上把牠開！你得想想，你這樣大膽妄為，不挨打已是你的運氣了。」

「你得講些理！」勞爾夫答道：「我想，你若不走進不該走進的地方，你就不至於被人鎖起來了。現在你既然到了這里，那末你得等一下，等到我高興開門的時候。」

學校生活剛開始，就來了這麼激烈憤慨的舉動，但勞爾夫以為這才是一勞永逸之計，而且他見了這五六個孩子所幹的事情，更是憤火中燒。

但霍拉斯·愛爾葛脫也不是甘受這種話的孩子，他大踏步向勞爾夫走去，想搶奪那把鑰匙。

他開始說：「我將立刻處置你，」他揚起拳，對準這強項的新生的頭想槌，可是，不知怎麼一來，沒有槌中，勞爾夫敏捷地閃在一邊，霍拉斯·愛爾葛脫小爵爺便猛烈地倒在地上了。

「打架打架！」其餘的孩子高聲嚷；勞爾夫卻微笑着，搖搖頭：

「啊，同學們，不是的，我還有正經的功課要做，這里又不是打架的地方。」

他們有些氣餒了。他們料不到他竟會這樣鎮靜，而且他們又都聽見他制服公牛的故事，故事裏還添上了些誇張的成分。他們向這位生長在西方平原上的孩子愕然站着，開始後悔，心想不該不到別的地方去，偏偏走進他的自習室裏來。

霍拉斯·愛爾葛脫爬起來，憤激到臉色也轉成灰白，但他不敢從勞爾夫那里去奪取鑰匙。

「你的話不錯，」他用屈服語調說：「這里不是打架的地方。給我開門！我們總會見高低的。」

「且等一會，」是他所得到的回答。「且讓我來看看你們到底幹了些什麼。」

他看了一會狼藉在地板上的書籍，倒翻了的桌子和桌子旁邊的墨水瓶，然後轉身向他的同室同學。

嘉爾頓正在呆站着，臉色灰白，凝視牆上的照片——一幅中年婦人的照片，照片下面給人寫着：

「這是嘉爾頓的媽媽。可是他的爸爸在那里呢？啞謎——尋爸爸去吧，報告警察去吧！」

勞爾夫覺得他的神經在發痛。他知道這是愛爾葛脫寫的，他又記起愛爾葛脫爵爺毀謗父親的

話了。

「誰寫的？」他問，但一個也不回答。他走到愛爾葛脫面前。「可是你寫的？」

「唔，就說是我寫的，和你又有什麼關係？管你自己的事就得了！」

「把那張亂塗的字紙扯下！快些！否則我便忍不住了，到那時，我想總有一個人要受傷的！扯下牠，這才對啦。」——當愛爾葛脫喫了一驚，將他扯下的時候。「交給我。」

一個孩子的勇氣竟能使五六個對手氣餒，這真是可驚的事。愛爾葛脫將那張紙遞給他，勞爾夫把牠撕得粉碎，對準他的臉擲去。

「你把這間房子鬧翻了，現在你得將牠重新理好，一點也不准亂！」他說。「對不住，請你們記着，嘉爾頓和我是同室同學，他和我好朋友。哦，他還有句話要向你說。」——他向神色較前更驚惶的陶孫走去。「你知道這些是什麼東西？」

勞爾夫說着，從袋裏掏出了兩塊咀嚼過的溼紙團，陶孫高聲嚷：「你既和嘉爾頓這麼親暱，你和他同室就是了，我也犯不着同你有什麼麻煩。我說，同學們難道你們甘心讓他這樣肆無忌憚的嗎？衝倒他呀！」

「聰明的勸告；可是你爲什麼不第一個衝上來呢？」勞爾夫說：「我問你，你是否還認得這東西？假如忘了，我將告訴你牠們到底是什麼——牠們是吸水紙的碎片，你將他們咀嚼爛了擲我的。牠們既從你的嘴裏出來，現在就得重新回到你的嘴裏——我且把牠們吸乾了這些給你倒出來的墨水再說。」勞爾夫說罷，動手拭，然後把兩團髒東西遞給外強中乾的陶孫。「現在，張開你的嘴！」

「我不願！你不想想你是什麼人？我……啊！」

勞爾夫並不聲辯。他一把扯住陶孫，迅速地向外後推去，把他推過小書桌。

「呵呵！你在搥破我的背了！」這強悍的孩子慘號着。

「張開嘴！」

「我不願呵！同學們，救救我……他要搥破我的背了，呵！嚇！我的氣塞住了！」因為正當他張開嘴號的時候，勞爾夫將這兩個吸水紙塞進去了。

「現在，給我銜着，」他說：「快些！否則你將更倒霉！」

陶孫裝出怪樣的鬼臉，服從着——好多天來他所喫過的東西裏面，這些紙團實在是最難嘗的東西。

「嚇，我知道，你這才自食其報了！」勞爾夫繼續說：「同學們，你們現在好出去了，以後你們若要走進我們的自習室，聽我的話，請先徵得了我們的同意，否則更倒霉的事多着啦。出去吧！」

他鬆了鎖，開了門。

五六個孩子都走出去，露着頹喪和驚愕的神色，自認是一羣無用的懦夫——他們都給勞爾夫嚇倒了。不屈不撓的精神所給與羣衆的影響竟這麼偉大。

有個孩子卻旋轉身，這是霍拉斯·愛爾葛脫，他走回來了，向勞爾夫頻頻注視。

「小心些，你這新來的人！」他說：「你幹得真聰明，可是你終於闖了一次禍。至少，你已經結下一個仇人了。你給我的那種侮辱，我爲了牠，總得和你打。至於你，你這個可憐蟲。」——他轉身向着嘉爾頓舉起了拳，但嘉爾頓早已躲到後面去了。「至於你，我將……」

「你敢打……你不能無理傷害他！」勞爾夫帶着極和平的態度回答：「你大言不慚，這就是你全副的本領。現在，你且聽我的話，給我出去；等你心平氣和之後，你總會用異樣的眼光來辨別是非的。至於打……好，那時我總不至於躲避起來。出去！」

他說着，等那些敗敵走了後，將門關上，下了鎖，坐了下來，向驚惶失措的嘉爾頓望着，他看到嘉爾頓的臉上現出感佩的神情，他又笑了。

「我想，他們總已受到一番教訓了！我們不能讓他們再來搗亂我們的自習室。」他說：「一個人總得維持他應有的權利，我們正好開始我們原定的工作。這是我們的自習室？」

嘉爾頓說：「是的，只要你願意和我一起。」勞爾夫答道：

「一起？我當然要跟你在在一起的！難道你沒有聽到寶鸞曼先生說過我們在一起的話嗎？」

「可是大部分的老同學都不歡喜我，因為……因為……」

「不要把牠常放在心上！」勞爾夫很想安慰這孩子的負傷的情感，便插進來說：「我聽說你的父親失蹤了；噯，你知道，我的父親也失蹤了呢。」——勞爾夫的話音有些顫動——「因此，我們倆應該常在一起，互相幫助。我知道你的程度比我好，我除了縛一隻公牛和看管牲口以外，恐怕沒有什麼用處的。你能幫助我的地方正多着哩。」

「什麼？我幫助你？」嘉爾頓喘着氣：「我怎麼能幫助你？」

「你懂得希臘文和拉丁文，還賦有善良的德性，至於我，我不過剛在開始學，所以你一定給我一

點幫助的。我正想努力上進，求得一些知識哩。」

「要是你允許我，在那一方面我是能夠幫助你的，」嘉爾頓躊躇着說，勞爾夫卻笑了。

「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呵！我不是對你說過，我將由衷地感激你嗎？你卻老是存着我不能允許你的念頭。過來和我握手，表示我們的歡樂吧！嘉爾頓，我們是同室同學，我們要互相親愛，互相幫助，不是？」

「是的，只要你願意。我能得到一個同室同學是非常快樂的，因為有時我也覺得很寂寞呢。而且，你看，我不十分強健，又不像你那麼勇敢，同學們知道這，他們總是處處來欺侮我。萊克斯華斯，你真願和我同室嗎？」

「真的，而且是誠心誠意的！現在，我們且走下樓，領我去認認這個校舍。」是勞爾夫的回答，他們倆下了樓，走到運動場上，遇見華倫，他站在那里，向勞爾夫和嘉爾頓兩人輪流的看，隨後他問道：

「我說，萊克斯華斯，你急急忙忙上樓去做什麼的？陶孫剛在這裡說，他要想盡方法來報復你。我想你一定和他們開過什麼玩笑。」

勞爾夫把剛才的事說了遍，華倫笑得眼淚都流到頰上了。

「唔，我說，你真是一個冷靜的人，」是他的評語：「你給了陶孫一頓教訓，這個我倒很舒服，對於他，原來無需害怕。可是你要知道，愛爾葛脫卻很有一些難犯的小勢力的，因為他是一個小爵爺哪，一定的，他只要得到機會，就要來向你報復了。不過，」他繼續說：「你們倆既成了同室同學，我卻滿懷高

興，我知道你們總能相親相愛的；現在，茶會的鈴聲在響了，快些去！否則我們便要遲到了。」

這天其餘的時間，並沒別的意外事發生，最後，孩子們——自修課和晚餐完了後——整了隊，走到宿舍裏，在就寢之前，他們談笑着，許多視線都射到勞爾夫身上，他那天下午的事成了他們談話的資料。像他這樣自衛力很強的人，決沒有誰再敢惡意把他開玩笑了。

不多久，笑聲突然停止，接着是一陣彷彿蘊藏着驚訝的寂靜。華倫坐在牀沿，四面環顧着，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想，總是級任先生出於意外的走來了；可是他只見許多同學都站在那里，向安放着勞爾夫的牀的地方凝視，他依他們的視線看去，看見這力敵五六個同學的孩子跪下了雙膝，兩手掩着臉在祈禱。

華倫感到一陣刺心的慚愧。他雖是心地善良的孩子，然而從不會那樣做過——他們中間誰都沒有那樣做過——他們以為團體的祈禱已經夠了；華倫還答應過他的母親，說是每晚他要獨自跪着祈禱的呢。

有的孩子嗤笑着，有的現出嚴肅的神色。華倫卻突然覺得有了決心了。「假如是正當的事情，就應該馬上去做。」這是他的座右銘。他匆忙地向四周瞥了一眼，半像羞愧，半像輕蔑似的，隨後，在全室同學的眼前，這位四年級級長也跪倒牀下，學着勞爾夫·萊克斯華斯的勇敢的榜樣。

六 早 操

那是普通的情形。瑪利塞洛伯學校裏的新生，在入學後第一天晚上，往往是惡作劇中的犧牲者；但勞爾夫·萊克斯華斯所得到的卻是誰也不敢作弄他的影像，一個能夠竭力自衛的孩子，原不甘輕易給人招惹的呵。

然這也並非唯一的理由，對陶孫和陶孫的同黨，當然是十分有效的；但對於一般善良的同學，還是那靜靜地跪着的祈禱發生了極大的感應。他們裏面，有幾個甚至覺得像這樣的祈禱，和他剛才跟那些搗亂的同學們的吵架相比，更需要一種偉大的勇氣——比體力更偉大的理性的勇氣才辦得到；他們承認，一個秉有這種勇氣的孩子，決然不是惡作劇中的犧牲者。

勞爾夫寧貼地直睡到早晨；他一向是慣於起早的，今天睜眼醒來時，其餘的同學還都在夢鄉。最初，他覺得一切環境使他起了迷惘之感。但不久，他便神清氣爽了；他將肘兒支了身體，躺着，細察同學們的面龐，心裏在暗暗想，他們是那一種孩子，他應該怎樣去同他們來往，他們學習着的功課他是否處理得來。

他瞥見了嘉爾頓，覺得他就是睡夢之中，神情也非常愁慘；他又注意到他的唉聲嘆氣。也許是，他正在夢見他的父親呢。

這使他聯想起自己的父親，自己的厄運；他仔細思量：像他這樣流落在異鄉的一個孤兒，到底能不能把父親失蹤的事尋出一點線索來。不過他也並非全然孤零的，他若這麼想，他是錯了。上帝給他送來了不少的朋友：聖克黎夫先生、聖克黎夫夫人，還有第三個——美麗可愛的第三個——伊琳！爾夫雖從未和女孩子來往過，然他也知道，伊琳乃千載難逢的最溫和最可愛的小友。

鈴聲響了，同學們才伸長了身子，打呵欠，睜開眼睛；有幾個哼了一聲依然轉身睡下，能遲延一分且延遲了再說，但有幾個卻馬上跳起來，趕忙披上衣，到清醇的冷水裏去洗澡。

「喂！醒來了？睡得好？」華倫看見勞爾夫正在跟着同學們起身，便這樣問：「夜間可有人來開你的玩笑？」他走去坐在勞爾夫牀上，當勞爾夫答說並未被擾時，他笑起來了。

「想來他們已經學乖了。這是你的浴盆，」他指着一個浴盆繼續說：「留心，別讓他們把浴水舀盡，不然你祇好去偷舀別人的，或是自己到外面去提。留心點，洗罷以後我們要出去操一會鈴，隨後還要跑步。在早餐前，我想盡力把這些事做完；這就是『一日之計在於晨』的道理呵。」

勞爾夫點點頭，用力把身體洗淨，同學們正忙着自己的工作，不去注意他；他們以為他總能自己料理的了。最後大家都準備跟了級長走，他卻默然溫理昨夜的舊課——他跪着祈禱。

這，甚至使得華倫也慚愧起來。就大體上說，這些孩子都很善良的；但對於晨禱，就是在家裏慣於舉行晚禱的孩子，也從未想到牠有同樣的重要，他們爭先恐後地想出去玩。校裏有校長先生祈禱就夠了，而這個新生竟願把寶貴的光陰花費在這事上！

少數的孩子嗤然的笑；有的聳聳肩走開；有的露着嚴肅的面容；華倫頓頓腳，坐着躊躇不決；嘉爾頓紅了臉。

但他們都不說話；勞爾夫站起後，他們三人同出去。華倫這才轉到了新的環境裏。在從前，他縱使不去欺侮嘉爾頓，但也老是任他孤獨的；現在，他才容許他做同伴了。唔，嘉爾頓是萊克斯華斯的同學，他如果愛萊克斯華斯，當然也會愛嘉爾頓的。

嘉爾頓再也想不到級長會待他這麼親近；但他和勞爾夫卻是要好的，華倫也這樣。

華倫引着路，提議：「我們去操一會鈴。」

勞爾夫茫然問：「你是說搖鈴用的鈴？」

華倫聽了這話睜大眼睛，對勞爾夫起了點輕蔑之感。那種人才不識啞鈴是什麼東西的呢？

「搖鈴用的鈴？」他反覆地說：「不是，是啞鈴——體操用的。你總該知道！你來，我拿給你看。」

「我從未見過這樣的鈴。」一對啞鈴拿出來後，勞爾夫批評道：「你怎麼用牠們？」

華倫把牠們操了一會，遞給勞爾夫，勞爾夫笑說：

「呀，牠們一點也不重！我看這個沒有什麼可操的呀！」

「牠們有六磅重，」華倫回答：「那是夠重的了。你來操——操牠十多遍。」

華倫把正確的方法教他後，走開了，嘉爾頓也拿了一對啞鈴，同樣地操着。勞爾夫覺得有點怪，他發見這被他譏笑的重量立刻使他疲乏，而嘉爾頓卻操得比他長久，他真莫明其妙。

「我不懂牠爲什麼會這樣重，」他說。

一個聲音答道：「我的孩子，這是因爲你在鍛鍊你不會鍛練過的肌肉呵，」他旋轉身，看見寶曼正在望他。

「再操一次，」級任先生說。「只要一次好了；這種運動要按步練習的，要操得慢，有恆心。」

勞爾夫服從着，啞鈴的確使他的手臂酸痛了。華倫又提議操印度棍棒。

「印度棍棒，」勞爾夫反覆地說：「牠們是怎樣的？我從未見過印度人用過棍棒。他們用刀，弓，長槍和短斧，有的也能用槍，百發百中的；可是我從未見過他們用棍棒呀。」

這番話引起了一陣笑，然而含有敬意的笑。因爲這里是一個孩子，只有他才確然見過印度的土人，他縱使不懂得印度棍棒，但也足以傲視他們了。

棍棒終於拿出來，勞爾夫被指點着怎樣操；正如他第一次嘗試的結果一樣，他猛力一擊，擊在自已頭上，於是又引起了四周的鬨笑聲。

「我且慢慢地來，」他說：「我總能把牠學會的。這些東西我雖不懂，但假如你們給條繩子，我可以給你們玩一兩種花樣，我想，這個你們總玩不來。」

寶曼先生說：「繩子——那容易找到，」繩子取出來後，他又說：「萊克斯華斯，待我們來看你的本領吧。」全體的同學在四周站定，勞爾夫接過繩，在繩端挽了個活結。

「大家退後些，」他說着，把活結繞了頭旋轉，愈轉愈把繩放出去，到後來，他只捏住繩端，讓其餘

的繩繞着身子轉，轉成極圓的圈。

「你們不論誰來試一下，」他說。

他們都去試，都失敗。他們非特不能把繩轉成圈，反把手臂轉得很痛。

他又捏了繩的兩端，把繩子繞着身，從後面擲過頭頂，投到前面，這樣，繩就好像一個半圓的環，繩環一着地，他立刻跳過去。他說，牧場上的牧童常玩這遊戲的，而且玩得極純熟——比印度土人純熟得多。

除了他還得把投索縛人的絕技給他們看外，沒有別的要做了。雖然有幾個人——寶鸞曼先生也在內——想去試，但誰都不能把活結套住勞爾夫的肩，勞爾夫卻一個個把他們縛起來，一點也不費氣力。

「我們那里，誰都會玩的，」他笑說：「對於啞鈴和棍棒，我沒有多少練習——誠然，我一點也不來——繩子卻玩慣了的。」

陶孫和他的朋友走來，站着望。愛爾葛脫也怒容滿面的來了。這新生顯然的成爲校中的驕子，若不使他喫些苦，將來他或許會和他們抗衡的。陶孫和愛爾葛脫雖並未把這意思彼此說起，但他們已得了同樣的結論——應該設下計，使勞爾夫卑恭受辱。

華倫提議跑步，嘉爾頓當然要去，就是兩三個別的孩子——覺得勞爾夫很可親的孩子也同去了。他們既然一塊兒去，那末對於他們素來瞧不起的孩子，也就不能冷待。可憐的嘉爾頓這情形他再

也想不到，他只覺得受寵若驚！

在田野，清新的早晨，露水依舊在綠葉上閃光，空氣中充滿了野鳥的歌聲，真是很愉快的。清早自有一種甜蜜，歡樂，和動人的力，遲起的人永不能夢想到。牠能使神經震動，血液跳躍，使人覺得彷彿離了結實的大地，如在空中漫遊。

他們穿過運動場，穿過公地，逕向大斯篤走去；兩手叉在背後，肩放平，身體向前微傾，踏着靈巧而搖擺的長步。

勞爾夫這才得勁了。因為，在他幼年時代的同伴中間，跑步猶如玩繩，也是一種擅長的技能，而且是不可少的技能；在那土人素性好鬪，爲了極小的問題就要拔刀相向的地方，疾奔健行的能力往往是生死所繫着的。

剛出發時，有幾個孩子搶在他前面，他老是這麼跑，兩腿有規律地移動；到後來，那些一鼓作氣的孩子才知道，只有他才能如華倫所說的那樣，「在他們的四周繞着圈，終於奪得了冠軍。」

但勞爾夫不久就把步子放慢，因為他看見嘉爾頓已經疲乏了。他既矢志要做這個孩子的同伴，便再也不忍遺棄他。其實，別的孩子也在希望他停下，雖然他們的傲心不容他們步勞爾夫的後塵，但都已跑夠了。他們拭去額上的汗，喘氣着，大笑着，歡樂充滿了他們青春的體魄與心靈。

「我們到帖勃的農場上去喝一點牛奶；喝完就得回去，否則我們要遲到，喫不着早飯，那是不好的。」華倫吩咐着，其餘的孩子都同意的。

帖勃的農場並不遠，而且顯然的，這次光顧也並不是意外；帖勃的女人看見了他們，便含笑把奶杯和餅乾端出來，請他們喫，每人出一個辨士——那的確不好算浪費的。

他們喫餅時候的光景，他們還想回去喫早飯！是的，雖然喫了餅，早飯還得喫！早起竟有這麼大的效果。

也許是爲了玩繩，也許是爲了跑步，勞爾夫一坐下，他的思想就沈在煩惱中了。

在清晨，他是怎樣地常和父親在溫暖的平原上散步的呵！有次枯草着了火，他們又怎樣地奔着逃命，躲在池塘邊，看燎原的火勢疾掃過去的呵！然而現在，現在父親在那里……唉，在那里呢？平時，他雖勉力想勇敢，然如夢的往事總要襲來，他的心總要猛被苦痛所占領，失聲呼喊他那失蹤了的父親。

「時候到了！」華倫把最後一個餅乾塞到嘴裏後，說：「同學們，去吧！」

他們一面歡呼一面走。這時，他們不再那麼快，因爲糕餅和牛乳不容許他們了。和華倫以及別的孩子同走的勞爾夫突然停了下來，向地上細看。

他的同伴們看不到什麼，都驚訝地望着他的臉，他們的眼都未受過巡視地面的訓練的，但勞爾夫卻突然發見一排新印的轍跡，一輪馬車定在這里經過——一輛輕馬車，和曾在斯篤林裏留下別的轍路的那輪完全相同；而且也是用一隻左前足跛的馬拖的。

七 愛爾葛脫太過了

「萊克斯華斯，什麼事？」華倫這樣問。

勞爾夫焦灼地站着，向四面注視。他心頭紊亂，想不出辦法來；對於他父親的失蹤的祕密，這些痕跡或能給他一點線索；然而這機會也似乎很微的，一脚跛的馬多着哪。他若逗留不走，就要遲到，而他是不願受責的。

他不能把心事告訴同伴們，他想，假如他希望成功，就該把祕密保守。若偶一不慎，說出了聲他在探尋那拖車的跛馬，那末馬車的主人就不再會留下痕跡了。

「沒有什麼，」他緩慢地說：「我正在思量。」

「那末，現在別站着思量了，」是他所受到的勸告。「我們走得太遠了。剛才你奔得多快，我們追也追不上你。現在，我們不能再耽擱，去吧。」

他和他的朋友們走了。他覺得走是正常的。這馬車主人一定在本地，只要他不受警告，那些轍跡總會再印上去。說不定還會印得更清楚，那時，他就有更大的機會依踪尋覓了。現在，只有回校是正常的。

「我說，」他們匆匆地走，華倫突然問：「愛爾葛脫和你說過別的話沒有？」

「沒有除了那次，我們出來他上操場的那次外，我沒有見過他。」

「唔，昨天發生了那件事，他也只能這樣做。我想，他決不肯從此甘心的，你也決然躲避不來。萊克斯華斯，你總得和他打了。」

「聽了你的話我真難受，要是我能避免，我總不願打，我願和……」他中止了。他想說「和他結爲朋友。」但那是不真實的。他覺得，縱使撇開了昨天的事不提，他也決不能和那說他父親是賊的人的兒子結爲朋友。

他緩慢地說：「我不願和他打。」

華倫點點頭。「我懂得；但假如他向你尋釁時，你怎樣？」

勞爾夫的面容嚴肅起來了。沒有一個孩子甘心做懦夫的；可是他依舊不願打。

他說：「我如能避免，我總要避免。」華倫微露着失望的神色，有一兩個孩子甚至笑起來。

「並不是我怕他，」勞爾夫趕忙說：「那是因爲我如能避免，我不願馬上就打。」

「那末，爲了省麻煩，還是避開他吧。別讓他知道你不願打的消息，因爲他若想到毆打後並沒有責難發生，他一定會向你尋釁。據我所知，他無論如何會的一個四年級生去拒絕五年級生的挑戰，真羞煞人。假如挑戰的是三年級的小學生，那就又當別論。固然誰都不會說我們不敢和他們打，但在五年級裏，他們總說我們是害怕的，而且……同學們快些，鈴聲在響了！」

經過了一次努力的奔跑，他們已整着隊去喫早飯了。雖然喫過那些牛乳和糕餅，但他們依舊這

麼餓，連惱人的挑戰問題也減不掉他們的食慾。只有華倫才警到愛爾葛脫的坐位上，低聲自語：

「但願我們的話沒有給旁人聽見。若他們中間有一個把萊克斯華斯不願打的消息傳出去，愛爾葛脫定要肆無忌憚的。我明白萊克斯華斯爲甚不願打，那完全合乎正義，可是……唉，無論他願不願，他總得去打，那是沒法的了。」

早餐後，晨課占有了他們的全心靈。勞爾夫研究着那於他很難但在同學看來卻很容易的功課。在從前，他決意要把啞鈴和印度棍棒練好，現在，他對於學問也抱着同樣的態度。他不願挨打，他決不會挨打的。

其實，他早已得到勞苦後的酬報了。昨天晚上，由於嘉爾頓的幫助，他把兩種繁重的功課弄懂。他受到寶瑟曼先生的稱贊，立刻從全級的末座上升到前面，獎勵他平時的努力，那永遠步人後塵的陶孫再也不能招惹他了。

慢慢地，堅決地，他探索着最好的方法，每一種功課總研究到徹底，每一個時候總只轉一個念頭。這方法原是最好的，不論在讀書方面，或是在人生中的事業上面。

鈴聲響了，他喫了一驚——早晨彷彿輕輕地偷走了。他放下書，和嘉爾頓同到運動場。

「昨晚若沒有你幫助，我不知怎樣才會明白，我非常感激你。」他說；嘉爾頓笑了。不論誰，只要聽說自己有益於人，總是很高興的。

他倆在運動場上閒走，突然看見愛爾葛脫和他的同伴向他們走來，勞爾夫站住了，露出驚訝的

堅決的神色，等候他們的來到。

他們走來，愛爾葛脫兩手插在袋裏，對他說：

「我有話要和你講，你該記得我們有過什麼交涉。昨夜你打我的嘴巴，現在你得再來打，否則給我打！」

愛爾葛脫說時很有把握；誠如華倫所料，他已聽到勞爾夫不願打的消息了。

「那末，是這樣的，」勞爾夫鎮靜地回答：「你以為我們不得不打？」

愛爾葛脫四顧着，笑了起來。一大羣孩子看見他們站在那里，知道他們在說什麼話，便一齊擁上來。

「聽好他的話！」他說：「多漂亮！昨夜他打我的嘴巴，現在卻反問我是否說我們不能不打！是的，我說要打散課後，在運動場的那一邊，你準備着打！」

「我不願和你打。我是說，我並沒存打你的意思。」

有幾個孩子埋怨着，低聲說「懦夫！」

「我不管你願不願，有意思沒意思，」愛爾葛脫用強悍的口氣說：「我卻願意而且存心要打你！先前你打了我，現在卻求我原諒！我的話聽到沒有？」

「聽到了，」是鎮靜的回答。

勞爾夫的眼睛閃着微怒的光。

「那很好；今天下午，在運動場的那一邊；記着，你應該在那里等，要是累我來找你，你將更倒霉！」
愛爾葛脫把腳跟着地，轉身走；勞爾夫被他那暴怒而侮辱的口氣所怔住了。

勞爾夫雖呆着不動，他的四年級同學卻都走了；華倫挽住他的臂，幾乎是懇求地說：

「勞爾夫，你看，事已如此，你不得不和他打了！沒有什麼說的，只有和他打！」

這意見，場上的孩子們全體贊成。

「唔，」勞爾夫說：「假如我不得不打，我就打。不過我心上不願意。」

「但爲了全級的名譽，你應該去打，否則我們將永遠得不到他們的重視。你總會在他指定的地方等他的吧？」

「我不！」勞爾夫笑。「假如我不得不打我就打；然而我不願受他的指派；凡使我也會變成尋釁的一分子的事情，我不願意幹！假如他要打，他就得照他剛才恐嚇我的那樣來找我。現在，這件事我們且不要去多說了。」

「他的辦法很對，」華倫沈思道：「愛爾葛脫總會知道他自己太過分了的。」

那天下午，全在上課中過去了。對於打架的會不會發生，別的孩子也許懷着焦急或切望，但勞爾夫卻絕不讓牠擾亂他的思緒，他專心做着那些於他頗覺艱深的算題。有次，他的一個同伴向他低聲提起了打的事，他便對他瞥了一眼，用並不表示反對的態度，懇求他安靜。原來，勞爾夫在一個時間內只轉一個念頭的。

一天的功課完畢後，他約嘉爾頓陪了他，若無其事地在運動場上閒步。這時，嘉爾頓卻現着極焦灼的神情，他知道勞爾夫不得不去打，但又顧慮着動手以後的結果。因為愛爾葛脫並不是個無名的敵手。他自怨自艾，覺得這全是他的不好——完全爲了那次自習室事件勞爾夫袒護着他的緣故。

「我說，嘉爾頓，我要你把棒球的玩法教我。」勞爾夫說：「不論那個彷彿都會玩，可是我，除了看你擊球，看你盡力跑，對於牠一點也不懂。」

嘉爾頓高興起來；這原是他心愛的運動。他領他走到健身房拿出校裏的一組擊球具。

「進來！」他說：「我馬上把規則給你解釋，你就可以試打了。只要你高興，我什麼時候都願替你擲球。」

勞爾夫或已注意到有無數關切的眼在窺視他，可是他置若無視；就是當愛爾葛脫突然向他走來，後面還跟了一羣好奇而又熱望着的孩子，他仍然絲毫不動。

「擲過來，嘉爾頓，不要停止。」他因爲嘉爾頓停了下來，連球也拿不穩，便非常鎮靜地說：「擲過來！」嘉爾頓想服從，但愛爾葛脫早已到了，他握住這柔弱的孩子的手臂，把棒球從他的手裏奪下。

「走開！」他說：「他不要你這種人在這里！」

勞爾夫卻泰然說——這樣地泰然。「嘉爾頓，你站在那裡不要動。」

「滾開！」愛爾葛脫又說，他舉起手，卻看見面前的是勞爾夫，並不是嘉爾頓；同時，他聽到那泰然的聲音又在說了：

「嘉爾頓，你若退後一時，我就要搥你。不論你，不論我，誰都不能受人的命令，除非出令的人有力，量使他的命令生效。」

愛爾葛脫躊躇起來了。他雖然不是懦夫，但他知道這沈靜的態度裏正藏着使人氣餒的力量；而且他又記起了昨夜勞爾夫未曾屈服的事情。他存心要打，後來聽到了勞爾夫害怕的消息，所以早就把他的意思宣布出來；然而現在呢，勞爾夫並不怕，一點也不的確的，他非特不怕，反而用先前那種泰然的態度問了：

「霍拉斯·愛爾葛脫，這些不值價的話我已聽厭，你到底要怎樣？」

「我有沒有對你說在運動場的那邊等我？」

「不錯。可是我拒絕那種辦法。人家需要我時總到我這里來，從沒有命令我到他們那里去的。」

「好，我已經來了，我現在要打你！」

「我懂得。就動手罷，別等我！」

四年級裏有幾個學生笑起來。這個回答真是出於意外的。愛爾葛脫非常驚訝，漲紅了臉。

「平時，我們總不在這里打，」他說：「你肯到那邊去嗎？」

「不去，我不願去。我一步都不願退後。我本來不想打，但假如你一定要打，那末就在這裏動手。而且，你若不站到旁邊去，讓我們繼續我們的遊戲，事情決不會就此太平的！」

「你們敢笑？」愛爾葛脫突然對着嘻皮笑臉的四年級生睜視。「笑得好！他算得到一個同室的

人了，有什麼了不起？嘉爾頓的一切歷史我們都知道，我們還知道爲甚沒有誰願意和他同室；這傢伙也好不了他多少！午飯時，我遇見我的父親，我偶爾提起了這個和我們同校的新生，他當時的樣子真有趣哩。」

「你們可知道他父親失蹤的祕密？他往那里去的？在英國人除非自己躲掉，決不會失蹤！我的父親說，從前有個賊溜進我們的家，他對準他放槍，把他打中了；他又說，從面貌上看來，那個賊一定是這傢伙的父親，和他們到斯篤·奧孟特來的那個人……」

「住嘴！」勞爾夫說。他的態度雖依舊鎮靜，但臉上卻預示着怒色了。
愛爾葛脫冷笑道：「噯，我真不願弄髒了手和賊子或賊黨打架！」

這時候，在怒氣充塞了他全身的感覺中，勞爾夫突然忘了一切，他舉起手，於是這出言不慎的他的敵人便立刻倒在地上了。

八 深夜的異客

「哈哈！」

「萊克斯華斯，打得好！」

「五年級的同學們，你們的領袖可存心要打架了？」

這些是四年級生看見愛爾葛脫倒在地上的歡呼聲。五年級生覺得本級的名譽快要喪盡，都震駭着衝上去，把他們的戰將扶起，一面說：

「別這麼有勁！他當然還要打的。到先生瞧不見我們的地方去，我們都去！」

關於這些爭論，勞爾夫一概不聽。他站在那里，俯視着那跌到的對手，過了一會，他說：

「你們還是管你們自己事情好！我不願到什麼地方去打，我要等這傢伙來賠罪，假如他賠過了罪還要打，我們就動手！」

「可是你不能在這里打！校長先生要看見我們的！」好幾十個聲音齊聲嚷。

「我不管！這傢伙誣蔑我的父親，他應該把誣蔑的話取消，否則就得把牠說完！想來他因為我入學的第一天不同他為難，就以爲我害怕了。嚇，我一點也不怕！他若誣蔑我個人，我也決不計較，然而他竟會說出剛才那種話，真是太過分了。現在，他應該把誣蔑的話取消，否則就得在這裏說完牠！」

同時，愛爾葛脫已掙扎着站起來，他經過了這次搥擊，眼前昏亂，面部也發腫失色。

「給我站開！」他嘶啞地說：「我要和他在這里打！就是校長親自來我也要和他打！」

「他們真是一對傻子！」五年級級長埋怨道：「我們的名譽完全喪盡了！爲了這，我們誰都要受罰呢。」他突然把怨謗的話中止，向愛爾葛脫下最後的勸告：「你這傻子，安靜些走開，否則他要打死你了！」那時，愛爾葛脫被痛苦與暴怒刺激得發了狂，早已對他的敵人衝去，第二次被搥倒在地上了。

「看我知道這件事沒有好結果的！校長在那裏來了！」一個孩子高聲嚷，接着便是一陣慌亂的

奔竄。當校長先生走到這地方時，只賸下愛爾葛脫、勞爾夫、華倫和嘉爾頓了。

「愛爾葛脫！萊克斯華斯！」他用不快的語調高聲說：「這算什麼？你也是華倫！你是四年級級長，卻煽動一個新生打架！我真惱恨！」

「先生，在一方面說來，那是我的不好，」勞爾夫不待別人說，就回答：「愛爾葛脫誣蔑我的父親，我一時憤怒，我打了他。他要我走過運動場，到瞧不見的地方去打，但那時我正惱怒着，而且也不願那樣做。」

校長先生聽了這番話，一種微笑頓時掠過他那嚴肅的臉。

「你們以為打架時不給我看見就不算犯規了？然而你們要知道，打架本身就是一種可憐，下賤，而且墮落的舉動。我聽說，有許多孩子只要意見不合就這麼打起來，這個我不能不懲戒。今天，你們在離我書房不遠的地方打，你們已犯了兩重的過失。校裏發生這種事情，我萬分惱恨。但你們倆如肯握一次手，我就寬恕你們這一遭。」

「先生，我不能那樣做，」這勞爾夫的恭敬的答語；愛爾葛脫也同樣地說：

「我不願那樣做！」

「孩子們，孩子們！『不願！』『不能！』這些話全用不着說的！你們且各回自習室去，坐在那里，等你們心平氣和了再說！」

「先生，並不是我定要發怒，」勞爾夫非常恭敬地說：「這個同學說我的父親是小賊！」勞爾夫

說時，語音有些顫抖。「他說，他的失蹤就爲了那個緣故！先生，你知道，他既已說過那種話，我不能同他握手的！」

校長先生嚴肅地問：「愛爾葛脫，對於這，你可有話說？」愛爾葛脫噤着

「先生，我不會說那種話。」

「你的，你說的！」華倫率然道：「先生，那句話他說的，煽動這次打架的也是他！那是抵賴也抵賴不掉的。上次，萊克斯華斯在他和嘉爾頓住的自習室裏，把愛爾葛脫和其餘的幾個同學趕出去，所以今天才會發生這樣的事。」他繼續說：「那時，他們對他說了殘酷的話，起了一點爭執，愛爾葛脫被打翻了，強要萊克斯華斯在課後和他打。萊克斯華斯不願意，並且說，如果不得不打，無論在什麼地方遇到都可以打的。今天，愛爾葛脫走來，譏笑他，說許多殘忍的話，於是萊克斯華斯就和他打了。先生，這些都是實話。我知道，照理我應該阻止他們，但我們和五年級的同學不大和睦，所以……」

「爲了級與級之間的不睦，你就允許你的同學打架，華倫，那是不對的！級長應該履行校規，不應該反把牠們破壞。愛爾葛脫，給我讀熟二百行書，你得知道，不論那一個孩子，如果他想要在這裏做個學生，那末照我看來，像你剛才所說的話是不配的！」

「我祇是把父親告訴我的話說了些！」愛爾葛脫忽然回答；校長先生皺着眉。

「愛爾葛脫，你和父親在家裏說的話我原用不着管，」他冷冷地說：「可是，你在這裏當衆所轉述的，卻是另外一件事，這個我不能不干涉！做你的功課去，明天上課前到我這裏來背。你記着，以後

不准再說這樣的話！至於你們其餘的孩子，此次打架既由於橫暴的招惹所激起，那末，你們該受的處罰我且寬恕了你們；但你們要記着，在操場的範圍內，以後決不能再有打架的事發生。你們該服從我的命令！」校長先生轉身就走。

「別以爲我們已經完結了，」愛爾葛脫凶惡地望着勞爾夫說。「我的心就和你站在那裡一樣定，這件事我總要報復的！」他說着也走了。

三個四年級生向室內走去；其餘四散着的孩子齊了攏來，熱心地談論惹事的人該受何種處罰。普通的意見是：「對於愛爾葛脫只配這樣，他剛才那些話是全無根據的。」

「不過他的話若是對的呢？」一個孩子問：「你們知道，那件事的確有點怪咯。」

「的確很怪，」另一個孩子說：「然而他的報告卻全不可信的！我的爸爸和聖克黎夫先生很要好，聖克黎夫先生曾經把全部的經過告訴他，還說萊克斯華斯先生多麼有錢。就是萊克斯華斯自己，他生長在國外，雖不免有些怪癖，但一個人只要有眼睛，總會看出他是一個上等人吧。愛爾葛脫最愛把自己當作全世界的主人，別人彷彿祇是他腳底下的灰塵！對於他，真的只配這樣幹的！」

「唔，我還有一點意見，」第三個孩子插進來說：「萊克斯華斯那傢伙有些地方雖然怪，可是一到打架時，卻是聰明不過的，他懂得怎樣去自衛！我想，從這次我們親眼看見的事情以後，一定誰也不敢去和他爭吵的了。」

同時，勞爾夫已走進他自己的自習室，一點也不知道這些向他表示好感的談論。他想起剛才的

事，覺得萬分難過，愛爾葛脫的殘酷的話箭似的射碎他的心，把他的一切煩惱重新帶回來了。他恨不得立刻奔到聖克黎夫夫人那里，待她給他一點安慰。

嘉爾頓也進來了。脚步很輕，好像不敢讓自己驚擾他的同伴似的，他走去伏在勞爾夫的椅上一手放上他的肩，低聲細語：

「勞爾夫我真對不起你！請你別爲牠煩惱！」

勞爾夫仰視着，一個勇敢的笑在他的脣上露出來。

「哈，嘉爾頓，是你？」他說：「不，爲着那件事，我不煩惱；但想起了我把學校生活開始得這麼壞，就不免有些難過。現在，我們不要再去想牠吧！你如果有空，請幫我明天的功課預備一下。明天若是背法文或西班牙文，我還不至於受窘，但對於拉丁文卻毫無把握呢。」

「我們來弄懂牠，」嘉爾頓熱心地說：「我很愛讀拉丁文的。」

這樣，一切煩惱便全都忘記了。他倆伏在書桌上，立刻專心地做他們的工作。研究學問原不是討厭的事，只要你能把你的心貫注在裏面。

整個的晚上就這樣過去，就寢的時間也到了；勞爾夫又跪下去，舉行他的祈禱。這一次，非特華倫和嘉爾頓，就是別的孩子也跟他學樣。因爲他的舉動已在無形中給與他們一種譴責，使他們恍然想起那久已被他們忽視了的事情來。

但勞爾夫的心上並不怎麼寧貼。他覺得對於愛爾葛脫，總不能生出一種仁慈的心腸——他禱

告着能夠受赦，正如他能夠寬恕他的仇人一樣！那是非常惱人的思想，睡熟後，這個思想依然縈繞在他的心頭。

.....

那是什麼聲音？

萊克斯華斯從牀上坐起來細聽。原來，他只要一聽到預告着危險的細微聲音，馬上就會驚醒，醒來後神志馬上就會清楚的；今夜，他又被一種奇怪的磨擦聲催醒了。但這聲音到底因何而起，他也想像不出。

宿舍裏只閃着一線幽暗的燈光，除睡夢者的鼾聲外，室裏一切都寂靜，並沒有那種使他驚醒的聲音在響呀！

可是聲音又來了——在外面！他記得，有次他也曾聽見過這種聲音的——當印度土人來襲攻他們的牧場的時候。他曾經伏着身子，細聽他們爬上草棚的頂，而這次的聲音就和那次的一模一樣！是外面傳來的！他下了牀，輕輕爬到窗前，揭起窗幃的一角，向外凝視。

外面什麼都沒有——且慢，錯了！靠在牆上的不是一張梯子？撐了梯子有什麼用？昨天晚上還沒有！的那邊的窗子又開着！一定是誰爬進了窗了！

是一個孩子半夜起來作弄人家？還是——似乎有些荒唐的——一個賊爬了進來照往例，賊總不光顧學校的！

他本預備下聲警告，但轉念一想，這若是同學們在半夜裏作弄人家，那末下了警告後便會使他們受罰——多結下幾個仇人，蒙上了管閒事的惡名。

那恰巧又是五年級宿舍外面的窗！愛爾葛脫總在室裏，勞爾夫決不願再給他任何難堪的了。不過假如那是個賊呢？勞爾夫爬到門口，無聲地開了門，從走廊裏往下望，但什麼都沒有，什麼都聽不見。

且慢！他的確聽見一個微聲——一個極低微的聲音！他覺得他應該去看個明白；一種神異而不安的感覺占領他的全身，一種神異的預感，宣示着什麼都有點不尋常了。

他爬過甬道，轉身向着五年級寢室，一陣冷風迎面來，窗開着，看得見梯子的頂端——寢室的門也開了！

用極小心極輕微的步子，他向着前面爬；有次，樓板給他壓得軋軋地響，他停了一下。深夜獨自在這裏很有點心驚膽寒的，比獨自在曠野裏更可怕。

他爬到門口，向寢室裏細看，只見裏面是一長排睡熟的孩子們。正如靈鷲疾飛時的影子一樣，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是無邊的寂靜。

他的仇人正熟睡着，他那美麗的臉上映着一縷從窗幃隙處瀉進來的月光；勞爾夫正在細看，卻看見一個怪物——一個人慢慢地從床邊出現！手裏拿一個枕頭，預備壓到那睡熟的孩子的身上一個蓄意謀害愛爾葛脫的刺客。

霎時間，這守着的孩子全都明白了，他大喊一聲，打開門，向寢室裏衝去。

九 不可思議

「賊！」

「失火！」

「救命救命！」

全寢室的人都驚醒了。慌亂的喊聲從五年級宿舍裏傳出來，給完全莫明其妙，被剛從夢中的聲音催醒的孩子們應和着，他們跌下床，猛然地向外衝出，以為除了房子失火外，再沒有別的足以引起這種喊聲了。

博士和教員們都趕忙來到這地方；校長先生獨自向五年級宿舍奔去，級任先生喝令其餘的孩子靜下來，預備鎮定地下樓；假如火警確已證實了的話。

校長先生看見的第一件東西便是開着的窗和那張梯子，隨後，又聽得五年級宿舍裏正起着一陣混亂的聲音；他大踏步向門口走去，被一個孩子撞了個滿懷，孩子的衣服全都扯破，顯然是在想法從六七個五年級生的包圍中掙脫出來。校長先喫了一大驚，他看出這孩子是他的新生，勞爾夫·萊

他那粗壯的手捉住了孩子的臂，他那霹靂似的聲音喝令着大家安靜，孩子們都服從了，勞爾夫卻大聲喊道：

「先生，你若不立刻去追他，他定要逃跑的！這些同學都攔住我，他就乘機動身了。」

校長先生高聲問：「他是誰？」

勞爾夫答道：「先生，在五年級宿舍裏的那個人！他把我打下地，跳了出去，同學們醒來後，攔住我，不讓我追出去！」

「孩子，你在做夢哪。大家靜一些！開斯脫懷，你是舍長，把一切的經過說給我聽；別級的孩子都給我回寢室去；這里用不着大驚小怪的。對不住，立刻回去！開斯脫懷，你說！」

「先生，我沒有什麼好告訴你。我聽到了一種聲音醒來，看見愛爾葛脫在那里，同時有一兩個同學扭住一個亂踢亂撞的孩子，我下了牀，奔出來，他已經掙脫身，逕向門口衝去了。」

「先生，那就是萊克斯華斯！一個孩子嚷。他在我們的寢室裏，要想作弄愛爾葛脫先生，他們是打過架的呀。」

校長先生用微怒的聲音喝道：「喂，你好不好閉一下嘴？」孩子立刻沈默着。

「愛爾葛脫，你有什麼話說？可是這孩子想來作弄你？」

「是的，先生！我睡着，給一聲高喊和一下重擊驚醒；醒來看見一個人在我的牀上亂撞，彷彿他已跳上我的身，想把我扔下去似的；我狠命捉住他，才知道那是萊克斯華斯。其餘的同學醒來後，開始高

聲嚷：他們發覺了鬧亂子的是誰，便非常忿怒，擁上去捉他了！

「那是正當的。現在，你，你有什麼話說？快說，不能有一點假！你爲什麼要幹下流的事，擾亂全校？」校長先生這樣問，露着極可怕的面容；可是他聽了勞爾夫的報告後，臉上的表情便完全兩樣了。說有誰故意溜進了學校謀害一個孩子，原不足以置信，校長先生也祇把牠當作捏造的事實；然而那梯子，那洞開的窗，卻又是顯明的證據呀。

假如這是勞爾夫做的，那末他一定先要離開寢室，攜着梯走過運動場，把牠靠上牆，然後再回進來把窗子打開；然而那似乎是絕對做不到的。

「先生，我看見那個人！」勞爾夫說：「他兩手着了地爬，爬到愛爾葛脫牀邊，站了起來，還拿着一個枕頭。他想悶死愛爾葛脫。他把枕頭擲下時，我高聲大喊，奔進去。那個枕頭現在還在牀邊呢。先生，我本預備捉住他的，可是他太強壯了。他搥我，把我搥到愛爾葛脫身上；以後，他們扭住了我，眼睜睜的讓他逃了。先生，他衝出去時正和火光一樣快；我想他現在一定逃得很遠了！」

聽着的孩子們的臉上都現着迷惘，懷疑，和詫異的神情；愛爾葛脫則當了校長先生的面，冷然譏笑，說誰能信得過這樣的事。

「先生，有誰想害我的呢？」他說：「嚇，那麼想才是荒謬到極點的！你知道，我和這孩子曾經吵鬧過，想來他總是要把我玩，卻想不到會鬧出這麼一個結果來。」

「愛爾葛脫，我不問你時，你應該好好的緘默着。」校長先生嚴肅地說：「全體的孩子們，回去睡！」

明早我再來細查這件事，馬上去睡！」

說「去睡」那是容易辦到的，不過要「睡着」卻是另外一件事了。睡神似乎從大多數的眼中逃掉；在四年級寢室裏，勞爾夫還被他們滔滔地問這個，問那個，最後，他只得置之不理。

實在說，大家都有點瞧不起勞爾夫了。雖然他做了大多數孩子不敢做的事，雖然那時若沒有他，愛爾葛脫或許要遇害，然而他受到的最大的酬報，就是這給人瞧不起！

但他細細一想，覺得那也是情勢所必然的。這次究竟是件極不尋常的事，人家不能信他的話，原也無足為奇。他將忍耐地等着，直等到天明，那時，如果校長先生也不信他，那便不是他的過失了。

早晨來了，早餐也過了，校長先生把勞爾夫招來，重新聽他的報告，細細盤問他；他覺得孩子的確在說實話。

但這樣祇使他更摸不着頭腦；假如那是愚蠢的惡作劇，也就容易查究；然而在他的管束之下，明明在有人故意謀害一個孩子，這卻是百思不解的奇事了。

他走到運動場上，察看那張梯子，梯子依然留在原地。他又走到圍牆邊，細心查究，牆上卻有一點血跡，——定是什麼人於慌忙跳牆的時候，手掌被牆頂上的碎玻璃片割破了。他覺得那是千真萬確的，勞爾夫的報告一點也不假，確有人曾在這裡經過。但這人是誰，又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問題了。

校長先生究竟是正直的人，他把勞爾夫的報告考慮一下後，便召集了全體學生，對他們說，他深信勞爾夫的話是絕對真實的。

「這件怪事我覺得是這樣的：我們的一位同學在睡夢中雖遇着極大的危險，但感謝上帝自德，他終於保全了他。是上帝他把萊克斯華斯催醒，叫他到窗口去張望，叫他奔去救愛爾葛脫的生命。我相信，」他溫和地繼續說：「這次的事情，一定會把這兩個患難中的主人翁成爲好友！從前我聽到了他們不很相愛的消息，心上總是難受，不過我卻望他們以後能親暱起來。」

此次的事情，雖然依舊被孩子們反覆地談論着，但公開的審問，總算就這樣完結了。校長先生把一切經過報告警察，接着便來了一個密探，他雖十分疑心，想把牠歸罪於孩子的惡作劇，但是他看見了梯子和血跡，聽到了勞爾夫的報告後，也不得不承認孩子的確在說實話，刺客的確如他所說的那樣爬到校裏來的。

但勞爾夫爲了牠卻非常煩惱。這一切神祕的經過，又把他父親的失蹤的事帶回他的記憶中了。他整日想着牠，以至自己也覺得困倦而且暴躁起來；散了課，他便高聲嚷，對嘉爾頓和華倫說，他們最好出去遠足一次，這提議他們立刻贊成了。

「你們聽着，」他們三人出發時，勞爾夫說：「這里有一點要記好；看仁慈的面上，別再提起昨天的事！對於牠，我已厭倦透了。要是我能夠，我真想把牠忘個乾淨呢！」

「說得對，老朋友。」華倫笑着回答：「待我們到樹林裏去，看能否採到些值得做標本的東西。前幾天我曾經在那里採到兩株美麗的小橘樹，一個野孩子卻走了來，把我的採集箱打翻，兩株一起被他搶去了！」

「就是那個樹林子。」勞爾夫隨口回答，他們向着清涼多綠蔭的林路走去。那里，野鳥是這樣馴順，這樣美麗的蝴蝶和蜻蜓也隨處可以捉到。

他們這里那里的漫走，領略那幽林裏的美景；不久，他們在草地上躺了下來，談起這里的風景和勞爾夫小時候所看見的有什麼不同之點。華倫仰天平臥着，滔滔地問些脫克遜大平原上的野蠻人的故事。他說：

「我想，現在總沒有印度土人留下的了。」勞爾夫卻笑了。

「多着呢；那里還有高哥斯人，他們是西班牙人的後裔，時常要和印度人打架。那里的生活很奇怪，就是在鎮上，人不帶了火器總不大出門的。」

「多有趣！」華倫說：「我想，在那里我們縱使常會遇到深夜的刺客，我也願意留着不走。」
「我說過不准再提那件事，」勞爾夫笑了。

隨後，他長久的沈默着，華倫突然問他想什麼，他嘆了口氣，

「那件事真不能使我忘懷啊，」他答道。「提起故鄉，又使我想到了……」

「你的父親？」華倫問，勞爾夫點點頭。

「那一定使你難過的，」華倫說：「我想，要是我處了你的地位，我或許要發瘋了呢。」

「別這麼說，老朋友，你定會和我一樣的。這件事，我只願上帝來理清楚牠，從前我也覺得很難過，

是聖克黎夫夫人把我教得勇敢起來了。」

「我很歡喜她，」華倫點頭說：「她是很和氣的。勞爾夫，我說，你以後還能聽到你父親的消息嗎？」
「能夠的，」勞爾夫有把握地回答：「我深信我聽得到的；有時候，華倫，那似乎很難逆料，但在我看來我的父親並沒有死，他一定會回來的！」

「然而他如果沒有死，他總不會走了出去任你孤零着的呀。」華倫反對。「我不能作那麼想。」
「他或許是沒法回來。有時候，我雖也禁不住那樣憂慮着，不過現在，我們且別再談起牠吧。嘉爾頓往那裏去了呢？」

這一問，他們才覺得他們是孤獨着的；當他們談話的時候，嘉爾頓早已撇下他們走了。

「那傻子走到那裏去了？」華倫坐起來問。

「說不定是捉蝴蝶去的。不久總會回來。」

「但這時候我們該動身回校了。他真是一個大傻子，一走出去就會迷失路！喂，嘉爾頓，嘉爾頓！
伊嘉爾頓！」

他們停着等，但沒有回音送過來；華倫站着，有點生氣了。

「蠢貨！」他說：「他遇到了危險不成？嘉爾頓，我說，你在那裏呀？」

勞爾夫說：「還是待我們去尋他吧，」說着，他倆就動身，華倫一路埋怨着；最後，他們才聽到一聲回音在答應他們的呼喚，看見他們的同伴在走來了。

「唔，你這蠢貨！」華倫開口就這樣說；但勞爾夫卻阻止了他，因為嘉爾頓的臉色已很慘白，露着驚惶的神情了。

「噯，可發生了什麼事？」他問：「看你的臉色，你好像受了驚似的。可有人恐嚇你嗎？」

「哦！可有人恐嚇我？哦，沒有！」嘉爾頓急促地回答：「多麼！誰能恐嚇我呢？我迷了路……我的頭腦昏亂！我覺得有點怕，直到聽見了你們的叫喚，才好些。」

「我們喊了半點鐘了！」華倫埋怨道：「走吧！我們要趕不上赴茶會了。」

但勞爾夫卻一言不發。他只覺得心亂如麻。他們站着的地方原很潮溼，多粘土。軟泥上面印着兩人同走時的足跡，直印到嘉爾頓從那邊走出來的矮林裏。這些足跡一部分是小孩子的，那顯然是嘉爾頓留下的了，其餘一部分是大人の足跡。

嘉爾頓雖說過他是單獨着的，但勞爾夫卻知道得更清楚。一定有人和嘉爾頓在一起的，然那人是誰呢？可不是昨夜溜到學校裏來的嗎？

一〇 忠告和誓約

「我親愛的孩子，那的確很奇怪，你自從來到英國之後，彷彿全給神祕的事情圍住了。」

勞爾夫獨自和聖克黎夫先生坐着，聖克黎夫先生問他第一個星期在校裏過得怎樣，勞爾夫便

訴說了他的各種經歷——和愛爾葛脫打架的事，以及那次半夜裏發生的怪事。聖克黎夫先生關心地聽着，當勞爾夫的故事講完後，他便說，那是非常奇怪的。

「先生，真怪，裴佛萊博士最初也不大信我的話，」勞爾夫答道：「至於愛爾葛脫，他非特不鄭重地考慮，反而說我的報告不可靠，說我到五年級寢室裏去是存心要作弄他。但是我想，」他加了一句，「他那樣說，不過要使我着惱罷了。」

「那真是很奇怪的。」聖克黎夫先生反覆地說：「還有那個孩子……」

「先生，你是指嘉爾頓嗎？」

「是的。你說，你深信地和一個人在一起，他卻絕對不承認，是不是？」

「是的，先生。我問他是否和誰在一起，他便驚惶起來了。」

「那很容易明白。我知道他的身世，或者寧可說，我是知道他的家庭的。他的父親被控着，說是犯了罪，但真怪，控告他的卻是愛爾葛脫爵爺！他假造支鈔，我記得人家這麼說。他總算逃了出去，但從此就永不能回到家。後來，大家都說他已經死了。但那或許是可能的，他溜了回來，想到校裏去望他的兒子，卻走錯了一個房間。我說那是可能的，但我不敢十分斷定。細細想來，我覺得他總不會這樣冒險。他儘可以先到了他的夫人那里，讓她再把嘉爾頓叫回來的呀。」

「我也不信那是他的父親，」勞爾夫承認着。「但我正在想起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聖克黎夫先生問。

「先生，你可猜得出？我的父親失蹤後，他的命運我全不知道。假如這就是和我的父親在斯篤林裏相遇的人，那末他總能解決這個奇案的。」

「他或許能夠，」聖克黎夫先生回答：「但那也靠不住的。我記得嘉爾頓先生是個畏怯的人，這從他的懼罪逃亡一點上，就可以證明了。想來他不會做這種事的。」

「但是他或許會的，先生。總有一個做那件事的呀。」勞爾夫堅持着。「我覺得我似乎應該去注意嘉爾頓的行動，探出他相遇的人是誰。這樣的事我幹得來！對於功課我或許不夠聰明，但這種事我卻會幹的！」

「探了出來又怎樣呢？」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勞爾夫大嚷，聲音幾乎是狂暴的了。「先生，你怎麼好把那句話問我？要是我的父親已經遇害，那末害他的人應該受刑。」

「勞爾夫，你疑心他是你同學的父親，在情理上固然說得通，但仔細一想，我就不能說你真的已把殺害你父親——假如他已被害的話——的兇手查出來了。嘉爾頓先生是不應該受處分的。現在我只能勸你安靜些，萬事總要三思而後行。你記着，你的同學所遇到的人或許是他的父親，但對於你主張嚴辦的這個罪案上，他或許一點干係都沒有。你憑了一時的血氣之勇，貿然把一個不幸的人扭上法庭，將來你總會恍然覺悟，知道他並不是你意想中的犯人了。假如我能在你的性格裏尋出一些缺點，那末，這個缺點便是你好多天來時常愁惱着的主因呢。」

「先生，也許是的，」勞爾夫毫不躊躇地承認。「然而，除非我能探出那個人，我怎能知道其中的真情呢？」

「噢，我的孩子，我覺得，現在我只能勸你審慎些；縱使你要把殺害你父親的凶手正法，你也該明瞭，這並非爲着報復心鼓動了你的緣故。你該記好那句話：『基督說，伸冤是我的本分，我願盡我的力。』你還該記好：『我們要饒赦一切損害我們的人。』」

「要是我讓凶手逍遙法外，先生，你總也不甘心的吧？」勞爾夫伸辯。「我目前唯一的事情，便是要探出我父親的消息。」

「但也切不可去冤枉別人。勞爾夫，還有一點你得注意。你說你又看見那匹馬的足跡，那末你會否想到，假如這個人就是你同學的父親，就是那懼罪亡命的人，他還敢公然乘坐着馬車嗎？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你得記着。」

「我不曾想到這，」勞爾夫承認，聖克黎夫先生點點頭。

「的確，不過在這樣重大的案情裏，這種地方也該把牠思量一番的。勞爾夫，我的勸告——我的真摯的勸告，是進行的時候，你總要十分謹慎，未進行之前，你更要逐步去審情度理才好。此外還有一點你得記住，我親愛的孩子。若說你把父親的失蹤的奇案探明了便算一生中最大的事業，那是不對的；你的最大的事業，在把你自己成爲一個高尚而正直的人，爲同胞造幸福，爲上帝尊光榮。你記得聖經上怎麼說？『這裡是給你的一面旗幟，爲了正義，你把牠飄揚遍處。』這節詩是我很愛讀的。現在，上

帝把他的旗幟賜給你，他非特要你「在他的下面前進，而且看我的分上，你還得把牠高高舉起。」必要時，你應當爲了王旗犧牲，你應當永遠在正義的旗幟下面奮鬥。勞爾夫，我是你忠實的朋友，這便是我贈給你的一點最好的勸告了。你且待上帝來把這個奇案理清，別讓報復心成了你終身的目標，因爲報復本身就是一樁罪惡。你應該把愛字當作你的口號，把正義當作你的旗幟。勞爾夫，這個你能允許我嗎？」

「先生，我願意。」勞爾夫回答，深被感動了。「我願努力做一個善良的旗手。」

「我深信你做得到的。過來和我握手。我覺得，我有你做我的朋友，真足以驕傲哩。現在，我不再耽擱你的時光，我知道伊琳定在忍耐地等你，你去和她在一起，好好地消度你們短促的假期吧。」

雖說煩惱包圍着他，但這一天假期究竟是極愉快的。他想到自己能夠做個善良的旗手，他心花怒放了。他把這消息告訴伊琳，伊琳也給他講了一個故事：從前有個少年英雄，身上負着重傷，心裏恐怕他佩帶的旗幟被敵人奪去，他把牠藏在身下，躺着默默地受苦，後來敵人尋到了他，非常惋惜，想法將他救治。她又說，那位少年英雄求他們別去搬動他，態度是這樣堅決，以至他們詫異起來了；他們不理他的話，把那垂死的肢體擡起，卻發見了他心愛而且盡力衛護着的旗幟；他們把他裹在旗子裏面，擡着走了。他死後，被他們和那面他所佩帶的旗同葬在一起，他們還對他表示着極度的敬意，因爲他是一位英雄，一位正直的人。

那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勞爾夫的心不禁更快地跳起來。隨後，伊琳又說，他也該那樣正直，做她的

保護者，在正義的戰爭中奪得勝利。於是，勞爾夫——唔，我也不必說他和她親了個吻；我知道他一向在平原上長大，未曾和女孩兒們廝混慣，像這樣的舉動，誠然是一種勇敢的冒險呢。

假期就這樣地過去，星期日也在恬靜與祈禱中消度了。星期一早晨，他回到瑪爾塞洛伯學校裏去，開始他另一個星期的奮鬥。

奮鬥差不多馬上就開始，他一到校，便被喚到校長先生的書房裏，在那邊，他遇着兩個面容嚴峻的人，他知道這就是密探了。他們把深夜遇見異客的事細盤問他，甚至說他是做夢，在夢中亂走亂撞，這使得勞爾夫幾乎忍不住他的怒火了。做夢！難道他自己不知道那次是非常清醒的？

他們把霍拉斯·愛爾葛脫也叫來，問他可看見些什麼，可想得起謀害他的大約是誰。愛爾葛脫用最難堪的態度癡笑着。

「那些話我全不信！」他佯爲正真地說：「那是一件傻事，大家忘了牠倒好，強要把牠弄個水落石出，便未免太認真。我想，那祇是萊克斯華斯自己想做一個英雄罷了。我已經把這件事告訴我的父親，他聽了只覺得好笑；不過他曾經說起，今晨他要騎了馬來盤問萊克斯華斯哩。」

「我不要他來盤問我！」勞爾夫忿然紅着臉，大聲說；愛爾葛脫又癡笑起來。

他說：「大約他總不會來；但也許要來的，反正都一樣。」斐佛萊博士嚴厲地插進來說：

「你們倆個都住嘴！我招你們來，爲的是這兩位先生或許有話要問你們，要你們回答，並不是叫你們來胡鬧的。都給我回教室去。記着，不論誰，以後別再來麻煩我！你們如果不能相愛，遠開些！」

「我偏要。」愛爾葛脫且走且說，但他的話只敢讓勞爾夫聽見。

要靜下來專心做功課是很難的；但勞爾夫卻記起了他答應過他的好友們的話了。他強制着做他當前的工作，一小時之後，校長先生又差人來叫他去；這次——剎那間，他又變得多忿怒——是愛爾葛脫爵爺盤問他了。爵爺坐在那里，和平時一樣地冷酷、傲慢，而且專橫。

「小夥子，」勞爾夫進來時，他說：「我要親自來聽這件奇事哩。」

勞爾夫躊躇了一下。他用着極大的努力，把自己克服了。假如他是旗手，他總會用和平有禮的話去回答的。他謙恭地說：「先生，我恐怕沒有多少話好說，要說的話我早已說過了；但不幸得很，我的話似乎得不到人家的信任。」

「那沒有關係。你且把事情的起端說一說，以後發生的也告訴我。」

勞爾夫服從了。愛爾葛脫爵爺帶着慍色，眼凝視着，坐了下來細聽；勞爾夫看出他正如他的兒子一樣，表面上雖裝作不信，實際上卻相信他的報告的。

「唔，唔，校長先生，」報告完後，爵爺說：「我想這定是一種半睡半醒的現象。」

「可是，先生，睡夢中我還能把梯子靠到窗上去嗎？」勞爾夫問：「剛才密探也並不那麼想，你當然也不能那麼想的。我並無這些閒情逸致來捏造謠言，我並無心思要來謀害你的兒子，只要他不惹我……」

校長先生說：「我覺得這孩子並不在做夢。」愛爾葛脫爵爺皺着眉。

「哼！孩子，你聽着！我想，那可是你的父親想來看你，嚶？」

這時，勞爾夫狂怒地跳起來，大聲說：「你不該那麼侮辱我！爲什麼你一定要侮辱我？我絕不認識你，但僅僅在我們相遇的兩次中，你就說出了那種話。我的父親請問，他怎麼像個深夜的賊？他從未幹過下流的事。我是說，他從未幹過，雖然你去替他造了那麼一個謠言！你的話全是捏造的！」

「小夥子，各人有各人的意見，」愛爾葛脫爵爺掃興地反辯。「你且聽我的教訓，專心做你的功課，努力學得一點知識後，還是回你的本鄉去；在那里，你才會發跡起來呢。」

「愛爾葛脫爵爺，」勞爾夫毫無顧忌地說：「你存心待我好，或是存心害我，我用不着知道，也用不着關心。那是你的教訓，然而那種教訓我絕對不服從的！我在這裏還有些事情要做。我要探聽我父親的消息，我要證明你說他做賊的話全是虛假。愛爾葛脫爵爺，我祇是個孩子，你儘可以取笑我；然而我知道，我不久總能如願以償的，到那時，我或者能夠明白你所以要徹骨地恨我的原因了。」

愛爾葛脫忿然大聲說：「你說那些話是什麼意思？」

勞爾夫回答：「我的意思就在我的話裏！」

這時，他旋轉身，問校長先生是否還要留他。得到了准許出去的回答後，他走向他的教室。愛爾葛脫爵爺騎了馬回家，面容慘淡，眉頭緊鎖着。

一一 苦學

「孩子們，我有一件事情要報告。」

全校師生齊在一起，舉行照例的晨禱，各級前面站着各級的級任先生；祈禱過後，校長先生並不和平時一樣叫他們回教室，卻依舊站在櫃旁，孩子們關心地向上看。是一天假期，還是一封鄰校來賽足球的宣戰書？

唉，一場空望！這並不是停一天課，也不是賽球的宣戰書，祇是一件少數最用功的學生才覺得有趣的事情罷了。

「距今一個月之後，就要舉行紐萊脫金牌的算術比賽；凡是想參加的同學，應該馬上到級任先生那里去簽名了。我相信，這一次的比賽，我們校裏總能表現出很好的成績來。去年，大家的平均分數雖然不差，但得到金牌的卻沒有；前年，開斯脫懷在四年級裏的時候，曾經得了一個。這次他不能再有與賽的權利，我只希望別的同學都來參加，努力顯一顯平日的成績。錄取在第二第三名的也能夠得到銀牌的。完了。回到你們的教室裏去吧。」

「陶勃，我說，這倒是你出風頭的機會哩。一四年級學生整隊回去時，一個孩子接着另一個懶孩子的耳朵低聲說，陶勃聽了睜大着眼，因為在所有的功課中，算術是他最靠不住的一門。」

「這比賽陶孫幹不來，」在旁聽着的華倫笑道：「他的計算方法是異乎尋常的。只有逢到喫人家的餠餅時，那才怪，他數也不用數，一下就能喫下那麼多；但如果叫他去計算——嚇，一的自乘便變作二十了！」

「住嘴！」陶孫咆哮着，「我從未喫過你的餠餅！」

「不錯，我的兒子，你永遠喫不到我的，」華倫笑。「快些去！坐到你的位置上去。你知你的坐位在那里——把第一名倒過來。」

竇鸞曼先生進來後，全級學生開始工作着；勞爾夫卻一心在繫念那預備好的獎品。固然，算術並非他最擅長的功課，但那時他正有一個極大的自信力，以為無論何人，只要把他的心思貫注在工作裏，他遲早總會成功；他又想，若能把金牌帶回家，給伊琳看看，那一定是非常愉快的呵。

在散課之後，他便截止了華倫，把那件事情詢問他。

「紐萊脫牌嗎？」華倫解釋道：「那確是很難得到的。我想，我自己雖沒多大希望，但也要去試一下。五年級的斐爾莫和斯坦第一一定會加入；至於愛爾葛脫我卻斷不定，他對於算術老是擾不清楚。唔，你若要問我，那末我覺得做的時候帶夾帶是很有用處的。」

「夾帶？」

「是呀。你總知道。什麼叫做夾帶還不懂？」當勞爾夫搖頭的時候。「啊，你這不懂事的乖乖，我記

勞爾夫說：「那是欺騙了！」華倫點點頭。

「當然是欺騙；但這種情形常有的，非特比賽時候如此，就是做習題的時候也是如此。譬如說，一個學生遲到了——爲着玩棒球或別的什麼——沒有充分的時間預備好，又不願失掉他的等第，於是夾帶就用得着了；至於老是用到牠的，也不過是少數的幾個，因爲他們是這樣懶……」

「就像陶孫，」勞爾夫試探着；華倫卻搖頭笑起來。

「不，你恰巧猜錯了。他懶得連夾帶都不用，甚至連裝腔做一點功課也不想的。而且他因爲老是坐在全級的末位，等第的失不失也全不在乎的了。」

「唔，我覺得用夾帶是卑鄙，可恥的，」勞爾夫說：「假如我不用了夾帶就做不出來，我寧可不參加的好了。」

「那是時常發生的，」華倫回答。他自己也不能算作絕對不用的人，所以看到了勞爾夫的由衷的憤慨，便不免慚愧起來。「我想那是不應該的；不過當着那個時候，人就想不到這一層了。唔，你問的原是關於紐萊脫金牌的事，那不容易得到，但也很值得去奪一下的……」

「我想去試一下，」勞爾夫低聲說；華倫卻睜大了眼。

「你唔，原來誰也不能阻止你這麼做的；不過你要認真些才好，如果你不想用夾帶的話……」

「我絕對不做那種事，」勞爾夫堅決地插進來說：「省得麻煩，我說明了吧。如果我不用欺騙的手段就沒有希望，我寧願不去比賽。」

「唔，你只要抱一下佛腳就好了。」

「抱佛腳？」勞爾夫揚起眉，反覆地說；華倫又笑了。

「連這個都不懂！碰到像你這樣不曉事的人才有趣哩！我親愛的乖乖，抱佛腳就是幹，利用你全部的時間，把一切運動、娛樂和故事書完全丟開，不論什麼時候有空，你就得去幹，整日整夜鑽在算術裏。」

「淺近些說，那便是用功了。」勞爾夫也笑起來。「只要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那就值得下一番苦功的……」

「你的話不錯，努力去幹，好運不愁沒有。真的，你這才置身於一件有價值的工作裏了。不過你如果要加入，我以為你先得聲明一下。最好去告訴寶鸞曼先生；他知道你去參加，一定會高興起來的。雖然我們不能全體得到勝利，可是他常在希望他一級的學生好好地幹一下哩。」

華倫的猜測並不錯；勞爾夫把那件事告訴級任先生的時候，級任先生非常高興。

「先生，我想去試一下，」勞爾夫說：「我想，這雖似荒唐，但至少我還能試一下，而且努力用功對我也並沒有害處的。」

「萊克斯華斯，只要誠心地努力，決沒有害處的，」寶鸞曼先生回答。他的眼光和勞爾夫的真摯的眼光相接了。

「先生，我不願用別種取巧的方法，」勞爾夫說：「假如我不能誠心地幹，我寧可不參加。」

「萊克斯華斯，這是對的。」寶鸞曼先生說時，把一手撫在孩子的肩上。「縱使你得不到勝利，然將來工作的本身對於你已有很大的用處了。你決定去參加吧。你如需要幫助或指導，別遲疑着不來問我，盡我的力幫你做一點事，那是我非常高興的。」

於是，勞爾夫便把自己的名字寫下來。有幾個孩子聽了這消息，睜大着眼。入學僅一星期的孩子，竟簽了名參加紐萊脫金牌比賽！

「不要臉！愛爾葛脫。」

「胡鬧！陶孫說。」

「不中用的！」許多孩子也這麼說；勞爾夫卻一概置之不理。一個消息使他興奮着。原來愛爾葛脫也預備參加哩。他想，假如他勝不過勞爾夫，那一定會出人意外了。

「勞爾夫，你不得下一番苦功了。」是聖克黎夫先生聽到這消息後的斷語。「能夠奪到金牌雖然光榮，但這種光榮應該從努力中去奪得的。」

「勞爾夫，你要努力用工了，是不是？」伊琳說：「我誠心願你奪到牠，正如我願你是我的哥哥一樣。」

哥哥！唔，唔；伊琳和勞爾夫都還年輕哩。將來也許不復是哥哥了，也許是……誰說得出來？

這樣，勞爾夫便開始做那華倫所謂抱佛腳的工作，那是不很容易的。一天的功課完畢後，孩子們都到外面去遊玩，或打開他們的故事書——勞爾夫很愛讀的故事書——真不是容易的事：計算着

乾燥無味的習題，把心思完全貫注在裏面，檢查着變幻不測的數字，或思索着艱難的方程式。那是極不容易的，然而總得去幹呀！勞爾夫這才瞭解工作的真義了。

需要的時候，嘉爾頓可說是一個益友，他的成績比勞爾夫好，幫助他的地方實在很多的。不過他並沒有加入，因此勞爾夫就詫異着探問，他祇是搖搖頭，嘆口氣說：

「我不願多尋煩惱。」

勞爾夫雖不會把他的懷疑向他說明，但牠們卻時常縈繞着他的心頭。對於父親的失蹤的事，他一刻也不能忘懷。他留心觀察着，看可有什麼東西好給他一些正確的線索。但聖克黎夫先生已經勸過他，勸他切不可誣陷一個並未害他或他的父親的人；想起了這，他無論說句話，做件事，都非常的謹慎。總有什麼事煩惱着嘉爾頓，這是他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既然嘉爾頓不向他說什麼，他也只得把心事藏起，強制着不說出來了。

就這樣，他和嘉爾頓一同工作着；有時華倫總要闖進來，問他預備到怎樣，或是和他比較答數。華倫自己說，勞爾夫的話使他深深受感，他決意要照他自己所謂「大方」的態度去幹，那就是說，工作的時候他不再用夾帶和指南。

遇到特別難解的問題時，勞爾夫就帶了書，走去問寶鸞曼先生。先生替他做着，解釋着，稱讚他，鼓勵他，說起他的進步和希望。

「萊克斯華斯，任何東西都勝不過正直而努力的工作的。」一天晚上，勞爾夫坐在他的臥室裏

時，他說：「你若用不正當的方法獲得東西，你就馬上會把牠忘掉；只有真心學到的你才能保持得長久，而且對於別一種學問，牠也會給你打下一個基礎。」

孩子答道：「先生，我不知怎樣才能謝你。」竇鸞曼先生笑了。

「萊克斯華斯，看到你在我真誠地學習，我已得到比感謝更偉大的酬報了。現在，你如沒有別的要問，你就回去，我還有幾封信想寫哩。」

勞爾夫站起來，收拾他的書籍，正在這時候，他把一張簿紙從桌上扔到地下。他抱歉似的俯下身，把牠拾起，不禁瞥了牠一眼，看是什麼東西——一張五元鈔票——他把牠交給先生，先生接過來，放在書桌上。

「萊克斯華斯，謝謝你。以後你如有疑問，別忘了馬上到我這里來。」

嘉爾頓在自習室裏等他，露着徬徨不安的神色，他疑懼地向勞爾夫看了一會，終於怯然說：

「萊克斯華斯，我希望你不要發怒，可是你能不能……我的意思是你不肯……」

「老朋友，說出來呀。」勞爾夫笑了。「我肯不肯什麼？」

「借些錢我，我一個都沒有了，不巧我又要用……」

「你既然要，我可以借十個先令你。」勞爾夫隨口回答，嘉爾頓面有喜色。

「你肯的嗎？啊，我真感激！我不久就可以還你。幾星期後我就會有一點錢了。」

「那很好，你且拿去。」勞爾夫把錢遞給他後，回轉身，重新做他的工作。

但現在，他的心怎麼也靜不下來了。他暗自詫異；嘉爾頓要了錢什麼用？他到那里去拿？算題彷彿紊亂起來，他終於從坐位上跳起，不耐煩地高聲說：

「討厭！老是算錯了！寶鸞曼先生教我怎麼做，我全忘記了，我要再去問他，他總不嫌我麻煩！」

他帶着書往外走。那條通教員臥室的走廊很暗，想來總是煤氣燈還沒點上，或是被誰熄滅了。臥室不遠的地方，走廊成銳角地折向右面，那裏格外黝黯。勞爾夫剛轉過廊角，突然遇到一個人，猛力地向他衝來，差些兒把他衝倒；他驚疑未定，那不知名的孩子卻早已在暗廊裏消失，慌忙地，無聲地逃掉，彷彿惟恐被人發覺了似的。

勞爾夫一面埋怨那個莽撞的孩子，一面把散在各處的練習紙拾起。他向着寶鸞曼先生的臥室走去，看見室門開着，裏面漆黑，顯然的，級任先生已寫完了信出去了。

「我只得明天來問他了，」他說：「真討厭，不先不後的，偏偏在我做得高興時來糾纏！」

他從門口轉身，聽得脚步声在走廊裏響，一段燈光從轉角處照過來。一個人正在走。隨後，一個聲音說道：

「唔，萊克斯華斯，你在這里做什麼？你無故不要到這走廊裏來。」勞爾夫發見自己已在裴佛萊博士的面前了。

一一 被竊的鈔票

和裴佛萊博士突然相遇，勞爾夫爲什麼會慌亂起來，這理由他固然說不出，但那種不自然的態度也覺得的。想來那總是爲了他給校長先生在黑暗裏碰到，而校長先生的臉上又現着懷疑和嚴肅的神色的緣故吧。

事情原來這樣，博士深知他的學生們總愛玩些惡作劇和規外的舉動，所以不期然而然地，他看起學生的臉孔來也老是非常仔細。這次，勞爾夫慌亂的神色恰被他看見了。

他嚴厲地再三盤問，勞爾夫清醒過來後，便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他，說是有一個難題他不會做，想再去請問寶贊曼先生。

「我想寶贊曼先生總出去了，」勞爾夫說完後，裴佛萊博士說：「不過我或者會把牠解釋你聽的。到我的書房裏去，待我看看你做得怎樣了。」

勞爾夫跟着裴佛萊博士，心上不免有些慌，原來他正和別的孩子一樣，對於校長先生總是懷着畏懼的心理；但校長先生卻微笑着，態度極和藹，不久就使得孩子安心起來。他把練習簿上一行行很清楚的數字看了一會，激賞地點點頭。

「萊克斯華斯，你做得這樣的清楚，我看了很高興。」校長先生說：「唔，這個地方，這里給你算錯

了——那雖然很容易算錯，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他拿起鉛筆，把那個數目計算着，一面叫勞爾夫留心看他做，一面當一個數目算出來後，詳細地替他解釋，因此勞爾夫就很容易把牠看懂了。他說了一番感謝的話，拿着書就走，走的時候校長先生對他說：

「萊克斯華斯，讓我再給你一句忠告，你能夠刻苦用功，固然是非常好；但你得記着，腦子應該休息一下的，過分的疲勞之後，你就決不會有很快的進步了。把書本丟開，在睡覺之前你去做一點旁的事——繪畫，看小說，或者不論什麼，只要你心上愛好。一個人在勞苦工作之後，那樣了可以把精神稍稍恢復過來的。」

勞爾夫對於校長先生的經驗很重視，決不願意忘記他的教訓。他回到那小小的自習室裏後，雖然還想工作一點鐘，但他終於把練習簿丟開，抽出那擱置已久的故事書，坐了下來，舒適地噓了口氣，默然讀着。

然而他怎麼也讀不下去。他暗自詫異，向他衝來的那人是誰？他在先生的寢室裏幹些什麼事？他心上很不安定，但說不出理由來。第一次被校長先生碰見，他的態度是多傻啊！像斐佛萊博士那樣和靄的人，他還用得着害怕的嗎？

這時，他又想起愛爾葛脫爵爺來了。他不明白愛爾葛脫爵爺為什麼要這樣恨他，為什麼總愛說他的父親是賊。勞爾夫不能瞭解愛爾葛脫爵爺，他真和他父親的失蹤一樣神祕。

記起了父親，他的思想又轉到他兒子的身上。他暗暗自忖：霍拉斯·愛爾葛脫會不會有得金牌的希望，他是否在靠了指南預備；他又想，要是他能夠戰勝他的敵人，奪得獎品歸去，那該多麼的光榮。但他又把自己克制住。他希望得到勝利，然並不能把牠當作真正的目標，若說得了勝利不過要使得愛爾葛脫難過，那更是卑鄙的舉動了。

「我似乎永遠在進步呢，」他沈思着：「做真正的旗手比我先前所想像的要困難得多了。」晚餐的鈴聲在響，不能再有沈思的時間了。孩子們笑着，嚷着，享受着晚餐時特許的自由；晚餐後，各級學生都回到他們的寢室裏，寂靜不久就統治着全校。勞爾夫睡得很安定，寧貼，絕不會夢想到明早會發生煩惱他的事。

可是，當各級齊在一起做晨課之前，刺心而且意外的不幸終於來了。在勞爾夫生平遇到的不幸裏，除了那無以復加的一次——親愛的父親的失蹤——外，這次要算最慘痛了。

早餐後，孩子們在進課堂之前，都擠在膳廳裏面，偷取片刻的空閒遊玩着；勞爾夫覺得有隻手搭在他肩上，他回轉身，看見開斯脫懷站在他旁邊。

「萊克斯華斯，校長先生叫你馬上到他的書房裏去，」開斯脫懷這麼說；勞爾夫一面詫異着發生了什麼事，一面隨即轉身，向校長先生的房間走去。

進去的時候，他看見斐佛萊博士和寶鸞曼先生都在裏面；他覺得他們的神色都很嚴重。「先生，你叫我來？」他望着校長先生說；校長先生點點頭。

「萊克斯華斯，是的，你進來，把門關上了，坐下來聽我的話。你知道，我和寶鸞曼先生都不願說使你傷心的話的——我想，你總承認吧？」

「先生，我當然承認，勞爾夫非常詫異地回答：「你們待我一向很慈愛的。」

「唔，現在，我卻要說些或許會使你傷心的話了，」校長先生接着說。但他遇到了那雙又鎮定又勇敢的眼睛後，便停了下來，向寶鸞曼先生說：「你說吧，好不好？」勞爾夫的級任先生答應着。

「萊克斯華斯，」他溫和地說：「假如那種話足以引起你極輕微的誤解，以為那是去懷疑你誠實的品格，那末我說了之後一定很對不起你的。」

「先生，我希望你別躊躇着不說，」勞爾夫隨即回答：「你若不說，我反覺得非常不安心！但是我知道，那一定發生了什麼意外了；如果的確是這樣，那末，最好還是馬上把牠明白地說出來。既然你不能不說使我傷心的話，可見那件事一定很重大的了。」

「牠的確很重大的，」級任先生承認着。「昨天晚上，你把一張鈔票從我的檯上扔下去，又把牠拾起來還給我，這個你還記得嗎？」

「先生，我記得很清楚的。」

「我重新把牠放在書桌上後，寫了幾封信，忘了收拾牠；出去寄信的時候，我依舊讓牠留在書桌上，回來時卻不見了。只有一個人在我寢室的階近，就我們所知道，那人便是你。裘佛萊博士曾經看見你在那裏的。」

勞爾夫惱恨地嚷道：「那末，先生，你以為鈔票是我偷的了？」寶鸞曼先生卻搖搖頭。

「勞爾夫，不是的！你別這麼生疑，我只是把我們知道的事實告訴你。鈔票在那邊，一會又不見，只有你一個人在我的寢室附近的！」

「先生，別的人也在那里！」勞爾夫高聲嚷，隨後又把如何有人向他衝去，如何走下暗廊的事說了出來，他講的時候，兩位先生都細心聽着。

「那末你一點也想不到他是誰嗎？你有沒有注意他的聲音或面貌？」

「沒有，先生。他沒有說句話，天那麼黑，事情又發生得那麼突兀，我完全嚇呆了！」

「你想不出他是誰？在那段走廊裏給你遇到的孩子你完全沒有認清？」

勞爾夫回答：「先生，沒有。」可是當他說的時候，一個思想閃進他的心裏。「嘉爾頓，他的同室同學嘉爾頓正缺少錢！那還不是嘉爾頓嗎？」

「先生，我想不出他是誰，」他回答：「我深知我有重大的嫌疑；但寶鸞曼先生一向待我那麼好，說是我或許會偷他的東西，那也似乎不易置信的吧。」

「萊克斯華斯，我且告訴你，對於那件事我們並不作那樣想。」校長先生說：「我們叫你來，爲了我們知道你的確到過那塊地方——寶鸞曼先生寢室的附近。這事須得宣布出來，審問也須得舉行，那是情勢所必然的，你既然是在寢室附近的唯一的人……」

「先生，我並不是唯一的人，」他鎮靜地回答。

「不錯，另外還有一個，你說他在黑暗裏走過你的身邊的；可是，我的孩子，除非我們能夠在那人身上發見些證據，我們所知道的便祇是你簡略的報告，那末疑心當然要集中於一個人了。爲了這，所以我們都覺得這件事未經公開之前，我們應該和你密談一下。完了，你去吧。」

「先生，像這樣的孩子會作賊，那是不可能的！」勞爾夫走後，寶鸞曼先生對校長先生說：「我敢把我的生命擔保他的行爲！」

「寶鸞曼，我也這麼想，」校長先生答道：「但鈔票已經不見，而他又是唯一給我發見在寢室附近的人。對於這件事，全校的學生或許不會像我們這樣觀察的。」

寶鸞曼先生提議：「我看還是不要給全校知道的好。」但裴佛萊博士聽了這話卻搖搖頭。

「不能，寶鸞曼，那是不能的，我們不能那麼辦。我們不應該徇私，不應該把事情隱瞞着。縱使嫌疑犯是我自己的兒子，也絕不能通融。爲大家脫掉干係起見，那是不能不宣布出來的。」

但是，當校長先生向全體宣布的時候，他的話引起了多大的震駭啊！他停了課，全校師生齊集在禮堂裏；他站在大講臺旁邊，對着學生訓話，把失掉鈔票的事告訴他們。

「那並非遺失了的，」他說：「寶鸞曼先生把牠放在很重的鎖紙底下；但回來時，卻發見鎖紙已被移動了。現在，我有兩個意思向你們全體說。想來總有人幹這件事的——有一種人或許是受了突然的誘惑才做，有一種人或許還不會明白那過失的深重。現在，且讓拿的人走出來，像一個正直的人和基督徒所應該做的那樣，對着我自承他的過失。你們得記着，那張鈔票的號數是大家知道的。既不

能把牠買東西，又不能把牠換成錢，因為縱使經過了許多人的手，第一個兌換牠的人也終究會被查出來的。

「你們還得記着，你們中間有一位同學，他對於這竊案有着特別的關係；這位同學，他知道這張鈔票曾經放在什麼地方，寶鸞曼先生出去後，他還被我發見站在寢室的附近。這位同學，他坦然說出他到那里去是爲了什麼事，他還看見一個人在暗廊裏慌忙地在他身邊走過。這位同學是萊克斯華斯，在他身邊走過的那個當然是賊了！」

這些話，校長先生用極溫和的口氣說着，彷彿已把勞爾夫從一切嫌疑中表白無罪了；可是有幾個學生，他們正如校長先生所預料的那樣，對於此次的事並不這樣觀察，而且陶孫還向着他最近的一個孩子說：

「話固然很對，但爲什麼不就是萊克斯華斯自己偷的呢？知道鈔票在那里的只有一個人呀！」
那個孩子聽了這句話點點頭。

「我再誠懇地請求幹這件事的孩子出來自首！」校長先生繼續說：「別讓我們站上了偷竊的惡名！待犯罪的人來改過自新，消除全校的奇恥大辱！現在，你們且回教室裏去，把我的話細細想一下，我深信不等到早晨過去，犯罪的孩子總會猛自醒悟，走來向我自承他的過失的！」

他們都回到教室裏；這時，舌頭全無管束了，一切談論都起來了。愛爾葛脫原是幸災樂禍的人，這次他更好乘機報復啊，有什麼方法再能使勞爾夫忍耐着呢？

「那句話才說得對啦！學校站上了污點！」愛爾葛脫向他的同伴說：「你想還有誰？這裏是嘉爾頓——你看他那副樣子！你知道，『有此父，斯有此子！』還有那萊克斯華斯，他的同室同學，『鳥，鳥，鳥同其行，物歸其類！』究竟誰是賊，那是無需多說的；偷的時候萊克斯華斯險些被給校長扭住，這才不得不造句誑，說有個人在黑暗裏從他的身邊走過了。」

回答是，「當然咯！」這些話，正如愛爾葛脫希望他聽見的那樣，勞爾夫都聽得非常清楚。可憐的勞爾夫，要他忍耐着性兒——不忘前約，做一個善良的旗手，真是不容易的事哪！

一三 衆說紛紜

這天其餘的時間，瑪爾塞洛伯學校裏只有一種風行的談話，那是不難想像的，鈔票的失竊案當然是話題的中心了。從最高級到最低級——從一年級的小學生直到五年級——孩子們都起勁地談論着；不過我得聲明一句，他們談論的意見是絕不一致的。

其中有幾個能夠辨別是非的，覺得像勞爾夫這樣的孩子會做賊，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裴佛萊博士和寶鸞曼先生便是這一派。他們以為勞爾夫所處的地位雖然可疑，然而他決不至於有這樣卑鄙的行爲。同時也有幾個毫無頭腦的孩子，說不定還受了愛爾葛脫和陶孫的挑唆的影響，便不加思索地，信口開河地，說勞爾夫有罪。

勞爾夫很痛苦——比一切可以辯白的痛苦更為刺心。他覺得他們都在向他暗投懷疑的眼色。雖然他強制着幾個知己的朋友不說，但在他們的心的深處，他們依舊相信他犯罪的。

最初，他恨不得丟開書本，回到聖克黎夫先生和伊琳那里去；但他又強自振作着，他不願像懦怯者一樣逃掉。因為這麼一來，便顯得他彷彿真的犯罪了。他要忍耐着，奮鬥着，證明他自己的無辜受曲。他還深信，這樣許會使他探出些父親的失蹤的真情來。他一面矜持着繼續他的工作；一面，在這種掙扎之中，對知友們便不免冷淡而且隔絕起來了。

至於嘉爾頓——唉，勞爾夫不能不暗暗自忖，嘉爾頓總知道這件事的底細的。他的神色是這樣古怪，這樣不尋常，這樣地躊躇不決。他想他應該把真情向嘉爾頓吐露，但一種莫明其妙的力又使他遲疑起來。他是意志極強的孩子，能夠履險如夷，固然無需自餒着；然一旦嘉爾頓成了懷疑的中心，則怯弱的他將何以堪此？

「除非我真能找到嫌疑的確證，我決不讓他知道我在疑心他。」勞爾夫沈思着。

他又躊躇起來。假如真的找到了確證，怎麼辦呢？甚至真的證明了嘉爾頓是罪人，又怎麼辦呢？說不定嘉爾頓偷了錢是供養母親的呀……

勞爾夫聳了聳肩膀，毅然把精神貫注在工作裏面。他雖深信嘉爾頓有罪，但在他那剛毅而稚嫩的臉上，卻現着一種不願把意見直說的神情，祇是當他倆偶爾在一起的時候，他才向他投一下輕蔑的眼色，以微露他的小事。

然而他並非沒有安慰他的人，竇鸞曼先生時常在等候機會，溫和地同他談話。這和靄的先生把一手輕輕放在稚嫩而結實的肩上，凜然望着他那愁雲微掩的臉，說道：

「萊克斯華斯，我親愛的孩子，我誠心在懊悔，我不該把這次失竊的事宣布出來。」

「先生，我倒並不這樣想，」勞爾夫隨即說：「假如的確有這件事，那是應該把牠宣布的。至於誰會受承認這是嫌疑，卻全沒有關係。祇想起了有這麼多的同學說我是賊，我不免有些傷心。但是你知道，我會經到過你的房間裏，而事情又這樣不巧，所以我雖然說有人在我身邊走過，也無法證明牠是不假的了。」

「我但願能夠尋出些關於那人的線索來，」級任先生說：「我若能發覺他究竟是誰的時候呵！勞爾夫，你一點疑心也沒有嗎？」

他向勞爾夫瞥了一眼。

「先生，沒有，」勞爾夫躊躇着。那句話是不真實的，他早已在懷疑了。「先生，我還是不提起牠的好，」他停了一會又說：「說是我一點疑心也沒有，那或者不大正確，但也祇是一個疑心罷了。而且，除非我能找到可靠的證據，我就沒有把牠說出的權利。我自己才是被人疑心的人，也只有我自己才知道那麼的難堪。」

「我很贊成你的意見，」竇鸞曼先生說：「我的孩子，我告訴你，我絕對不相信你作賊的。我對你抱着深切的同情，我要勸你勇敢地忍受這種磨難——我也知道，那件事對於你是怎樣地難受。請你

相信，我以後看待你，依舊要和從前你晚上來訪的時候一樣歡喜。別讓牠妨礙了你在紐萊脫比賽中的努力，別存心以爲我會疑心萊克斯華斯是賊，不再放他到我的房間裏來。」

「孩子也在疑心着呢。」勞爾夫走後，寶鸞曼先生沈思道：「他在疑心一個人。那人是誰呢？他可是在庇護嘉爾頓嗎？嘉爾頓是懦弱而頹喪的孩子——一個很易被誘着犯罪的孩子，我得暗中去偵察他才好。嘉爾頓最有可能性幹這件事的。他這樣窮，他偷了錢或者是給他的母親的。可憐的孩子！事情若的確這樣，我真硬不起心腸來責備他呵。」他停了一下，搖搖頭。「我還得學萊克斯華斯的樣。」他笑着繼續想：「他爲了那祇是一種猜想，便不把牠說出來，而我卻會無端地想到這樣的念頭，還若有其事地說某孩子犯了罪，實際上，我連疑心他作賊的權利都沒有哩。」

寶鸞曼先生重新做他的工作，腦裏卻依舊縈繞着那個思想——事情會不會這樣的。嘉爾頓把五元鈔票偷了，勞爾夫是知道的，不過爲着同室同學的關係，便默然不作一聲。至於勞爾夫呢，他聽了級任先生的話，心上很安慰，絕不會想到寶鸞曼先生在疑心嘉爾頓作賊。不久，他又得到另一個安慰他的人，那人是好心的湯姆·華倫，他向勞爾夫走來，伸出了手，熱情地喊道：

「喂，勞爾夫，你真想和我打架嗎？好狠！」

「呀？」勞爾夫睜大了眼說：「我不懂你的話。」

「唔，你爲什麼那樣不睬我？嚇，你以爲我沒有注意到嗎？你坐着那里發着呆，猶如一隻正在換毛的老四喜鵲。喂，你別這麼傻，別爲了這些壞蛋的胡說亂道便儘是惱！你知道那不過是愛爾葛脫和愛

爾葛脫的同黨，陶孫和陶孫的同黨在搗鬼罷了。他們老歡喜投井下石，但總有一天石子會落到他們自己的身上的。你別躲躲閃閃地真像幹了壞事，且和我到運動場上去吧。」

「別的同学都討厭我，我不願到被人討厭的地方去。」

「廢話！傻透了的廢話！」華倫駁道：「我不討厭你！我要你把投索的方法教我，教得和你一樣熟。我怎麼也投不來。前幾天我試過一次，不料一下就打在倍脫·斯坦第的眼上，差些兒把牠打瞎了；他拚命追我，一手按住受傷的眼，一手憤怒地揮着，你若見了那樣子才覺得好笑哩！我一面逃，一面陪罪，安然逃到自習室裏，把門鎖了起來；他站在外面，踢着板壁，說我是一段木頭，一隻鷺，一隻催耕鳥，以及一切美麗而好聽的名字，他還要把我請出去，和他在地板上打滾。我哀求苦戀着，想把這一場禍水掃盡，那知總是掃不盡。那時，幸虧開斯脫懷走了來，對他說，他若再不停止，他就要去報告先生，說是他踢壞了壁上的油漆，他這才軟下來了。從那天以後，我避着不和倍脫見面，他的眼睛底下還留着一個美麗的疤哩。勞爾夫，走吧。請你教我，擲的時候你怎麼不把別人的頭擲掉了的。」

於是，勞爾夫便任他領到運動場上。雖然有幾個孩子向他投着懷疑的眼色，慢慢地離開他，可是有幾個卻和華倫的意見一樣，以為在事情未經證實以前，決不能毀謗勞爾夫的，因此他們都圍繞着他，使他知道他們是他的朋友。

意見是這樣分歧，於是瑪爾塞洛伯學校裏便分成了兩派：一派是袒護勞爾夫的，一派是反對勞爾夫的——一派以湯姆·華倫做首領，另外一派的首領是霍拉斯·愛爾葛脫，霍拉斯·愛爾葛脫

小爵爺貴人的兒子

愛爾葛脫看見勞爾夫並沒有如他所願地被校裏除名，心上很不滿足。他看見有幾個孩子不承認勞爾夫是賊，他便打定主意，要是辦得到的話，總要把他們的意見改變過來。

「我如能證明鈔票的確是他偷的，」他沈思道：「逢到好機會我就能安置他了。」

一個星期的時光就這樣過去，星期六的一天節假也快要來了。在勞爾夫經歷過的許多星期裏，這一個要算最難受——他用盡了意志的堅強的力，才能夠抵抗而且克服這些困難和誘惑。

是星期五的下午，勞爾夫離校之前，在自習室裏整理書籍——好潔是他的習慣——嘉爾頓走了進來，和往日一樣地現着不安的神色。

「勞爾夫，一星期總算過去了，你快樂嗎？」他默然站着，向他的同室同學望了一會，然後這樣問。勞爾夫點頭回答：「是的；不過有些難受吧了。明天我想休息一下哩。」

「他們都懷着惡意，想證明這張鈔票是你拿的。他們不該這樣誣蔑你。我知道你決不會拿的。」
「你知道你怎麼知道？」是悲憤中的和平的回答。

嘉爾頓有些慌亂了。

「噯，因為……你不知道……因為……你當然不會做那種事的。」

「謝謝！」勞爾夫說：「聽你說那種話才覺得高興哩！」

但是，唉！他暗暗自忖，嘉爾頓是不是確有使他懷疑的地方呢。

嘉爾頓一面說，一面從袋裏掏出十個先令來。「這是我向你借的十個先令。我很感激你。」

勞爾夫冷然望他，並不想接受這些錢。

「嘉爾頓」他靜靜地說：「我記得你說過，你一時不能還給我。」

嘉爾頓似乎更慌了。

「我記得的，可是我……我現在能夠還你了。」

「你怎麼得到這些錢的？」勞爾夫問。

他的同學更不知所措了。

「我從……我是說，我……爲什麼你要那樣問？」

「嘉爾頓，我要告訴你，雖然我並不想告訴別的人，」勞爾夫沈下了臉說：「這星期的頭幾天你還沒有錢，現在你倒會把十個先令還我了。你從那里得到這些錢的？你可拿了那張五元鈔票？」

嘉爾頓默然站着，向勞爾夫望了一會，他那蒼白的臉漲得緋紅，憤怒地大聲說：

「你是什麼意思？你以爲我偷了那張鈔票？你當我是賊？萊克斯華斯，你不該說那種話的！你會否

發見我說過一句謊？」

「發見過的」勞爾夫冷然說：「我發見過一次。」

嘉爾頓問：「什麼時候？」

勞爾夫答道：「上星期在樹林裏。你說你獨自在那邊，可是我知道有個人和你在一起的。」

「那是謊話」嘉爾頓粗暴的說：「那邊一個人都沒有，你沒有權利可以說有個人是和我在一起。」他彷彿恐怖得全然發了狂。「勞爾夫·萊克斯華斯，我知道你那句話的意思了！你偷了鈔票，卻要想把責任推到我的身上來。我們決不能再做同室同學。我恨你！」

嘉爾頓說完就衝出去，呼吸全被憤怒和悲傷塞住。勞爾夫站在那里，目送着他，悔恨比憤怒更占有了他的心。

「可憐的人！」他喃喃自語：「我不該那麼說的。這只證明了人的犯過是多麼容易，假如他不時常謹慎的話，我也許錯怪他了。」

他停頓着他的眼睛瞥見了嘉爾頓放在桌上的錢。假如他錯怪了他，那末嘉爾頓究竟在那里得到這些錢的呢？

一四 河邊

「我不該同他那麼說的。」

勞爾夫離開了自習室，在走廊裏走的時候，默然這樣想——嘉爾頓的使氣和誣蔑他的話，他一點也不覺得忿怒了。

他的耳朵裏來了一陣含糊的聲音——誰在那邊賭氣地哽咽着的聲音；他停下來，沿着走廊窺

視認出那是他從前的同室同學。嘉爾頓全身倒在地，大聲悲號，彷彿他的心已經碎了似的。

勞爾夫再也忍不住——他向他走去，將一隻手放在躺着的孩子的肩上。

「嘉爾頓，」他溫和地說：「別哭。我傷了你的心，我們鬪了意氣，我非常後悔。我不願那樣對待你的。你願起來和我握手嗎？」

「不願！」嘉爾頓斷續地回答：「給我走開，我不需要你！你是我唯一的同室同學，而現在你竟說我是賊！我從沒有說過使你傷心的話！上次陶孫說你偷鈔票，我還和他爭辯，說他在撒謊，他打我，我並不放在心上，因為我那時正想替你辯白，而現在你竟說我偷的了！」

「來和我握手吧，」勞爾夫懇求着，覺得自己錯了。「我很對不起你。」

「你早該知道被誣作賊是多難堪的，」嘉爾頓繼續說：「你不是我的同室同學……雖然你的氣力大，我的氣力小，我不管……我不要你做我的同室同學！我知道我的父親被誣作賊，但那是確實的……他從沒做過壞事……我知道人家都在輕蔑我，然而我並不是賊……我從未偷過東西；至於你，既已聽見愛爾葛脫在誣蔑你的父親，又受到人家的責備，你就得待我和氣一點的。」

「好了，我早已說過我對不起你了。你願意和我握手嗎？」勞爾夫又說：「我接到聖克黎夫先生的信，他對我說，請你和華倫明天到他那里去，你願意去嗎？」

「不去，」嘉爾頓回答：「那種有賊父親的孩子，那種你以為做賊的孩子，你是不需要的。勞爾夫，萊克斯華斯，給我走開。除非你已證明你做錯了事，我們再不能成為朋友。到了我能向你辯白我並未

偷鈔票的一天，我們再做同室同學也不嫌遲的。」

「而且，」他坐起來繼續說：「你說我和一個人同在樹林裏，那是下流又下流的誑話！那是假的，是你捏造出來的。現在……你給我走，尋你心愛的同室同學去。說不定我們還得同在一室的，但是你儘可放心，以後我決不再常在你的面前，以致討你的厭了！我不願交朋友，不願原諒你，更不願把我說過你偷的話收回來——縱使你打我，我也不——我知道你氣力非常大，想着要打就可以來打的。」

「我真對不起你。嘉爾頓，我怎麼也不願打你，」勞爾夫回答。「我們不能再做同室同學，我心上真說不出的悲傷呢。過了星期日，你總會把你的態度改變轉來吧。」

「我永不願改變我的態度——永不——永遠不！」嘉爾頓大聲說着，跳起來就走，騰下勞爾夫獨自走他的路。他對於這孤零，悲哀的孩子的確懷着真摯的愛慕，他想起自己說了那種使他這麼痛苦而傷心的話，也真心地在後悔呢。

「喂，萊克斯華斯！你和嘉爾頓幹了什麼來？」不多時，華倫在運動場上遇到了他，便問：「剛才他從這裡衝過，彷彿練習跑步似的；我問他有沒有看見你，他說，你的事他一點都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你到底幹了什麼使他那樣惱恨了？」

「我們鬪了一點意氣，」勞爾夫答道：「老朋友，不要把那件事問我，我不願再提起他。我祇希望他下星期平靜下來就好了。聖克黎夫先生問起我，明天你可願到他那里去，和我同玩一個下午。」

「一隻小鴨若得到了好讓牠撲撲小翅膀的池塘，牠還會不愛潛水的嗎？」華倫笑着說：「我的

親愛的人，我真願插着電閃似的翅膀飛來呢。不過我先得回去對媽說一聲，否則她要望牽我的——以爲我遇到了意外或別的什麼。一個人總不好把這些地方忘記的哪。媽若答應，我馬上可以來……同學們鈴聲在響了。萊克斯華斯，我要去叫他們排了隊預備點名，我走了。」說着，他便飛似的走了。

一晚上過去了，第二天早晨來了也過去了。嘉爾頓一點都不給勞爾夫以和解的機會。他臉色蒼白，神情很可憐，但意思非常堅決——勞爾夫已傷了他整個的靈魂，他不願——實在也不能——忘卻或原諒勞爾夫的過失。

離別的時候，嘉爾頓依舊躲着不和勞爾夫見面，他覺得，他們用不到互道再會的了。勞爾夫向聖克黎夫先生的家裏走去，失望而且納悶。

然而，在那歡樂的家庭裏，失望與煩悶是站不長久的。這初見面時的問候，聖克黎夫先生的熱情的握手，聖克黎夫夫人的微笑，伊琳走來招他時候的細步，全都融合在一起把每個悲哀的思想趕走，把溫暖的陽光帶上他的心頭了。

他講起失竊的事，講起他如何成爲嫌疑犯的經過，這時候，他四周諦聽的人表示着多深切的同情啊！伊琳和聖克黎夫夫人都笑起來，但同時也非常憤慨，竟有人敢於疑心，甚至片刻的疑心，以爲勞爾夫有作賊的可能！

但聖克黎夫先生卻現着嚴肅的神色，他知道這件事對於勞爾夫是多麼難堪，他知道勞爾夫身受到的是多大的一次審問。

「我的孩子，不要怕，」故事講完後，他說：「這件事雖然使你難受，但真情總得會出來的——在我們這個世界裏，這原是常有的情形。但現在，」他繼續說：「關於你的朋友——我希望他們今天能夠來。」

勞爾夫答道：「先生，華倫會來的。」聖克黎夫先生問：「嘉爾頓不來了嗎？」

「不來了，先生，他不答應我，」那時，勞爾夫並不把他和嘉爾頓爭吵的事說出，他只願給聖克黎夫先生一人知道；聖克黎夫先生也看出其中必有不尋常的事，便不再細問他了。

不多久，勞爾夫和伊琳一同出去，他又得把一切經過給她覆講一遍，她坐着細聽，睜大了閃光的眼，尤其是當他講到寶戀曼先生的態度的時候。

「我真想去吻他呢，」她說：「他是一位和靄的人！」勞爾夫乘機說，她要吻寶戀曼先生是辦不到的，還是和他親了個吻吧！——顯然的，勞爾夫對於西方的風俗已經很熟悉了。

這時候，湯姆·華倫一面高聲歡呼，一面向他們走來。他早已到了聖克黎夫先生的家裏，聖克黎夫先生歡迎他，叫他到花園裏來和他的好朋友們相見。伊琳被介紹了——實際上，她從前就認識他的，但那也沒有多大關係——華倫的態度很大方，見了女孩子一點也不臉紅——可見他是個聰明的孩子——他們三人盡情地玩着，直玩到餐鈴在響，便……

唔，唔，用不着多說了，總而言之，他們喫飯的時候非常快樂，而且顯然的，他們都有很大的食量。飯後，他們一同出發，沿着河岸散步——那邊的風景很美麗，乃伊琳最心愛的所在。那邊，樹木是這樣茂

「壞蛋！」華倫不平地說；伊琳把勞爾夫的臂挽得更緊，彷彿叫你不要介意的。

「壞蛋！」華倫又說：「你如果是在運動場上，他就不敢這樣了；你只要看他坐在船裏的那副神氣——好像除了他誰都不會划槳似的。」

「他還划不來呢，」勞爾夫笑。「不能那麼划的。他把牠當作了風車的翼子，一上一下地撥，所以一撥便撥成一個圈兒了。」

「唔，」華倫問：「你划起來怎樣的呢？老實說，我也是這麼划法的呀。」

「那是不正當的方法，那應該向左右划的。他若依舊那樣亂划，一定要落水了。」——這時，勞爾葛脫異想天開地把槳一撥，船身便側到一邊去——「你看，他的槳已經脫手了！當心！」——他提高了聲音——「當心！他落水了！」

是的；警告來得太遲了。勞爾葛脫伸手去撈他的槳，小艇突然一側，船底翻了身，把孩子掙到水裏去了。愛爾葛脫不會游泳——勞爾夫一看就知道的；他趕忙脫下外套和襯衫，縱身入河，緊追他的仇人——河水直向波濤洶湧着的倍克脫開流去，流得這樣快！

那是一次艱苦的奮鬪，勞爾夫幸虧被流水帶着一直向掙扎着的孩子衝去，不久就把他追上。他挽住他的手臂，正想奮力地游回河岸，卻看見華倫已經在他的旁邊，預備幫助他了。

他們把愛爾葛脫夾在中間，經過了極大的奮鬪，才能游到河邊。因為河水一路洶湧着，狀如巨人的手掌，想抓住了他們，使之同歸於盡。他們雖斜着身子游，但依舊沒用，他們未遊到岸上的時候，還險

些兒被衝到流水激奔着的地方，那邊正觸目地豎着一塊警告牌，上面寫着「危險」兩個大字。

但他們終於脫了險；愛爾葛脫被他的同伴們帶着走掉，華倫和勞爾夫全身溼淋淋地，也只得奔回聖克黎夫先生的家。伊琳跟在他們後面，催他們趕快走，不必停下來等她。

只要一想起這件事情，勞爾夫得了華倫的幫助，終於把他的仇人霍拉斯·愛爾葛脫從生命垂危中救出來了！

一五 遺失的皮夾

勞爾夫·萊克斯華斯非常納悶——他把他的皮夾遺失了。遺失皮夾原非值得悲傷的大事，因為只要出了相當的代價，就可以另外買一隻來了；但勞爾夫卻悲傷着，極度地悲傷着。

因為這隻皮夾不比別的那樣可以買得到的。這是他父親送給他的——在他受到的他的禮物中間，這是最後的一件了——裏面有不少東西，最寶貴的要算慈母的遺影，和父親在寄贈禮物那天寫給他的信了。勞爾夫夙性孝順，一旦受到了這種損失，他當然要悲傷起來，極度地悲傷起來了。

他救了愛爾葛脫回到聖克黎夫先生家裏後，就發見了這個損失。他本在觀賞新從照相館裏寄來的伊琳的照片，伊琳送了他一張，請他保存着。你想，像這樣的一種禮物，除了把他藏在皮夾裏外，他還有什麼地方好保存呢——那知皮夾已經不見了！

他發覺這個損失時，伊琳看出他臉上的變化，便問他爲了什麼事情。他的面色非常慘白，華倫見了也不免詫異，他想，像這樣豪俠而明達的孩子，爲什麼爲着一件極小的事就會現出頹喪的樣子來？但那時候，華倫非特父母俱存，並且還有許多朋友，所以他和勞爾夫便迥然不同了。他不懂孤零的在世界上是怎樣一種滋味，他不懂孤零的人爲什麼要珍惜他們朋友的遺物，懷念他們歡樂的時光。

「你把外套脫在河岸上時，牠或許是從你的袋裏滾出去的。」他點醒着。「我們且去找牠一下吧。」他們便一同出發了。

在途中，華倫沈思道：「他彷彿在刺心的難過呢。」此時勞爾夫非常焦急，一句話也不說。

然而沒有——沒有什麼皮夾給他們尋到。他們在繚路上細尋了一會，又走進樹林，走到他們午後休息過的地方；然而連皮夾的影子都沒有。最後，華倫說，就是再尋也沒用的了。

「也許你沒有把牠掉在這里，」他說：「否則一定有人見了牠把牠拾去了。有你的名字在裏面嗎？」

「有的，」勞爾夫答道：「但他們不會把牠送到我這里來的。他們怎能知道勞爾夫是誰？他們怎能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呢？我恐怕永不能再見牠了……而且……而且……」勞爾夫的話突然中斷，再也不能夠把牠說完。

「噯，勞爾夫，走吧，不要那樣了！」華倫安慰着。「無論如何，你還能懸了賞徵求牠哩；拾到牠的人

定願把牠送來了領賞的。一隻舊皮夾並不是貴重的東西，人家總不至於藏着不還給你。」

「不錯，牠只有對於我才貴重的。」勞爾夫一面承認，一面向四周瞥了最後的一眼。「唔，再留在這裡也沒用了，天又漸漸的暗下來，我想我們還是回去吧。」

他們倆重新回到家裏時，聖克黎夫先生等已在切望着，急於要知道皮夾有沒有尋到，勞爾夫愁悶地搖着頭，他們的心上都充滿了深切的同情。

聖克黎夫先生問：「勞爾夫，我說，你是否斷得定，從校裏回來時你的確把牠帶在身邊的？」這一問才引起一線希望的光了。勞爾夫原不敢十分斷定；他祇是想，他總該帶在身邊的——他一向總從脫下的外套的口袋裏把牠取了出來，再放到那件預備穿上的口袋裏去的。下午離校的時候，他把制服脫下，因為他覺得總該帶牠在身邊的了；不過也不敢十分斷定，到底有沒有從制服口袋裏把牠取出來。

他是這樣地焦灼，煩惱，晚上所有的歡樂全都消散了。華倫一面辭別了回去，一面依舊在暗自思量：勞爾夫·萊克斯華斯雖然是怪僻的人，但說不定裏面有着特別的原因，否則遺失了一隻皮夾又何必這樣煩惱呢？

華倫走後，伊琳走來坐在她朋友的身邊。她是一個熱情的小友，很想做一點事使他快活，她低聲地，向他反覆的說，她對他懷着極深的同情，皮夾或許還被留在校裏，就是真的遺失了，也總有人拾到了的，好在聖克黎夫先生說過要去登報，那末拾到牠的人看見了那個啓事，定會把牠還他的。

隨後，她又談到那天勞爾夫那天所做的事，她說，他做了愛爾葛脫的救命恩人，她很是快樂；他既能以德報怨，將來一定會得到勝利。勞爾夫這才把遺失皮夾的事忘掉，高興起來了。

「伊琳，我不得不那麼做，」他說：「人家在危急的時候，我們不該停下來細想，他們是我們的朋友，還是我們的仇人。這一次，我雖然受到極大的損失，但也不得不那麼做去。」他悲傷地繼續說。她說：「你又想起你遺失的皮夾了嗎？」他點點頭。

「是的。脫下外套的時候，我一定是把牠從口袋裏摔掉了的。」

「唔，總有誰拾了牠的，說不定星期一就會送還你呢。」

他切望地說：「假如他們真的拾了牠，我希望他們不要把牠打開，玩弄裏面的東西。」她笑了。

「噯，勞爾夫，你多傻啊！如果他們不把牠打開，他們怎能知道牠是誰的呢？你爲什麼要這樣顧慮呀？你又不便給人看見的東西在裏面嗎？」

「哦，沒有，沒有，當然沒有！」他隨即回答。但那句話是不真實的。他不能把牠解釋伊琳聽——就是他自己也不大明瞭——他只覺得皮夾若被別人的手觸到，裏面的東西被別人的眼看見，他心上總是非常不願。

第二天早晨，天剛亮，勞爾夫就起了身，走到倍克脫閣附近。在早晨清新的空氣中，他獨自這里那里尋着，比昨晚更加仔細，可是並無多少成績，那邊連皮夾的影子都沒有。然而——他停了下來，他的神經震撼着——定有人乘了馬車經過這條繹路的吧。在盛滿露珠的泥土上，車轍和馬跡印得極清

楚，而且又是那輛用左前足跛的馬拖着的輕車留下來的——這些有關他父親的生死的痕跡，這些他好久沒有看見了的痕跡喇！

他停着四顧。今天是星期日——和諧，安閒，而且靜謐的日子；但這時候，勞爾夫的心裏卻滿是煩惱的思想。他應該去追尋這些踪跡！牠們縱使不能夠引他到父親——唉！他確信他的父親已經死了——遇害的地方，但也許會把他引到兇手那里去的；然後……然後……

和諧而低微的鐘聲從遠處教堂裏傳來，召喚那第一次的晨禱。牠們彷彿在向勞爾夫低聲密語，遞送着信息；但不久，這些聲音他完全聽不見了。不管星期不星期，他無論如何要去尋踪覓跡！

他沿着繹路走，眼睛注視着地面——過了奔騰澎湃的倍克脫開，踪跡愈益顯明，希望在他緊漲的心裏湧起。這追尋正適合他的天性與祈願，他彷彿又置身於綠草無邊的野原上了。這次他總要把真情探出——至少也得探出那駕御跛馬的究竟是誰來！

無聊的希望！無聊的思想！踪跡雖印得很清楚，不間斷，但繹路從倍克脫橋折向大路道上後，過去便是堅硬的石路，所有的踪跡也完全看不出了。又是一次失敗！勞爾夫頓時起了陣悲哀，突然的，絕望與孤零的悲哀。他坐在那介乎道路與河流間的壓山牆上，流着淚哭。他不能自禁——他覺得這樣地沮喪，這樣地厭倦，連聖克黎夫先生和伊琳的影像也不能把這愁思趕走了。

但寺鐘依舊在響，牠們的諧聲緊叩着他的心弦。有時候，哭對於孩子也並不是椿壞事，你只要看，現在勞爾夫果然平靜得多了。他壓下了柔弱的情感，挺直了胸膛，向聖克黎夫先生的家裏走去。要不

然，他的不告而走如果被他們發覺，他們定會疑心他遇到了什麼意外事的。

但這一天早晨，他的奇遇還沒有完結哩。回來時，在那很遠的右面，剛巧是矮林向公地蔓延過去的地方，他看見兩個人在走路——一個大人和一個孩子。他看得非常清楚；從前，他生活在一望無垠的，生命的安危全繫於日力的平原上時，他的眼睛早就有了訓練，所以這次他們雖然那樣遠，然而他依舊能夠認出來，孩子是他從前的同室同學，嘉爾頓——嘉爾頓和一個人除了他的父親外還有誰呢？他頓時忘記了聖克黎夫先生的忠告，轉出一個念頭來了——跛馬的足跡，親愛的父親的失蹤，和那人可有些關係在裏面呢？

慢騰騰地，勞爾夫回到他恩人的家裏。他焦灼，煩惱，不安的情緒重新湧上他的心頭。然而這一切都是被遺失鈔票的事招惹出來的。

星期日那天，勞爾夫看來真是個磨難的日子。就是那靜穆的教堂，教堂裏的莊嚴的祈禱室，和諧的樂聲，以及燦爛的窗扉，今天也彷彿與往日大異了。那彷彿是蘇丹在和他搏戰，在低聲對他說，歸依基督是沒用的——那條路過於險峻，祈禱也過於渺茫了——還是把為善為義的妄念丟開，跟別的孩子如陶孫、愛爾葛脫等學樣吧。

誘惑真的在來了。他想，他能夠重度那往日的的生活，享受野原上一切自由的時候，上學簡直是優透了的事。是的，勞爾夫是被誘了。他覺得這天他一點好處都未得到——一切為善的努力似已盡付於東流——他縱使不到教堂裏去，說不定也會和平日一樣毫無損益的。

甚至伊琳也不能使他快活。失望的思想，愁慘的思想，疑慮的思想，全都接踵而來。這時，勞爾夫彷彿天堂歷程中的基督徒那樣——他在暗谷裏一面走，一面受着惡魔們的襲攻。

聖克黎夫先生或者懂得他的心事——他彷彿什麼都懂得的——那天晚上，合家跪在一起祈禱的時候，他便特地爲着那些忍愛拒誘的人們祝福。對於勞爾夫，這真比旁的一切都要有效。那彷彿在勉勵他，告訴他說，他就是受着誘惑也不要緊，因爲用了從祈禱中獲得的力量去抵抗，他總會把牠克服了的。

星期一的早晨終於到了——他由衷地覺得他急於要回校，這還是第一次哩。他動身的時候，答應寫信，給他的朋友，讓他們知道皮夾是否在別一件外套的口袋裏。

途中，他遇見華倫，華倫問他有沒有把皮夾尋到，他搖搖頭，表示牠依然無着。

到校後勞爾夫，匆匆走過運動場，一直奔進寢室。制服在他的箱子裏，他摸了一下口袋，皮夾赫然在——安然無恙！現在無需再煩惱了！他是把牠留在校裏的，他是一向安然無恙的！

華倫跟着他進來，嘉爾頓和別的五六個孩子也早已在裏面了。他進來時，嘉爾頓一點都不理他。「你這傻子，到底給你尋着了！」華倫笑道，「你原來把牠留在這裏的。昨天，你像遺失了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似的儘是無謂地惱，還急得渾身發抖，惟恐人家拾了去把牠打開來……」

華倫的話突然中斷。一個孩子走過，無意間撞在勞爾夫身上，把皮夾從他的手裏撞下，皮夾便在華倫的腳邊跌了開來，那知一跌開，裏面卻有一件東西飄落在地板上了。每個孩子都看得清清楚楚。

一六 厄運

一張五元鈔票！

牠躺着，面朝上，寢室裏沉默了一會。勞爾夫呆立如木鷄，向着那累人的東西儘是看，每人的視線都集中到他的身上。那時如有人現着犯罪的樣子，不消說就是勞爾夫了。事情是這樣地不可料，這樣地不可解——最不幸的是，雖然誰都不說話，但他已看出了他們在思量些什麼，他知道他們在把他當作賊，當作撒謊的人。

至於華倫呢，他站在那里，張大了嘴，睜大了眼，彷彿不能相信他的感覺似的。勞爾夫的急於要找尋皮夾，原來爲了這個緣故！愛爾葛脫也走進來與分這件事，還說些「有此父，斯有此子」一類的奚落話。華倫這才惡狠狠地向着他，冷然說：

「住嘴，你這壞蛋！他星期六救了你的命，你無論如何也不配談論他！」愛爾葛脫聽了這刺心的申斥，只得紅着臉退下去。

鈔票依舊躺在那里，華倫俯下身，把牠拾起來，大家怔得連移動都不能了——他把牠遞給了勞爾夫。

「萊克斯華斯，」他用低微而鄭重的聲音說：「那沒有多說的，鈔票既然在你的皮夾裏，你總也知道這對於你是怎樣不利的了。不過我還有一句話要說，而且是非說不可的，就是，我決不相信像你那樣的人真會幹這樣下賤的事。我和你原是要好的同學，假如有人問我的意見，我當然說全校中除了你，誰都不能使我更敬重更信任。可是現在，事情既已發覺了，我就顧不得我的好友會遇到不幸，我只能盡我做級長的責任，把這件事給校長先生知道，因為縱使我不去，別的人也會去報告的，而且這又是我的責任呀。」

「你總不相信我偷的吧？」勞爾夫噁噁着。事情彷彿是這樣地可怕，以至他的理智的力橫被剝奪，堅強的意志也頓時喪盡了。這或者祇是暫時的狀態，也未可知：說不定固有的剛毅馬上會甦醒，他馬上會勇敢起來的。原來最偉大的人們有時也不免要畏怯——爲了那訕謗或懷疑的可怖性而畏怯着——常人又老是把疑心放在不公正的一面，以爲畏怯就是犯罪者天良的表現，而且不經細審，便貿然把他們定讞了。

「你總不相信我偷的吧？」他噁噁着，彷彿在懇求華倫別把他當作那壓下賤似的。華倫卻鄭重地答道：

「萊克斯華斯，我根本不在想起那件事，我不願意想起牠，因爲，假如我想起了牠，我或許會想到不公正的路上去的。我只能就我所知道的去做。你說過你遺失了皮夾，爲了牠你還非常着急。你又親口對我說，假如有人拾到牠，你希望他不要去看裏面的東西；而我，用着我自己的眼睛，卻又看見你的

皮夾裏落出了這張鈔票，我想，牠或許就是寶鸞曼先生所遺失，而你自辯沒有看見的。我不得不把這些給校長先生知道。但事情要使我不得不這樣做，又豈是我的本願呢？」

這時，他的固有的意志甦醒了。原來勞爾夫的自我並不會離開他呵。他泰然而且鎮靜地說，全寢室的人都能聽到他那悲愁的語音。

「華倫，謝謝你。你的友情使你覺得盡責是件苦事，這個我不能不感激。而且我還十分明白，雖然這不幸的事已輪到我身上，你對於我卻決不至放棄了那種友情的。我知道我所處的地位是多麼壞，我在這里結下了冤家，但他們這樣地作弄我，也未免太狡猾了。」

就在他說話的時候，他看見嘉爾頓站在那里，面容慘白，神色很慌亂，於是一個思想又突進他的心頭了：這件事可是他做的？他彷彿在躲閃他的目光呢。勞爾夫僅僅躊躇了一會，隨即繼續說：

「爲要證明我感激你的友情，我情願做一件事，那便是我來代替你負報告的責任。假如你能等到祈禱過後，我就可以當着全體同學的面，向校長先生自首，那時，我的話你也能夠聽見了。」

華倫遲疑了一會。他本不願幹這個差使，勞爾夫既肯自首，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很好，」他說：「你願意那樣做，我也不反對；同學們聽我的話，」他轉向了別的孩子們，繼續說：「看仁慈的面上，請你們把這事暫守秘密，否則牠會蜚揚到全校的，我們的級譽如果有了什麼損失，那可不是好玩的事。從前，我們或許太頑皮一點，但這樣的事卻一向沒有的；現在想來，與其級裏會發生這樣的事，我寧可去幹別的一切壞事呢。」

他一面說，一面轉身走，別的孩子都懶洋洋地跟他出去，賸下勞爾夫孤獨地留在那里——孤獨地留下，伴着他的皮夾，和皮夾裏落出來的鈔票。

不，他並不孤獨，因為嘉爾頓還依然站在那里，帶着先前那種半驚半愁的神色，向他注視；最後，勞爾夫也覺察到他在面前，便旋轉身去望他。

「哦，」他說：「你要什麼？你爲什麼不和別的人一樣走開？」

嘉爾頓退後了幾步，彷彿受驚似的。

「這次又是你，」他低聲說：「我一向以爲是那樣高尚而善良的你，你拿了牠，卻還厚得起臉來問我可會拿，想把責任推到我的身上啊，萊克斯華斯啊，我這才知道天下決沒有像你那樣卑鄙的人了！」

勞爾夫沈下臉，向他凝視了一會，說：「嘉爾頓，我若依舊疑心是你偷的，你便怎樣呢？我若依舊要問，把鈔票放在我皮夾裏的是不是你，那末你又怎樣呢？——那是一定的道理，總有人把牠放在裏面的。可是爲了星期五我對你說了那句話，你便這樣做了？」

於是嘉爾頓向前衝去，憤怒得彷彿發了狂。

「你敢，勞爾夫·萊克斯華斯……你怎麼敢？你想用了那種方法卸清你的責任，把牠推到我的肩上來嗎？勞爾夫·萊克斯華斯，別人走了，我所以留在這裏，原是爲的想給你一點貢獻——想讓我來承受這個責任，承受這個你存心要推給我的惡名。同學們都當我是賊的兒子，那末縱使我被除了

名，也並沒多大關係。我原想對你說，這件事是我做的，是我把牠放在你的皮夾裏的；我所以那樣想，為的是你一向待我好，而且你雖然說過那種話，心上卻還仍願恢復我們的友情。萊克斯華斯，我原預備那樣做的，但現在，我不願意了。你既然這樣卑鄙，我也不願那樣做了。」

「嘉爾頓，不准再說。」勞爾夫答道：「你存了那種心腸，我當然感激你的仁愛。可是你會否想到，我怎麼也不願意做那種人的嗎？為要使自己免於不幸，便讓你去撒了誑承受惡名，這種人我不想做！那件事若是你幹的，你去自首也好，瞞着不說也好，都隨你。但假如你沒有做，你就不應該說是你做的，那用不着多說的了。」嘉爾頓轉身走的時候，他又繼續說：

「從前我若疑心了你，誤解了你，那原是我的過失。我知道一個人被人誤解是多麼容易的呵。」

「你總也知道被人誤解了是多麼難受的吧。」嘉爾頓說完就走，賸下勞爾夫一人在極度的迷惘中。是嘉爾頓把鈔票拿了放到他皮夾裏去的嗎？勞爾夫從未這樣想過，那件事決不會是他做的，然而……然而總有人做着這喪心病狂的事，故意使他陷於不幸中的呀！

但現在並無沈思的時間了。祈禱的鐘聲已在響，他只得坐到他的坐位上去。

華倫的懇求沒有生效，顯然的，剛才的事已被洩漏出去了。當勞爾夫走來時，室裏起了一大陣低微的噓聲和譏笑聲，教師都驚訝地環顧着，各級長也用了粗厲的口氣喝令寂靜。

校長先生來了，祈禱文也讀過了。可憐的勞爾夫啊！這時候聽着那低聲的私語，比先前真要難受得多哩。他想起了當前的審問，心裏就不免要慌亂，然而他又知道，慌亂便是犯罪的標記——他卻是

光明磊落的這樣一想，他才安靜下來了。祈禱完畢後，校長先生剛要把各級的學生遣散，勞爾夫隨即從坐位上站起，用清楚的聲音說：

「先生，允許我當着全體同學的面報告一件事情嗎？那是非常重大的，和寶鸞曼先生遺失的那張鈔票極有關係的。」

在不知道這件事的學生中，這幾句話引起了極緊張的空氣，校長先生答道：

「萊克斯華斯，你先對我一個人說不更好嗎？那時候，我就可以決定你所要報告的應不應該給全校知道了呀。」

「先生，我願意在這里說，而且事實上我已答應要這樣做了。先生，對不起，那件事只和我一個人有關係的。」

「那末你就說吧。說簡短些，明白些，好讓我們聽清你非說不可的到底是些什麼話。」

這樣，勞爾夫便半向着校長先生，半向着全體同學，開始報告。他說，他如何記得把他的皮夾帶在身邊；那天早晨回校，他又如何在另一件外套裏找到牠；當牠落到地板上的時候，那張五元鈔票又如何從裏面飄了出來。

「先生，我知道，」勞爾夫歸結着說：「沒有別的事再比這件更不幸的了。假如全體的同學都以爲我是賊，那原是必然的情勢；但是，先生，我卻只能說我開頭說過了的話，我完全無罪。那張鈔票，自從寶鸞曼先生放在桌子上的時候起，直到今天早晨從我的皮夾裏落出來，華倫把牠拾起的時候止，我

從沒有看見過的。」

裴佛萊博士摒息細聽，他那敏銳的眼看定了前面的孩子的臉孔，他深信，勞爾夫·萊克斯華斯的話是真實的。

但事實若的確這樣，那末非特是別的孩子做了賊，而且那個孩子還一定是有意陷害萊克斯華斯了。在瑪爾塞洛伯的高貴而正直的校長先生看來，這簡直是非常可怕的現象。

勞爾夫報告完了以後，他說：「萊克斯華斯，你說你記得把皮夾帶到家裏去的嗎？」勞爾夫答道：「是的，先生。我可以說一聲『是的』。不過，今天早晨我到寢室裏找牠的時候，卻發現牠安然在我的外套口袋裏，想來這或者是我記錯的了。」

竊竊的私語聲在全校發散開來。有幾個孩子確信勞爾夫犯了罪，以為他的控辭不過是想替自己掩飾罷了。對於他這種行為，他們的稚弱的心裏都在深惡而痛疾之。

「噓，噓！」「賊，賊！」的呼聲在四週震蕩，勞爾夫愕然驚起，彷彿受了鞭打似的。

裴佛萊博士嚴厲地按着鈴，大家才稍稍寂靜下來。犯規的孩子們想起了自己的輕舉妄動，臉上便不免現出些愧悚之色了。

「大家靜些！」校長先生高聲說：「所有的證據未經查明，你們便妄斷一個人犯罪，可有這個道理嗎？萊克斯華斯的話很真實的。雖然前後的事實都似乎在證明他犯罪，但那些事實或者是靠不住的也未可知。」

愛爾葛脫向他的——個朋友低聲說：「校長爲什麼要袒護這傢伙呢？」回答他的卻是一下白眼和不耐煩的聲音：

「喂，你給我住嘴！難道他沒有把你從河裏拖出來嗎？」那天早晨，霍拉斯·愛爾葛脫受到這樣的申斥，已經是第二次了。

校長先生繼續說：「這件事應該下一番極審慎的查究。假如萊克斯華斯的確犯了罪，我決不去袒護他；假如他不曾犯罪，那末我應該盡我的責任，證明他無罪。若是有人爲了要使萊克斯華斯受苦，便喪盡了良心，故意幹這件事情，那末，我要請他把自己的行爲反省一下，趁未經深究之前出來自首，而且……」

校長先停頓着觀望，禮堂的門卻突然開了，愛爾葛脫爵爺闖了進來，剛巧聽到那最後的幾句話。

一七 敗露

愛爾葛脫爵爺的突然來訪，把進行着的嚴重的事情打斷了；他向裴佛萊博士走去的時候，不耐煩的，甚至好奇的眼光都投到他身上。

「顯然的，我不巧在這嚴重的時期走了進來」這位貴人一面打量着目前的情景，一面說：「不過那也許是有些好處的，假如這孩子正在受審，被人當作……」他向着勞爾夫點頭，勞爾夫冷然瞥

了他一眼，「倘然我來得不湊巧，那末我儘可以退出去。」他探問似的環視着。

「的確，我們正在一個嚴重的審問中。」校長先生洗下了臉回答：「我想，你的來訪和這件事總不會有任何關係吧。」

「我所以要來拜訪全是爲了想謝謝勞爾夫·萊克斯華斯和華倫兩人的，上星期六，他們奮勇地救了我的兒子。」是爵爺的回答。

這幾句話也引起了些緊張的空氣，因爲河岸上的那件事，還沒有被大家知道哩。

校長先生自己便顯然是不知道的，他愕然驚視着，愛爾葛脫爵爺繼續說：

「這兩個孩子奮不顧身地救了我兒子的命，我不能延遲着不來表示我的謝意和感佩。假如萊克斯華斯正陷在不幸裏面，那末我想，像我這樣的身分，總可以被容許了幫他一點忙的。」

「我們先把未了的事情做完後再說吧。」校長先生諷示着：「那是關於這方面的，我想你總知道，一張鈔票遺失了好多天，現在才被尋到，是在勞爾夫·萊克斯華斯的皮夾裏尋到的。」

「天呀，天呀！」愛爾葛脫爵爺用悲哀的口氣說：「我真心地不快樂——非常不快樂。但誘惑青年人的切力量原是很大的，這次不幸的事情且饒赦了他吧。」

「先生……先生。」勞爾夫忿然向裴佛萊博士懇求着：「我知道你一向待我好，我要請求你保護，別讓愛爾葛脫爵爺來侮辱我，否則我也許會忘了我自己，說些不應該說的話來的。我無需他的友情，我無需仰仗他的身分。我並未犯罪，那些把我看作有罪的說話，我不願接受！至於救他的兒子，華倫

和我是一樣盡力的，而且，無論誰遇到了危急，我們也不能不奮勇着去救援。不過我可說句由衷的話，我但願那次淹水的不是霍拉斯·愛爾葛脫而是別人就好了。」

一種極醜的神色掠過愛爾葛脫爵爺的臉，他退後了幾步，向斐佛萊博士說：

「這樣看來，我無需再來打擾你了——至少是關於這個孩子的事。」

「大家聽着！」校長先生說，全體的空氣又緊張起來。「勞爾夫·萊克斯華斯的非說不可的話我們已經聽見，我知道，你們有幾個一定在深信他有罪——深信他是賊，是撒謊的人——但剛才愛爾葛脫爵爺的話你們總也聽見了吧。一個捨身去救別人的孩子決不會這樣卑鄙的。你們若相信他是賊，便無異乎相信那絕然矛盾的東西會調和起來了。」

「先生，對不起，」一個孩子從坐位上站起來說：「我有句話想說一下。」

「你就說，」他得到這個回答後，繼續說道：

「萊克斯華斯說，他記得星期六把他的皮夾帶在身邊，先生，他的確是帶在身邊的，因為我還看見他從別一件外套裏拿出來的呢。他先把牠放在牀上，放了一會，看着裏面的照片，後來又把牠塞到口袋裏去。我想，牠若是今天在這裡被發見的，那一定是誰拾了牠又把牠帶回來的了。」

「事實若的確這樣，那是極可注意的。」校長先生說，勞爾夫這才覺得寬心些，向說話的孩子投着感激的目光。

「你是否斷得定，他把皮夾塞到袋裏以後，並沒有再把牠放在原來的的外套裏，或是留在牀上的

嗎？

「先生，這個我斷得定，」孩子自信地回答：「我看他把皮夾放在口袋裏的，我還詫異他帶在身邊的是誰的照片呢。」

「先生，那是我的母親的，」勞爾夫低聲說。

校長先生點點頭。

「這若是實在情形，那末一定是誰設下了最惡毒的計策了——這樣惡毒的計策，只要我把存心害人的人一查出來，我立刻要開除他們。能夠有這個證據我固然很高興，但實際也無需什麼證據的。我早就知道勞爾夫·萊克斯華斯決不會犯罪；或者我應該說，那些反對他的憑證全無價值的。」

「第一點，這皮夾確曾遺失過，——他把牠舉了起來——因為牠的邊上依舊有汗泥留着，而且還有一個脚印，那顯然是誰在上面踏過的了。第二點——事實本身就可以證明——這裡還有一個小錯誤。萊克斯華斯，這張鈔票是不是你的？」

他旋轉身，把鈔票遞給受驚的勞爾夫。

「先生，不是，」孩子回答，一點也不知道事情怎麼會有這樣的轉機。

「像五元鈔票一類的東西你從未有過嗎？」他第二次被問着。

他又答說沒有。

「唔，這一張決不是寶鸞曼先生遺失的鈔票，」校長先生繼續說：「你們總該知道，每張鈔票都

有牠自己的號數的，然而這一張的號數，和那張遺失的卻絕然不同，因此，我想那如果不是誰存着好心，把五元鈔票當作禮物一樣送給了萊克斯華斯，那末一定是誰由於一時的失檢或愚蠢，把鈔票塞在他的皮夾裏，存心要誣害他做賊，卻沒有顧慮到牠是和遺失的那張很容易辨別出來的，只要對一對牠們不同的號數……」

校長先生的話突然停頓，因為勞爾夫再也不能自持了。雖然他一向是矜持着的，但現在聽到了自己決無可罪之處，又知道定有人設下了惡計，他的勇氣便完全消失了，他高聲嚷道：

「爲什麼有人一定要這樣害我？我並沒有做過使人懷恨的事情呀！我在英國是個陌生的人，然而人們卻故意要這樣害我！先生，我不能留在這裏，我要請聖克黎夫先生把我送回我的故鄉。英國是萬惡的地方，異鄉人到處都受虐待的。」

「孩子，你的經歷使你生出這樣的意見來，原也怪不得你；但整個的英國還不至於像你像着的那樣壞，你切不要把你的志向貿然決定呵。」校長先生溫和地回答：「我想，你經過了這些磨難，你總能成爲勝利的人；我還知道，這些陷害你的毒計遲早會使設計的人自食其報呢。」

「我同情這個孩子，」愛爾葛脫爵爺說：「他的話我一點也不反對。萊克斯華斯，你記着，你若需要朋友，你儘可以到我這里來。我覺得你的決斷是聰明的，這地方的確沒有你的分，你若真的想回你的家鄉，那末一切旅費都可以由我來擔任。現在，我且請你允許我送一隻金錶給你——至於華倫，我也要送一隻他。」

「我不要你什麼東西，」孩子大聲嚷，使得全體的同學都能聽到，「我不信任你爲了某一種原因，你彷彿在懷恨我，我知道，你是我一切不幸的根源。」

「萊克斯華斯，」校長先生沈下臉來訓斥者勞爾夫才把自己克制住了。

「先生，真對不起，我不該說那種話的，」他悔悟似的說：「但愛爾葛脫爵爺應該知道，自從那次他誣蔑我的父親以後，我是決不願接受他的禮物的了。一切我所希望他的，便是他能讓我獨自在不幸中去奮鬥。」

愛爾葛脫爵爺聳着肩。

「假如是這樣，那末，我也沒有辦法，」他說：「不過你若能回心轉意，需要一個朋友時，你儘可以到我這里來的。現在，我且把牠送給華倫。」

「對不起，先生，」華倫站起來說：「我只盡了我的責任，我不需要什麼東西，而且未經我父親的允許，我怎麼也不能接受任何禮物或酬報的。」

愛爾葛脫爵爺咬着嘴唇。

「那彷彿是我連送禮物的權利都沒有的了，」他說：「事情既然這樣，裴佛萊博士，我也不再打擾下去了。」

懷着沮喪的情緒，愛爾葛脫爵爺告辭了。校長先生重新向孩子們訓話，申說那種惡計的不義，再三懇求犯罪者——不論他是誰——盡他做人的責任，出來自首，出來求恕。啊啊！他的請求一點反應

都沒有停了一會，他只得把學生遣回教室裏去。

的確的，往日瑪爾塞洛伯學校裏從未有過這樣多的議論，教師們也從未允許有這樣多的議論。但爲了事情是這樣不幸，待究的疑案又這樣嚴重，因此每個教師都覺得那幾乎是他的責任，把牠在孩子們面前談論着，甚至還鼓勵他們去談論，彷彿這樣一來，他們就會明白誠實終能勝利，欺詐必致失敗的道理了。

啊，勞爾夫在寶鸞曼先生和他握手的時候，他的心上多麼安慰啊！

「我親愛的孩子，」寶鸞曼先生說：「看到了誣你做賊的惡計已經失敗，再沒有誰比我更快樂的了。其實，就是牠不被發覺，我也早知道其中必有冤曲的，我深信你決不會做這樣的事。但既然證實了牠，那也很好。現在，你且聽我的話，把牠趕出了你的心吧。究竟是誰設下了惡計，他們的目的又在那裏，這些你都可不問，牠們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而且也不值得去煩惱的。別讓牠們妨礙了你的工作，尤其是你對於紐萊脫金牌比賽中的機會。」

正直而善心的華倫也走到他那里。

「我知道你恨不得搥我的頭哩，」他說：「可是，老朋友，就說那是不快意的責任，我也不得不去盡咯。」

勞爾夫回答他說：

「你如果不盡你的責任，我反而要瞧不起你了。自然，除了那樣做去以外，你不會再有旁的方法

的。」

嘉爾頓一句話也不說——他只熱情地望着勞爾夫，眼睛裏彷彿含了一種安慰的光。嘉爾頓在勞爾夫看來是個神祕的謎，他怎麼也不能瞭解這孩子。

華倫之外，其餘的孩子也來和勞爾夫談話，他們對於那誣陷他做賊的惡計訴說着憎恨，見了他能夠從毀謗中洗雪出來，又表示着由衷的愉快。

可是，就在那一天，運動場僻靜的一角，愛爾葛脫卻向着陶孫走去，抓住了他的項圈，惡狠狠地把他摔着。

「你這荒謬絕倫的蠢驢！」他說：「你怎麼會幹那件事的？你這才闖出禍來了！」

「唔，陶孫掙脫了後，咕嚕着。」爲那件事吵架也算不來的。我並沒有闖禍，祇是給他洗淨了嫌疑罷了。」

「可是你究竟怎麼弄的？我真有些莫明其妙。」

「簡單得很。我有一張五元鈔票，我的姑母給我的，她非常疼我——陶孫得意地笑。「唔，我把牠放在口袋裏，後來我拾到了他的皮夾，你又把別張鈔票交給我，想來總是給我放錯了一張。」

「我給你的那張你把牠怎麼了呢？」愛爾葛脫隨即問。

「把牠換在鎖上了！」

「把牠換去了！」他喘氣着。「你這傻瓜！你沒有想到牠的號數會被查出來的嗎？說不定牠的背

面還給你簽了名？」

「我當然是簽咯。」陶孫現着驚惶的神色說。

「唔，牠如果被警察買到，那末牠總會重新到你的身邊來的。你幹得好事！」

「然而我不會偷牠……你偷的！」陶孫失驚地大嚷，愛爾葛脫狠命搥了他一下。

「你就想這樣卸責了，是不是？唔，我偷鈔票的證據倒並沒有，你的證據才多着哩！你拿了牠，把牠換了，還把你自己的鈔票塞在他皮夾裏。受苦的是你，輪不到我！」

「我們……我們怎麼辦呢？」陶孫喘着氣，雙膝抖顫起來；愛爾葛脫答道：

「我們應該到鎮上去，到你換掉牠的地方去。只要辦得到，就是出兩倍的價錢也得把牠贖回來的。在沒有拿到牠的時候，我們切不可把這個消息走漏出去。」

一八 鈔票的下落

勃朗的餅店在瑪爾塞洛伯學校的範圍以外，是專爲了孩子們開設的。高級的學生只要一想起牠，立刻就可以到那邊去；不過因爲牠離校有一哩多路，所以校長先生便想，路既然這樣遠，小的孩子總不會時常溜到那邊，浪費他們的零用錢了。而且附近的村子裏又有一家很清潔，雅緻的店，店主是一位慈靄的老婦人，裴佛萊博士以爲孩子們到那里去是決沒有害處的。

那月店的確和勃朗的一樣好，照例，生意應該會興旺起來的，但因為牠在學校的範圍以內，而且孩子們又都願意到鎮上去，所以光顧的人就很少了；至於勃朗的店，卻時常有祕密的顧客來往。高級生可以去，低級生則不准，這原是不平等的，而且全世界的糕餅又似乎都沒有勃朗店裏出賣的來得好喫！孩子們所以要巴望升級，唯一的目的原在於能夠自由地光顧勃朗的店哩。

那種思想當然是錯誤而且愚蠢的，但那時，孩子們總愛錯誤地想，愚蠢地幹。所以，當你看到了兩個孩子在慌忙地趕路，躲躲閃閃的向大斯篤走去，眼睛時常在環顧，看可有級長或級任先生追來。這理由你就不難猜測到——他們的目的地當然是勃朗的店了。

他們是一對有趣的小叛徒。一個身材很小，臉色微紅，上面有雀斑，有一雙小眼和一個短鼻子；另外一個卻是極胖的少年——胖到幾乎不能使人相信他會走得那樣快。

他們飛似的趕着，避開熱鬧的大街，一直奔到那座有名的屋子前面，仔細望了一會後，知道坐位還完全空着，他們便溜了進去，隨手關上了門。

勃朗認識這兩個犯規的顧客的。他想起了自己的店設在學校的範圍外，心上很高興，因為這樣就可以使他的生意興旺起來了。他鼓勵着他的少年顧客，稱他們是志氣高尚的孩子；他又說他們是少年英雄，因為他們能夠不受峻規的束縛。店的後面，他還特闢了一間雅室，窗上掛着厚幔——說句實話，那已經是很髒很舊的了——室內有一個使喚勃朗時用的鈴，和幾張襯着白毯的小桌子。你想，在這麼一個地方使喚着侍者——雖然上來的是勃朗自己——呼喝着要一個甜小饅頭或果餡，

再聽聽勃朗的「噢，先生；馬上來了啦，先生」的應聲，那是多麼闊綽而且「大」常非常愉快的，那真是富有探險的風味的！

這兩個年輕浪子溜進那間雅室後，叫了許多果餡，薑味啤酒和冰淇淋，泰然坐下，享受「摸摸的歡宴」。

胖孩子拿起一個三角饅頭，流着口水說：「吉曼，牠們可好喫？」吉曼雖然滿口是果餡，卻還能答應他一聲「真好喫」。

門鈴響了，吉曼跳了起來。他不知道進來的是誰，便從窗幔上一個現成的洞裏擠着眼睛瞧，果餡的碎屑依舊在他手裏。

「我說，那是愛爾葛脫的僕人！」他回顧着說：「我不懂他到這里來幹些什麼的？」

「他來沒有多大關係。我們還是只管喫，因為這里不便耽擱得長久，回頭我們還得一口氣奔回去呢。」

喫飽了糕餅再要奔上一哩多路，對於身體是否無害，那當然是個疑問，但他們卻想不到這一層。祇是坐在那里大嚼；同時，那進來的人已站在櫃臺的旁邊，向着勃朗說話，店門並沒有完全關上，這兩個孩子便禁不住去竊聽他們的談話了。

「勃朗，我將等候着機會，」愛爾葛脫的僕人說：「我並不心急，我總得抓住了那小壞蛋出一出我的氣！我恨他，甚至更深於我恨他的父親。他把人家當作他腳底下的一點灰！」

「他的確是這樣的，」吉曼·格林向汀克爾低聲說：「話說得很對。」
汀克爾點點頭，這時他忙着在喫冰。

「我說，」勃朗向那人說：「你若沒有要緊事，我想請你到一個旅館裏去，問他們可否給我換一張五元鈔票。那是前幾天我在一個學生手裏換到的。」

這兩個孩子剛要把甜餅塞到嘴裏去，一聽見這句話，兩雙耳朵立刻豎了起來，手也不能動彈了。在學生手裏換到的一張五元鈔票！這是驚人的消息！

「我可以給你換，」那人說：「我剛巧領了這個月的工錢。」

勃朗說：「謝謝你。」叮噠地幾聲響，洋錢已經數出來了。那人接過鈔票，向牠細看了一會，把牠塞在口袋裏。

「待我回家時再來望你。」他向勃朗說，說完就走。

「我說！你會否想到，我們可以叫勃朗說出那兌換鈔票的人來了？」汀克爾向格林說：「今天既發生了這樣的事，以後一定還有得看哩！」

「我不知道，」格林深思地回答：「汀克爾，事實是，我並不急於想去問他。知道得太多有時候也是件累事。你若出言不憤，你還會把你好朋友的祕密洩漏出去呢。」

「但假如你不說，有人就要冤枉地被人疑心着了，」是汀克爾的反辯。不久，門鈴又響了起來，他只得再從窗幔的背後去細看。

的，勃朗爲了牠，我情願給你六個金鎊。」

勃朗狡詭地望着他。這是什麼意思？他們爲什麼要瞎說鈔票是假的，爲什麼他們肯額外多出一金鎊把牠贖回去？

「小先生，對不起得很，」他懶洋洋地說：「但事實是，我已經把牠換出去了。我換了還沒有多少時候哩。」

「把牠換出去了！」愛爾葛脫的面色變得很慘白，陶孫也失驚似的咕嚕起來：「你把牠換給誰的？」愛爾葛脫隨即問：「現在總還在他的身邊吧！」

「唔，」勃朗答道：「事實是，我不很記得了。你們知道，大批大批的錢從我手裏經過，就今天，給我換去的鈔票也有四五張了。我總得扯住了他們一個一個問，這樣才會把你們要的那張問出來，究竟藏在誰的身邊。」

「那末你願意去問的了？」愛爾葛脫隨即喊道：「我一定不和你計較價錢的，爲要把那張鈔票贖回來，我什麼價錢都願出！你到什麼時候通知我？」

「小先生，假如你明天這時候來，我總可以把我探問的結果告訴你了。只要牠沒有換到銀行裏去，我或者能夠找牠回來的。」

沒有什麼多說的了。愛爾葛脫和陶孫只得動身，心上充滿了慌亂和恐怖的感覺。假如那張鈔票找不到，他們兩人的結果將怎樣呢？他們爭吵着——互相埋怨着——都想把自己脫掉干係。然而爭

吵是沒用的；除非再能拿到牠，什麼都是不中用的！

他們倆走後，偷偷摸摸地喫饅頭的孩子也從隱匿的地方走出來了。他們帶着傲然的神氣付過了賬，馬上動身回去。因為，他們若要在點名之前到校，便沒有時間再給他們延遲的了。

可是有件事情他們卻不得不想一下：愛爾葛脫爲什麼要那張鈔票？陶孫怎麼會得到牠的？又怎麼會把牠換去了的？

「吉曼，對於這一件事，我們怎麼辦呢？」途中，汀克爾問；格林不加思索地答道：

「什麼都不能辦！汀克爾，這是我的忠告。我們如果聲張出去，我們就先得承認犯了校規了，我是不願把名字寫到懲戒簿上去的！而且，那是否就是寶鸞曼先生所遺失的，我們又不能斷定；我們知道的只是，愛爾葛脫和陶孫爲了有他們自己的用處，想得到一張鈔票罷了。說不定他們拿了牠想去查究什麼東西的。」

這時，勃朗走了出去，站在他的店門口，不耐煩地等候他同伴的歸來。他看見他在路的轉角處出現時，便上去招呼他。

「真怪，他們竟這樣地急於要把那張鈔票贖回去，」他把愛爾葛脫的要求告訴他的同伴後，說：「先說加一個金鎊，後來又說情願加多些。唔，你既然把鈔票換了去，那末牠已是你的產業了。額外的利息當然也是你的。想來你總肯把牠換出去的吧？」

那人在回答之前，從口袋裏掏出那張鈔票，把牠審視了一會。

「牠一點也不假呀。」他說，勃朗笑了。

「當然不假！這個我早就知道的。他們說牠假，原是胡說一陣罷了。你這次真好算交了運，但也該分一點我才好。我預備出六個金鎊把牠贖回去，這樣，我就可以從中弄一點錢，你願不願？」

「今天不。」那人冷然答道：「一兩天之後你儘可以把牠贖回去。假如他們問，你說你一定能夠贖回牠的就是了。」

「可是在這一兩天裏你要牠幹什麼呢？」勃朗懷着好奇心問。

那人望着他的臉，悄然一笑，答道：「幹？不幹什麼！我只想替這張鈔票拍一個照。隨後你儘可以把牠拿去，賺得的錢我們一同分。」

於是勃朗又笑起來，拍拍他的背，高聲說：「你真是聰明人！」

那人答道：「總有一天，像今天這麼美麗的一天，出了重價把牠贖回去的人會知道他們是上了當的！」

一九 跛馬又來了

愛爾葛脫，陶孫，和兩個在勃朗店裏竊聽的低級生，對於竇鸞曼先生遺失的鈔票雖然是最關心的；但在瑪爾塞洛伯學校裏，注意這件事的還不止他們四人呢。

從一年級起，到最高級止，全體學生除談論這奇案外，簡直一點事都不做；談論的內容且不說，而那種誣陷勞爾夫的惡計，由於勞爾夫的正直的行爲，結果卻反而使他和大部分的孩子間建立了更穩固的好感了。

就是從前不歡喜他的一班人，現在也對他親暱起來；他們都知道，既已證實了他無罪，如果再去毀謗他，那是可恥而且不義的，因此，他們除了對於他表示同情外，便不再有旁的感覺了。不久，他那援救愛爾葛脫的勇敢的故事，又使他受到了不少熱情的稱譽。孩子們到底地愛慕着勇敢的呵。

在全體的孩子裏面，華倫和勞爾夫沈思最深。他們的友情早已恢復，他們在一起談着，討論着，詫怪着陷害勞爾夫的究竟是誰。

而可憐的嘉爾頓！他現在是多麼可憐！他有他自己的悲哀的重載，那真是非常非常難受的；并且勞爾夫既已說過那種話，他再也希望不到他們會重新和好的了。

「想來總是我不好，」他說：「也許我看事太認真了。我知道我永遠不會有朋友的。我……我也無需悲哀！說不定萊克斯華斯再會給我一個機會；但假如他不……假如他只願和華倫親暱……他要怎麼就怎麼好了。我真無需悲哀！」

可憐的嘉爾頓！他是悲哀的，因為他所說的一切話——他是沈深地悲哀着的！他孤零而又懷喪；他不住的在後悔，勞爾夫早已給過他恢復友情的機會，是他自己的大錯，沒有把牠們接受。我們在滿懷悲愁的時候，我們原容易把正義忘掉，把我們自己的過失加之於別人的。

知道了這事的經過，聖克黎夫先生家裏的人是多麼關心，憤慨；但同時又多麼快樂啊！

「勞爾夫，你知道，一個清白的聲名就是一件珍寶，」聖克黎夫先生說：「雖然一切的環境對於你這樣不利，但人家終究能夠瞭解，知道你決不會幹下流的事，還向你表示着那樣熱情的尊敬，一起這些真叫人高興呢。」

「勞爾夫，你能夠從人家的誣蔑中自救出來，那是很光榮的！」他們兩口兒在一起的時候，伊琳快樂地說：「這猶如惡人陷害着古代的勇士，而真理、豪俠，以及正義終於戰勝了一切的障礙一樣，就是在這地方，這時代，人們知道了你在正義的旗幟下面奮鬥，也會生出無限的敬佩來呢！」

勞爾夫不得不承認她的話是真理，一面還對她說，現在他很是快樂，因為他已經抗拒了一切誘惑，沒有遇難而退，也沒有甘心屈服於不幸之中。

那星期六的節假——皮夾裏發見鈔票的事件過去以後的那一個——他到斯篤·奧孟特以來，還是最快樂的一天哩。那天，愁雲彷彿完全消散，陽光彷彿分外燦爛，信心也似乎更強烈了。他由衷地感到，他已經努力奮鬥過來，而且由於旁人的援助，他已經成為比勝利者更偉大的人了。

他依舊不能忘記他父親的事。和往日一樣，他急於要探明那失蹤的祕密；但現在他不再那麼浮躁了。他覺得，假如他想探出真情，那末，和聖克黎夫先生住在一起，努力研究着學問，實在是最好的準備方法。

就在那天下午，他和伊琳散步到雅潔的老旅館那里；店主老西蒙帶着溫情的微笑，走出來迎接

他；他想起了孩子第一次的奇遇就在他家裏發生，因此對於孩子便生出極深切的關心來了。

「小先生，你近來好嗎？」他問：「小姑娘，你呢？」——當他們兩口兒走進庭園的時候。「來望望

老西蒙的……嚶？」

「西蒙，我有話要和你說，」勞爾夫答道。除了叫他西蒙外，再沒有誰把這位車馬驛的主人叫成別的名字的。「我有話要問你哩。」

「先生，那很好！問吧——不過若是一個難問題，我可回答不出的。我沒有像你們少年人一樣受過教育哪。」

「西蒙，那是和教育完全無關的，」勞爾夫笑了。「現在，你已經充分地思量過——因為我知道你總已細細思量過了——我要問你，你能不能記得，你從前可曾見過我的父親？我想他是認識這地方的，假如他真的認識，那末他和你談起的一切人，你總還記得吧？」

西蒙聽了那個問題卻搖搖頭。

「先生，對不起，這個我回答不出。你的父親的確認識這地方的，因為我把他的房間號數告訴他時，他不等指引，卻逕自上樓去了。我又彷彿記得，從前我會經見過他的；不過那種記憶已經模糊，朦朧得猶如煙霧一樣，不能作為憑據的了。」

「西蒙，謝謝你。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我要請你保守秘密，因為我有特別的緣故。你知道附近可有人老是坐着輕馬車，還養着一隻左前足跛的馬的？」

「唔，」老人沈思了一會說：「關於那個，附近有不少人坐着輕馬車的，跛馬我也認識兩隻。車夫老撒克塞爾有一隻，屠戶霍卜金有一隻……哦，不錯，愛爾葛脫爵爺也有隻左前足跛的小母馬，很美麗，從前在山洞裏跌傷過一會，現在雖然痊愈，但總有一點跛的了。哦，一想到這，我又記起那個面貌很相像你父親的人來了。」

「誰……呀，誰？」勞爾夫趕忙問，伊琳也同樣地關心着。

「誰？」旅店主人說：「噯，斯丹芬老爵爺呀！他是愛爾葛脫爵爺的伯父，臨死時，他自己的孩子一個都沒有。他曾經有一個兒子，但許多許多年前就死了。那一定是死了的！可是，小先生，你爲什麼難過起來了？」

因爲勞爾夫的臉色已變得很慘白，他怎麼也料不到這個回答的。愛爾葛脫爵爺有一隻跛馬，愛爾葛脫爵爺是那個面貌很相像他父親的人的姪兒！愛爾葛脫爵爺說盡了誣蔑他父親的話，愛爾葛脫爵爺又這樣地熱望他回到脫克遜平原上去，永生永世離開英國！那是怎麼也辦不到的。勞爾夫愈是想，便愈覺得有無數無數的東西在增加他的疑慮。愛爾葛脫爵爺總該不至於會知道他父親的下落吧！

懷着一顆極沈重的心，勞爾夫回去喫飯也懷着一顆極沈重的心，聖克黎夫先生諦聽他的故事。「我但願這個消息不給你知道，」他說：「我恐怕牠只能使你重新煩惱起來的。且不說你的行徑怎樣，我總覺得你有些錯了。愛爾葛脫爵爺也許是個不安分的人，但這件事的出入非常重大，你連

說也說不得的呢。」

可是，任憑聖克黎夫先生怎樣地說，勞爾夫總不能把牠忘懷。這件事的所以要常在他心頭，常使他焦灼，原是無足爲奇的。伺候了這麼長久，只有這才像一個真實而有把握的線索。在從前，他總道是嘉爾頓的父親是這案的要犯，可憐的嘉爾頓！

勞爾夫獨自徘徊，心裏在沈思，他想，假如有人把他對嘉爾頓說過的話向着他說，他也一定要悲傷而且憤怒起來的。現在他既已想清了，那末，最豪爽最妥當的辦法還是去和他恢復友情。

「我若是不給他機會，他不會有什麼表示的，」他自語着：「星期一回到校裏後，我得馬上和他說。」他的頭裏滿是跛馬和輕車的踪跡，他向着悲劇——他深信那一定是悲劇的了——的發生地斯篤林走，走到公地，他又記起那些踪跡是逕向大斯篤蔓延過去的；大斯篤地方，或剛在大斯篤那邊的地方，便是愛爾葛脫爵爺居住着的呀！

他一路走，一路沈思，眼睛注視在地上。他突然站住了。今天，一切都有些怪，老西蒙的話還在耳邊，這里卻又來了跛馬的足跡！

「這一次我得追蹤牠了，」勞爾夫自語。

他立刻向前奔去。今天下午，有的是明亮的陽光，充分的時間，踪跡若再折向石路上去，他依舊要往前走，憑空搜尋着。

這次，雖然他並沒多少成功，但所走的路也不見得怎麼遠。在公地的那一邊，靠近斯篤林的地方，

他把那輛被他追尋着的輕車趕上了——的確是一輛輕車，用美麗的小母馬拖着的；車上有三個人，一個穿了警察的制服，其餘兩個穿了便裝。

「馬車是誰的？」

這問題也許很可笑，但他已不加思索地把牠說出口了。三個人回過身來，帶着驚喜之色，向他望。「對不起，你問牠幹嗎？」一個人——穿制服的人——說。

他能回答出什麼來呢？且不管其餘兩個是怎樣的人，但這個卻明明是警察呀。警察就足以證明他是追錯了人了。

「小先生，我看你好像很歡喜發問似的。」一個穿便服的人說：「那末我也來問你一問如何？你看見有人在這里經過嗎？一個彷彿想躲藏起來的人？我們有一個囚犯，好幾天前逃了出去，現在我們正要搜尋他，想來他總還躲在這一帶地方的。你遇見過行跡可疑的人嗎？」

密探囚犯那一定是嘉爾頓的父親了！他非常快樂，他竟能回答他們說一個都沒有看見！他說完以後，剛才問他的人便回答他說：

「謝謝你。你既然回答我。那末，雖然我還不懂你爲什麼要問，但也該回答你了。這隻馬和這輛車是愛爾葛脫爵爺的。你總該聽到過他的名字吧。他慨然把馬車借給我們，我們就好省走不少路了。」

那是愛爾葛脫爵爺的坐愛爾葛脫爵爺的馬車的這些人，是搜捕可憐的嘉爾頓的父親的勞爾夫並不把他發問的理由告訴警察，他祇是謝了他們，踏着緩慢而沈着的步子，向斯篤林走去。

他迷惘，困惑，昏亂。那原來是愛爾葛脫爵爺的馬車！愛爾葛脫爵爺可是謀害他父親的兇手呢？他一路走，一路想，不知道自己在走向何處，但一下不經意的觀察，卻突然把那散漫着的感覺喚回來了。他向上一望，知道自己已在一條小林路的深處，前面站着兩個人——他的同室同學嘉爾頓和一個人一個正被警察搜尋着的人給他遇到了！

二〇 到聖克黎夫先生家裏去

那人驚跳起來，發出了一聲絕望中帶着怨憤的叫喊；嘉爾頓站在他父親前面，伸出了兩臂，惟恐勞爾夫奔前去捕捉他似的。

他望着這曾經做過他的朋友和保護者的孩子，臉色變得極慘白，用了悲哀和申斥的口氣大聲說：

「你哦，這是下賤而且殘酷的！我想不到你竟會充作了密探捉我們！讓他走——讓他安全地走開；你若要害什麼人，儘可以傷害我。我並不動，也不叫喊，就是你打我多麼重，也沒有多大關係——祇請你讓我可憐的父親走，別對誰說起你見過他。」

這時，勞爾夫默然站着，驚訝得說不出話。聖克黎夫先生雖會勸他，可是他總還存着一層疑慮，以為這個人對於他父親的失蹤縱使不是主犯，也多少有一點關係；這猶如他懷疑嘉爾頓一樣，他以爲

關於遺失的那張鈔票，嘉爾頓總要比任何人知道得多些，雖然這種疑心現在已微弱得不少了。

然而，當他的目光從嘉爾頓移到那人的身上時，當他聽到那慘傷的懇求時，他除了憐憫之外，一切的情感全都消滅了。只要他辦得到，這個人斷然不能被捕；他走前一步，熱情地伸出一隻手，說道：「噯，嘉爾頓，你總不至於把我看得那樣下賤的吧，你總不至於的吧？我所以到這里來，雖然的確爲了找你，但我並不是來害你或你的父親的。」

「但是……爲什麼呢？你怎麼知道我們一定在這里的呢？一孩子不很相信，便這樣問。」

勞爾夫把追趕馬車和遇到警察的事匆匆地說了遍。

「我早就知道他們搜尋着的定是你的父親，」他說：「所以我決意要走進樹林，想法尋到你們，給你們一點警告。我們得趕快去，否則就沒有脫逃的機會了。」

「啊，父親啊，」嘉爾頓哭着說：「我不該請你再到這里來的！現在你要被捕了！我們怎麼辦呢？」

「我的孩子，勇敢些，」那人泰然說：「這位小先生帶着好意的警告來，我們應該感謝他。假如我不得不被捕，我給他們捉去就好了；那雖然是很痛苦，但我也甘心忍受的。真怪，他們定要坐着愛爾葛脫爵爺的馬車，」他悲傷地繼續說：「愛爾葛脫爵爺是我一切不幸的根源呵。」

「小心！」勞爾夫莽撞地說：「現在，一分一秒都非常寶貴，若停在這里儘是講，把時間浪費掉，那就不妥當了。他們正在林子的那一邊搜尋，不把林子尋遍他們是決不肯走開的。」

「但我們能逃到那里去呢？」嘉爾頓搓着手問：「這里沒有一處地方好躲避的；而且，要是真的

有人在搜尋，便無論躲在什麼地方都會被尋出來的呀。」

「他們在搜尋，那是無可疑的。但我們或許還躲得過他們呢。」勞爾夫回答：「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躲在這裡，我們應該想法走出去，找別的地方躲起來。」

「唉，好心的孩子，別的地方在那里呢？那也許是在我自己的家裏吧？」那人搖搖頭說：「但現在他們已經知道我在那里，而且還在追我，他們一定要伺候在那邊的；我又沒有一個可以庇護我的朋友……」

「靜靜！」勞爾夫突然說：「你聽！他們在那邊的林子裏了！不要再延遲，趕快跟着我爬。且任！先把那些樹葉蓋好，否則他們會看出你曾經在這裡站過的。」

「你年紀這麼輕，眼光卻這麼遠。」那人服從着勞爾夫的吩咐，喃喃地說：「唔，我願信任你，我願聽你的指引。我們往那里去呢？到那邊的矮林裏去嗎？」

「不，不！假如你打那邊去，你就不得不發出聲音，不得不留下足跡了。向這條路走吧。我覺得那是頂穩當的身子俯下些，脚步放輕些。嘉爾頓，走！你不要怕，我還救得出你的父親哩。」

他的自信力鼓起了他們的希望。他們毫不遲疑地跟他走。他所選擇的那條路把他們引到另一塊小空地上，剛巧在他們出發地的右面。他們依舊聽得見後面追趕者的聲音，他們知道這里也並不十分安全。這種逃亡，祇是苟延殘喘而已。嘉爾頓的父親這麼說，但勞爾夫卻不去理會他。從前，他也曾身受過同樣危險的逃難，那時候他和他的父親，以及另外兩個人，被野原上的印度土人追趕着，他們

繫繫閃閃地繞着彎，逃了三天三夜，終於避過了他們的敵人。這次勞爾夫決不願就這樣灰心了。
「停下！」他說：「你且爬到這棵樹上去。」當嘉爾頓爬上一棵枯老的大橡樹時，「不，不是那一棵！」

「然而這一棵是空的。我們正好躲在裏面呀。」嘉爾頓反對。
勞爾夫卻搖搖頭。

「我知道牠是空的；只要有眼睛，誰都會看出來的。我們所以不能爬到那里去，就爲了怕他們到裏面來尋呢。爬上這一棵！」

「但我們將給他們看出來的。」

「照你朋友的吩咐去做吧。」那人說。
嘉爾頓服從着，他的父親也跟着上去。

勞爾夫這才顯出他的機智來了。他叫他們靠着樹幹站定，又教他們如何把樹枝攀了下來，使牠們成爲濃密的華蓋，籠罩着他們。他自己則站在樹下，仔細觀察他們的隱庇所。

「你們若照這個樣子站着不動，便誰都看不見你們了。」他說：「但你們要記着，別搖擺，別搖擺，別搖擺！急急存亡全在這一點。鎮靜些！有個人走來了！」

一個人在林路的末端出現。他看見了孩子的身影，便大喊一聲，奔上前來，可是當勞爾夫天真地走去迎接他時，他卻停了步，現出很生氣的樣子。勞爾夫問他：

「你沒有找到他嗎？」

「沒有，」那人咕嚕着。「他是狡猾的傢伙，我們真受了他不少累；但我們總會捉住他的。我們正在包抄這座樹林，想把他趕到我們的前面去呢；他若逃向樹林的那一邊時……」

「他也許逃得出去的，」勞爾夫說。

那人獐笑。

「在我們的臂彎裏。我們有四個人埋伏在那邊，伺候着他。唔，我們總會捉到他的。你沒有看見他吧？」

「在這條路的別一頭，小洞裏面躲着一個人。我看見他在那邊的。」勞爾夫用極誠實的態度說。

「那一個洞？右邊的那一個嗎？」那人立刻問。

勞爾夫點點頭。

「噯，那邊我們已經尋過了呀！他一定是逃跑了。我們還以為追得不錯哩！唔，且停刻兒再說。那棵枯樹倒像個可疑的地方。孩子，幫我一下！我抱了你，你去尋一尋。看得見什麼東西嗎？」

他把勞爾夫抱起來，幫他爬上了樹，叫他向老橡樹的深洞裏細看。

「看不大清楚，」勞爾夫說，他的頭已經在樹洞裏了。「下面有一線光亮，還有一個漆黑的東西。你能不能把樹葉拿掉一些，我好辨得出那是不是個人？」

警察伏在地上，兩手伸進樹幹末端的洞裏，把葉子和灰塵儘是挖，直挖到勞爾夫高聲喊：

「好了，我看得清了，裏面一個人也沒有，我剛才看見的原來是一大堆樹葉，現在牠們都給你藏了身，挖到外面去了。」

「那末又落了個空！原來牠不過像是可疑的地方罷了。孩子，你下來！」

那人幫着勞爾夫下來後，轉身就走，心上很是滿足，因為這唯一的或者逃犯躲藏着的，地方，他總算搜尋過了。

「我覺得你真是個聰明孩子，」逃犯們重新站在勞爾夫的身邊時，嘉爾頓先生說：「但現在如何是好呢？你總聽見他說過什麼話的？從那邊逃出去恐怕是辦不到的哪。」

「我們不要從那邊出去，」是勞爾夫的回答。「現在我們已經在他們的背後，他們向前追，我們就好向後轉了。」

「他們或許在後方留着密探的。」

「這個我也顧慮到。但他們的人數有限得很，決不會留下多少人的。轉身去是我們唯一的辦法，我們不妨去試一試。現在，我們不能再停了下來談論着，」他看出那人還想向他發問，便這麼說：「跟我來！」

他引了路，小心地走，屢次停了下來細聽着；不久，他們便走到了樹林的別一邊——搜尋就從那里開始的地方。他吩咐他倆躲藏着，自己則向前走，直走到望見林外的籬笆背後。

他留心望着。雖然一個人都沒有，但他卻看見——他的心砰然跳了——一隻馬，一輛車。馬在懶

散地喫草。他要冒一次險！機會——只有這一個——既然來了，他就得利用牠！

他招呼同伴們走到他那裏，低聲把他的計劃說了遍。

「那是唯一的機會。好在馬車的附近沒有人，我們儘可以坐了逃走，那時，恐怕他們還不會知道馬車失蹤了呢。你們敢不敢冒一次險？」

「好的，」那人無可奈何地說。

勞爾夫說了聲「那末跟我來！」後，跳上車把繫馬的韁繩割斷；其餘兩個也跟他跳上去。馬鞭索地一聲響，他們已在空曠的荒地上奔馳了。

不論跛不跛，那隻小馬總得走一遭。他們向着右方趕，趕了兩哩路，直趕到大斯篤的附近；這時，遠方才起了一陣叫喊聲，接着林子裏擁出不少人來，彷彿在告訴他們說，逃犯已經被發見了。

「嘉爾頓，騎下去，」他說：「請你坐在我的後面，」他向那人繼續說：「假如他們只看見一個人，在馬車裏，那是再好也沒有的。只要辦得到，我們總不願被他們知道幫助你的是我。」

他們趕到大路上，向右轉了一個彎，後面的人便看不見他們了。誰都沒有看見他們坐着那輛馬車。這時勞爾夫勒住馬韁，跳了下來。

「走吧，」他說：「愛爾葛脫爵爺的小馬也該休息一會了。趕快，我們要趕快走！」

「萊克斯華斯，你往那裏走？」嘉爾頓駭然大嚷：「附近沒有地方好給我的父親躲藏着的呀。」勞爾夫一面笑着回答，一面並不把脚步放慢。

「快走！這裏有一處地方——一處安全的地方。我要到聖克黎夫先生的家裏去呢！」

二 避 難 所

「到聖克黎夫先生的家裏去！」

這句話使得嘉爾頓驚訝起來原無足為奇，勞爾夫走這一着的確是冒了極大的危險。不過，他能深知聖克黎夫先生的為人，嘉爾頓卻不然——這才生出了極大的差別。更兼目前的處境困難已極，無論躲在那里都會被人發見，此外又無別處可去，所以他們只得往聖克黎夫先生的家裏走了。勞爾夫叫他的同伴留在花園裏後，便獨自走進屋子。

勞爾夫把他要到聖克黎夫先生家裏去的意見向嘉爾頓宣布時，嘉爾頓固然很驚訝，但他把這次的奇遇和所做的事情告訴聖克黎夫先生後，聖克黎夫先生的驚訝還更甚於嘉爾頓哩。

「先生，你知道，你曾經說過，」勞爾夫歸結着說：「你深信嘉爾頓先生無罪，假如我做了他被捕的工具，我定要抱恨終身；因此我就想，你對於這位不幸的人總肯表示同情，總肯援救他的吧。」

「唔，勞爾夫，」聖克黎夫先生笑了。「這可見你的確是相信我的話的。你能夠這麼做，我只有由衷地快樂。嘉爾頓先生既然在這里，那末和他商量一下之後，我或許想得出方法來證明他並非犯罪的。我們去迎接他吧。」

這次他們倆的晤面——這樣憔悴而且沮喪的一個犯人和這樣虔誠的基督徒的晤面，感人的力量是非常大的；聖克黎夫先生一面請他的客人安心，一面和他走到屋裏。這時伊琳和她的母親剛巧不在家，他便吩咐僕人們給他的新客備飯。然後，他開始談起話來，其餘三個也坐着細聽。

「嘉爾頓先生，我正在考慮，」他說：「我覺得有一個方法好讓你安全地留在這裏，讓你自由地和尊夫人通信。」

「那真是出乎人力以外的大德呵，」嘉爾頓先生嘆息着；聖克黎夫先生卻仁慈地笑了。

「我的意見卻和你的相反。在我，這非特是可能，而且是極容易的一回事。請聽我說：你住在這裏，決沒有人會夢想到來尋你的，爲着更安全起見，我們還可以把你化裝起來呢。我本要雇用一個園丁，那邊的草房又空着，你就扮了我的園丁吧。你若是不懂種植，不要緊，我能指引你的。這樣，我的內人就只好去請尊夫人了。如果尊夫人願意時常來，整天的留在這裏，那也決無不便之處。祇是有一點要請你記着，我對於內人，當然什麼都要給她知道；不過對於我的小女，我想還是別讓她與聞這件事的好；所以當着她的面，你就應該叫作湯麥士·勃朗——這是一個順口的名字，我們應該以主僕之禮相待，這個你能不介意嗎？」

「介意！」嘉爾頓先生高聲說，眼淚滾到他的面頰上了。「介意！你這樣仁慈，這樣冒着危險救我，我還會介意這些小節嗎？今天早晨，我覺得除了妻兒以外，人世間我連一個朋友都沒有。但現在，我知道上帝並不會完全捨棄我哩！」

「信仰他的人不會被他捨棄的，」是溫和的回答。「你且跟我來，趁僕人們沒有看見你這副樣子的時候，我們先來找一些衣服，把你扮成了一個園丁吧。至於你們，你們應該記着怎樣待我的園丁啊，」他望着孩子們繼續說：「勞爾夫，你做事一向很謹慎——你記着，別把這消息走漏了。」

勞爾夫答道：「先生，我願意盡我的力量，」不久，他便獨自和嘉爾頓在一起了。於是……於是嘉爾頓突然跪在他的足邊，握住了他的手，儘是吻，直吻到勞爾夫大聲嚷，說是他若再不站起，他就要搥他的頭了。這一面是想去恐嚇他，一面也表示他依舊是他的朋友；於是，可憐的嘉爾頓便怯弱地笑起來了。

嘉爾頓坐在那里，訴說着他從前所不願告人的心事——如何他把十個先令給了他的父親，如何他的父親沒有把牠們用去，又還了給他。

「勞爾夫，關於那張鈔票，我實在一點也不知道的，」他說：「從前你總是疑心我，爲了這我就非常難受；不過我也很對不起你，我不該對你說那種話的。」

「老朋友，好吧！」勞爾夫搓着手回答：「我們不要再想起牠，而且，我現在已經知道是那一個人偷的了——或者我應該說，是那一個人出了主意去偷牠的。固然，我不敢十分地斷定，不敢去誣陷任何人；但無論如何，我決不再疑心那是你了。」

嘉爾頓喊道：「你是指霍拉斯·愛爾葛脫！」勞爾夫卻笑着搖搖頭。

「老朋友，別這麼說。我說過不要提出名字來的——噯，嘉爾頓，我想向你的父親問一件事。他知

道我父親的消息嗎？」

「你的父親！他怎麼知道？」

「那夜，他或者也在斯篤林裏，或者會看見或聽到些什麼的。」勞爾夫說。

「我親口來回答這個問題吧！」勞爾夫說時，嘉爾頓先生剛巧進來，孩子們禁不住喫了一驚；因為，當他們看見了面前站着一位半禿，而灰鬚的老人時，就是嘉爾頓自己也幾乎認不出那是他的父親了。「勞爾夫·萊克斯華斯，我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但是你要記着，過後我便不過是園丁勃朗了呢。現在，我且把我知道的盡量告訴你。你父親失蹤——那是我的兒子告訴我的——的那夜，我剛巧在斯篤林裏，我聽見一陣鎗聲，隨後又看見一輛馬車飛也似的趕過去。馬車裏有兩個人，一個斜倚在他的同伴的身上，好像正在絕望着，或者是受了重傷似的。我躲着，雖然不敢去追他們；但當時我就想，那一定是鬧了什麼亂子了。」

「勞爾夫着急地問：『第二個人沒有死嗎？』回答是非常肯定的：

「沒有，我斷得定沒有，因為他們在黑暗裏奔去時，我還聽見他呻吟着的呢。我能告訴你的就是這些。你以為我對於牠總有些知道，那原是情勢所必然的。我還聽得大家在那里說，黑夜闖到學校的寢室裏去的也是我；其實，那真是冤枉了我。人只要稍稍想一下，也就會知道我決不願意那樣幹的——被捕的危險實在太大了；我至今還不大明白，他們疑心我到那里去幹，竟爲着什麼來呢。」

勞爾夫說：「那件事我也莫明其妙。」不久，客廳裏傳來了伊琳的語聲，她和她的母親進來了。

父親吻着她，說：「瓢蟲兒，給我出去！」他看見她的目光釘在客人們身上，便繼續說道：「唔！你還需要介紹一下吧。這是佛蘭特·嘉爾頓，勞爾夫的朋友；這是我們新雇的園丁，他的名字叫湯麥士·勃朗。跟勞爾夫和嘉爾頓出去一會兒，我要和你的母親說話哩。」

孩子們走後，聖克黎夫先生把勞爾夫的奇遇告訴他的夫人，把嘉爾頓先生也合禮地介紹過了。聖克黎夫夫人說話的時候非常文雅，態度非常誠懇，她答應第二天就去訪嘉爾頓夫人；她遇到勞爾夫後，緊握着他的手，熱烈地吻他，彷彿要使他知道，他做了這件事她是滿心歡喜似的。

星期日，聖克黎夫夫人去訪嘉爾頓夫人，領了她一同回來。這次夫婦間的會晤，除了他們自己的孩子外，誰都沒有看見，因為伊琳早已被勞爾夫帶走了。否則，她若看見了她的客人在和園丁談話，或是走到他的草房裏去，她一定要詫怪起來的。

但後來，當嘉爾頓夫人遇着這勞苦功高的孩子時——啊，她那投給他的感謝的眼光和說話時候的態度啊！這使得勞爾夫非常快樂，但同時也非常不自在。

一天過去，早晨接着來到，又是回校的時候了。勞爾夫和嘉爾頓手牽手走着，有幾個孩子看見了他們，都睜大着驚奇的眼；因為他倆的爭吵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談論過的。

但華倫看見了他們，卻飛也似的奔過來，臉上露着歡樂的笑。

「喂，你們兩口兒！」他走近他們時，大聲說：「我見了這樣子真滿心歡喜！這是好現象；我希望你們永遠不要爭吵起來。」

「我再不和萊克斯華斯爭吵了，」嘉爾頓低聲說：「華倫，你無需耽心。我受了他的大恩，我永生也報不盡，雖然我不能告訴你爲了什麼理由！」

「或者我倒能告訴你爲了什麼理由呢！」華倫且笑且答：「那是大家都知道了的。是愛爾葛脫把牠說出來的。」

「把什麼說出來？」他們倆同聲問；華倫繼續說：

「哦，他說——嘉爾頓，我並不是存心使你痛苦；不過從朋友那里知道這個消息，總要比從仇人那里知道好得多。」——華倫說時旋轉身，抱歉似的向着嘉爾頓——「他說，你的父親躲在斯篤林裏，警察們四處搜尋他……」

「爲了要捉他，愛爾葛脫爵爺還把他的馬車借給他們呢，」嘉爾頓悲傷地插進來說。

「沒有，他並沒有說起那件事。他真的借給了他們嗎？那才是卑鄙的行爲哩！唔，他說，你的父親躲在那里，警察看見勞爾夫走進了樹林。那定有人通知了你的父親的，所以他才會想法躲避，坐了他們留下來的馬車逃走的。但不過他們並沒有說起那是愛爾葛脫爵爺的馬車。勞爾夫，愛爾葛脫還武斷地說，走去通知他的一定是你，因爲你是嘉爾頓的同室同學，他又說，從此看來，便可以證明偷鈔票的也是你們兩人了。他正在那里大講特講，但半數的同學，甚至有過半數的同學都袒護着你，是那件事如果確實，換了他們也要這麼辦的。愛爾葛脫說你欺騙密探，密探恨不得砍掉你的腦袋哩。」

「他真想砍掉我的腦袋嗎？」勞爾夫笑了。「唔，華倫，你既然知道得這麼詳細，那末我們有了空

就來把全部的經過告訴你——不過有一件卻要例外，你切不可問我們在那里遇到嘉爾頓先生，也不可問我們把他藏在什麼地方。那是我們的秘密。至於其餘的事，儘可以讓你知。嚇，愛爾葛脫若知道了坐在馬車裏的是我，我不知道他將要作何感想呢。」

「你多有趣的玩笑啊！我說，勞爾夫，你真是個妙人！來，我們進去吧！」

顯然的，那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的了。當他們倆跟了級長走過運動場的時候，好奇的眼光都投到他們身上去；不多久，一羣低級生被汀克爾領導着，突然唱起歌來了：

因為他是善良的人，

因為他是善良的人！

愛爾葛脫站在他們的附近，皺着眉，旋轉身。

「你們這些小畜生，不准叫！」他惡狠狠地罵；可是，在運動場的別一邊，從五年級的教室裏，也傳來了同樣的歌聲。

愛爾葛脫只得轉身回校，心上憤怒不堪。他剛下來的時候，原想利用一個好機會使得勞爾夫受辱的；但現在，同學們卻一致地稱頌他！在愛爾葛脫看來，那真是一個極大的損失；然疊唱的歌聲仍在樓下響，透過了窗扉：

因為他是善良的人，

我們大家都這樣說！

二二二 午後漫遊

「我說，今天下午你們倆預備做些什麼事？」

這個問題是湯姆·華倫問的，那時勞爾夫和嘉爾頓正站在運動場的進口地方。

又一個星期過去了。對於勞爾夫和他的同室同學，這一天是非常愉快的。現在他們又是要好的朋友了。他們的性格雖然絕不相同，但他們很能相愛，而且不幸的事既已過去，他們的友情當然會愈加深切。呵，他們的友情是愈加深切了。難道勞爾夫還沒有證明他是個意志堅強的好人嗎？難道嘉爾頓還沒有表白他非特不會偷過鈔票，而且還是個忠心正直的，盡力援助他不幸的父親的兒子嗎？

孩子們都和他們親暱，都以為同勞爾夫做伴是件榮耀的事，這種情景真叫人歡喜。愛爾葛脫，陶孫，以及被他倆牽領着的黨徒，雖然都在懷恨，譏諷，說些不生效力的殘酷話，但大家都已瞧不起他們了。

星期六來了，孩子們準備歸去，勞爾夫臂彎裏挾了一包書，預備在那天晚上再把牠們默理一遍。紐爾脫比賽原要有充分的準備才会有希望，他既然簽過名，他便決意要努力，以冀得到勝利。

「你們預備做些什麼事呢？」華倫這麼問；他們倆都說並沒有特別的計劃。

「不過我不會有多少空，」勞爾夫說：「今晚上我還想自修幾個鐘頭。」

「你若用功過了分，你就要呆笨起來的，」湯姆·華倫回答：「專工作，不遊玩，把傑克弄成個傻孩子；這句俗話你總知道的吧。飯後——大約一點鐘光景——我們出去遠足一次不好嗎？」

「到那裏去呢？」嘉爾頓問：「有一定的地方嗎？」

「我可以替你們擔保那一定是有趣味的遠足。我們先走過荒地，走過大斯篤，爬上蘋果樹山，再向前去就非常好玩了；那邊白泥裏多的是美麗的蝴蝶。」

「白泥裏的蝴蝶？」勞爾夫揚着眉，詫異地說；華倫卻笑了

「你這笨鷺！我的意思是，那邊所有的地方全堆着白泥，蝴蝶最愛在那里飛着玩——花瓣似的，棕色的，飛起來身子一跳一跳的，都有說不定我們還捉得到草蛇呢。」

「別歡喜蛇，」勞爾夫想起了小時候見過的一種毒蛇——牠們的牙齒可以致人死命的毒蛇。便這麼說：「唔，我去也不妨，佛蘭特，你不去？」他向嘉爾頓說，嘉爾頓點頭承諾。

「那末，就算約定了，」華倫答道：「午後一點鐘我到你那里，我們順便再來約嘉爾頓——喂，爭吵些什麼呀？」三個孩子都回轉身。

運動場的那一邊，顯然的一種爭吵正在進行着，呼喝聲和呻吟聲從那里傳過來，喧聲裏面還夾着一種苦痛而尖銳的叫喊。

「你這膽怯的大東西，別扯住我的手臂！」

「陶孫和他的同黨」華倫不平地說；他們三人飛也似的奔到爭吵的地方，只見汀克爾和格林站在那裡，淚汪汪地，怒氣沖沖地；對面是陶孫，愛爾葛脫，和他們的心腹，一羣憤怒的低級生四散在安全的後方，向着高級生惡聲地咒罵着。

「你這厚臉的小乞丐，我要搥到你半死！」他們聽見陶孫向汀克爾說。他扯住了汀克爾的手臂，用着他慣用的方法，把牠狠命地絞。「誰來教你取笑我！我想，總是萊克斯華斯那個乞丐教你這麼做的！」

陶孫說到這裡停頓着。他先前以為勞爾夫已經走掉，那知正在說的時候，卻一眼瞥見了他。這一來，陶孫便覺得有些尷尬了。勞爾夫不等他想出以後的話，早已鎮靜地，可是用勁地，把汀克爾從他的緊握中鬆了下來。

「陶孫，你想錯了，」他心平氣和地說：「我決不會鼓勵低級生去取笑高級同學，但也看不慣高級同學仗勢欺人。你還是放那小孩子走了的好。」

「我沒有取笑他！」汀克爾嚷道：「至少，他未踢我之前我沒有取笑他！我站在這裡和吉曼·格林講話，他和愛爾葛脫走來，愛爾葛脫把一塊石子擲在格林的頭上，陶孫就來踢我——膽怯的大東西讓他站穩了，我要獨自和他打！」

「呵，乖乖，不要，你切不要打！」湯姆·華倫大笑。「你還是走開，馬上回家去。你就是想打也打不成的。」

「我看起來，」愛爾葛脫冷然說：「這個學校好像被萊克斯華斯和他的同黨統治着似的。華倫，你留心一點。現在並不是上課的時候，假如你以為我們甘心被你統治，尤其是當那個傢伙做你的保鏢時——唔，我不得不說的是，你大錯而特錯了！」

「我要說的是，這里用不着吵架，」華倫心平氣和地回答：「我還要說的是，我們已經聽見校長先生吩咐過，不准高級生仗勢欺人。從前，這種情形鬧得太過分了。」

「但我們不服從的時候呢？你就要到校長面前去說好說壞了吧？」

「唔，不，我決不，」華倫回答：「我只要好好的搥你一頓就算了。假如真的要打，我們就來打個痛快。這里是我和萊克斯華斯——嘉爾頓除外。你若要看究竟是誰一邊最狠，那末，你……」

「那末你們都給我散了吧；華倫，你別做儂子呵，」一個湊趣的聲音說，接着，舍長開斯脫懷已在這地方出現。「你們都給我散了吧！愛爾葛脫，你留心些。你儘可以做小爵爺，做貴人的兒子，但你想做小霸王卻無理可說的！你說話時還是謹慎點好，否則你或許要倒霉呢。」

開斯脫懷的權力是無可抵抗的，愛爾葛脫和他的同伴只得走開，但走的時候，他卻咕嚕起來：

「過一會再說。這口惡氣我總會出的。假如我真的不能使勞爾夫受苦，我不相信就算『無理』好了。」

那兩個小孩子——汀克爾和格林——一面走，一面預慮着愛爾葛脫和陶孫來報復的事。汀克爾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那張鈔票的事說出來了。」格林卻搖搖頭。
 「有什麼好處呢？假如他們抵賴時，我們怎樣去證明牠呢？你要和他們賭氣，但老勃朗是不會來做證人的。而且，這麼一來，我們不是先得承認犯規了嗎？汀克爾，不要這麼想；我們還是等一下的好，機會馬上就會來的。」

「那末我們寫一封匿名信給他們呢？」

格林問：「那是怎樣的？」汀克爾明白地解釋道：

「你知道，那是一種信，沒有人名，也沒有地方寄的。」

「不具名的信。」格林恍然說；汀克爾點點頭。

「是的，就是那種信。我們動手做吧，上面寫：『誰偷五元鈔票的』或者是，『勃朗的餅店多少價錢？』或者別的話。」

「這種信我們不寫的好。」是格林的掃興的回答：「那非特沒有好處，反而要使他們知道走漏了什麼消息的。汀克爾，別那麼做；你還是任憑他們去；他們自己不久會把消息洩露出來，那時候他們就會在我們的掌握中了。」

「我願意幫助萊克斯華斯。」汀克爾喃喃地說。

「然而，現在他不再需要幫助了。那張鈔票的事，他已經全無干係。誰都不在疑心他，甚至一刻也不在疑心了。你那麼做，對於萊克斯華斯並沒有什麼好處。事情既然擱置着不提，我們還是暫且任憑

牠去。」

同時，勞爾夫和他的朋友各自回家；敵人的恐嚇，和這兩個低級生的好意，他們一點也不會知道。午飯後，華倫踐約來找勞爾夫。

「喂！這里新雇一個園丁了？」他看見一個老人正在掃路，便這麼說；勞爾夫想，到底華倫也猜不出那人是誰來啊。

他們興高采烈地動身，找到嘉爾頓以後，他們的遠足就開始了。他們大踏步向前奔去，奔過好幾座小山，不多時——那真算最惱人了——一大片烏雲罩上來，突然的，雷電交作，狂風暴雨也跟着來了——天雨下得多有勁！

在輿緻最高的時候挨一陣雨已經不很舒服，但又剛巧在那無處可躲的當兒挨着，那真是最不舒服的呢。

「我們到那里去躲避呢？」他們三人垂下了頭，翻轉了衣領，飛也似的儘是奔，嘉爾頓驚惶地大聲：「這才有趣哩！」

「我說，」華倫突然提醒着。「那邊的路旁有座濃密的園林，我們一路走來的時候我就看見了的。我主張還是到那邊去。我們好在樹底下躲一躲，我們好去找一間槍械室，或是園丁的草房。溜進了人家的私地，我們雖然會遇到什麼麻煩，但要是把我們的來意說明了，他們也許不至於見怪的。」

「就是他們要見怪也沒法的了，」勞爾夫無可奈何地說：「我們不能再這樣地向前走去，斯篤

地方縱使有圍場，我們也得走上五哩路呢。華倫給我們引路，我們快些到那里去吧。」

華倫大喊一聲，向前直奔，其餘兩個緊跟在他的後面；這時雷聲隆隆地響，電光眩目的地閃爍，天色這樣黑，一切景象比前更糟了。

華倫引着路，他們奔過一條小徑；在不遠的前面，路旁的確有一片草場，和一座結實的圍門，黑沈沈的園林裏，大樹在臨風搖擺。那邊雖不十分安全，但總算像個蔭庇的所在。他們往上一爬，把圍門爬過了。

「這里要比較的好些，總算像一處蔭庇的地方。」華倫喘着氣。「我已渾身透溼的了。」

「我想喝一杯可可或熱茶才好呢。」嘉爾頓戰慄着。「我奔的時候受了熱，現在卻覺得異常冷了。」

「我們再走前一點看，」勞爾夫提議：「我們既已溜進了私地，偷山羊偷綿羊反正都是犯罪。說不定我們還能在別處找到一塊躲雨地方的。你們倆且來，依着這條大路走。假如你們走進那邊的矮林，你們也許要闖出禍來的——驚動了鳥兒的窠，或是別的什麼。」

「勞爾夫，你的話不錯。不過我覺得那也並沒多大關係；這里彷彿連動物都絕跡了的。」

「到底有沒有，我立刻試得出來，」勞爾夫說着，停了步，把手按在嘴唇上，吹出一種震顫的呼嘯聲——在脫克遜平原上的時候，他從印度土人那里學會了的。「附近如果有人，他們總會聽到我的呼嘯，這樣，他們就不好說我們是想避人耳目的了……」

他突然停頓，駭然倒退，臉色變得像死灰一樣；因為在另一處地方，也有一種壓悶的，可是很清楚的聲音，從這園林的寂靜中傳將過來。那是勞爾夫的呼嘯聲在再響！

他的全身震顫原是無足為奇的。他的臉色如此灰白也無足為奇的。因為，這里祇有一個他所認識的人也會這樣呼嘯，而這個人就是他自己的父親！

二二三 荒址和孤屋

只有那一聲呼嘯，鬱悶地，悲慘地，從樹林裏傳了過來；隨後寂靜又給一陣迅雷的隆隆聲打破了。勞爾夫站在那里，戰慄着，昏亂得說不出話；華倫和嘉爾頓關切地轉身向着他，對於他的突然的變化百思不解。

「噯，勞爾夫，老朋友，那是怎麼的？你遇到什麼東西了？」他們這樣問；他帶着嘶啞而抖顫的語音答道：

「那聲呼嘯，你們沒聽見嗎？只有一個人會發出那種聲音的，他是我的父親！」聽了他的回答，他們猶豫了一會，然後，華倫溫和地說：

「可是，勞爾夫，怎麼會是你的父親呢？老朋友，那不過是回聲呀。」

「那並不是回聲，那是他的呼嘯。聽……細聽牠從那里來的！」他在雨聲浙瀝的林中又吹出了

印度土人的呼嘯。

他說：「現在聽……聽！」他們等着，可是沒有回答的聲音來——除了樹木的震戰聲，雨點的淅瀝聲，和暴風隱隱的狂嘯外，什麼聲音都沒有。

「你看，那一定是回聲了！」華倫說，勞爾夫卻搖搖頭。

「華倫，你別傻。牠若是回聲，牠一定會再響的；但我們卻一點也聽不到呀。」

牠從那一方來的呢？在這驚疑不定的剎那間，他們忘了狂風和暴雨，他們把一切都忘了。呼嘯聲到底從那一方來的呢？

華倫說牠好像從地下傳出來的；嘉爾頓說，他覺得牠從上面落下來，彷彿有人在天空裏叫喊的樣子；勞爾夫以為牠在直前面。

「我們怎麼辦呢？」是華倫的疑問；勞爾夫答道：

「我要走前去。我要搜遍這園林，就是搜上二十遍我也不怨。」

他們三人往前走。勞爾夫每次吹出那尖銳的呼嘯時，他們總停了下來，可是聽不到什麼回答。他們繼續奔着，心裏滿是興奮的情緒，不多久，幾乎是突然的，樹林已給他們走盡了。原來這座園林並不像他們意想中的那麼密——牠僅是一帶樹木，圍繞着一片幽僻的草場；草場中央，四面有牆圍住，站着一件他們最終的目的物——一座房子。

一座房子；但外形是這樣陰沈、荒涼。所有的窗格都現着愁慘和虛寂的景象，染上了灰塵和汗泥。

沒有一絲炊煙從煙囪裏升起，沒有一點生物的聲音可以聽到。牠彷彿是無人居住的空屋，冷舊而又黯淡；藤蓆從上面垂下，在暴風雨的氣息中搖抖，給這幅淒涼的圖畫增添了更淒涼的色調。

三個孩子站在那里，奇怪的，不可解的情緒刺激着每一根神經，他們把這地方仔細觀察，懷着一顆疑問的心，默然看着各人的臉；最後，華倫柔聲說：

「唔，我真好運氣！誰想得到這裏會發見一所房子？」

「勞爾夫，你往那裏去？」嘉爾頓看見勞爾夫在往前走，喊了起來；勞爾夫肯定地答道：

「到那所房子裏去。我要去看看到底有沒有人住在裏面。」

勞爾夫逕向磚牆走去。那是一垛極高的牆，祇有房子的上部可以看見。不過在別一邊，他們卻發見一扇門，勞爾夫毫不遲疑的把牠推開，穿過庭園，走到內門口，用門槌敲着。

門上發出的聲音是多麼遲鈍，重濁啊！一種幽靈似的聲響，從房子裏折回來，帶着那人去室空後才聽得見的顫音。

「這里一個人都沒有，」華倫停了一會，低聲說——不知怎麼的，他們覺得自己在用着極低的聲音說。「房子是空着的。」

勞爾夫並不回答，祇是重新搥着門，搥聲更高，更延長了。「聽！」他說；從某一處地方，他們聽到一種極微弱的聲音，彷彿關門似的。

「那不過是風在打門罷了，」是華倫的按語。勞爾夫卻第三次再去搥着門——搥門總是不錯

的——裏面若有人，他們總會聽見，因為，槌的時候門在軋軋地大叫呢。

又停了一會，裏面傳來一陣凌亂的聲音，有人從遠處的側道裏走近來的聲音，隨後，又聽得門門和鎖鍊在響，門開出了一條細縫，這時候，一個肥胖的，帶着獸相的巨人在門口出現，擋住了他們的去路——簡直是個面貌凶惡而殘忍的人，他怒目望着三個孩子，用粗暴的聲音問他們，來此何事，何得到此。

就在這時候，他們三人都愕然倒退；任憑他們如何勇敢，他們到底還不過是孩子，更兼那個怒氣沖沖的人又非常地可怖。然勞爾夫終於鼓起了他的勇氣，答說他們是遠方學校裏的孩子，突然遇着狂風猝雨，要想找尋躲避的地方。

勞爾夫在說明的時候，那人睜大了眼，從這個望到那個，然後用極粗暴的聲音說：

「唔，這一切和我有什麼關係呢？你們沒有理由好私下闖進我的地方，亂槌我的門。我並不要知道你們遇着猝雨，那是和我絕不相關的，是不是？」

「可是我們正想找塊躲避的地方呢？」勞爾夫固執着。「想來你總不至於拒絕我們，不給我們躲避一下的？」他做出一點要想衝進去的姿勢，那人便在他身上一推，幾乎把他推倒了。

「我的短腳小雞，不准再這麼亂撞，」他說：「否則你要倒霉的。你決不能衝開了你的路，衝到我的屋子裏去，這個你總知道吧。你們三個還是立刻給我走。你們私下闖進了我的地方，幸虧獵狗剛巧被繫着，否則他一定會撕掉你們的腿了呢。聽聽牠看！」他停頓着，這時，正有一陣隱隱的吠聲從裏面

的什麼地方傳過來。「他是隻漂亮的狗，大到喫得下你們。你們還是趕快走。滾開吧！假如你們再要耽擱五分鐘，我就要把獵狗放了來咬你們了！」他砰的一聲閉上門，任憑他們站在那裏。

「一個多麼討厭的人啊！」華倫說：「他的禮貌和他那副尊容真差不了多少！勞爾夫，走吧，站在這裏沒有什麼好處；我並不想和那隻我們聽見的高聲畜生見面哩。牠叫起來就像一隻喫血狗。」

「我們還是照華倫的話做吧，」嘉爾頓知道勞爾夫的心上非常難過，便稍稍帶着膽怯的樣子，接着說：「我知道你在想些什麼。你想去看看屋子裏的情形，但現在是做不到的了。你若一定要去看，那末還是下一次的好，當那個人不再疑心我們的時。我不能認爲你對的。我不懂你怎麼會變成這般光景。」

「在我不能強制着自己依你的話做去時，我永遠不能安定下來的，」是勞爾夫的回答，他的臉上又現出極堅決的神情了。「那聲呼嘯是我的父親發出來的。他或許不在這裏——我也並不說他一定在這裏，然而不知怎麼的，我總有些憎惡那個人，總有些信不過他。我們且走遍這座園林吧。華倫，你可懂得？我要去看看這裏有沒有別的房子隱藏着哩。誰曾說過像那樣的一所房子會在這裏出現，誰又能斷定這裏不會有別的房子呢？你和嘉爾頓如果要回去，就請回去，不過我還要尋一下哩。」

「那末我們大家去尋，」是華倫的回答；他和嘉爾頓伴着勞爾夫。

他們走過草場，出了園門，勞爾夫忽然覺得那人的臉正在上面的窗後窺視他們。或許他是一個出家人，吝嗇漢，或者是一個瘋子——這似乎是最切近事實的；然而，然而勞爾夫總想走進那所房子。

他們一路奔着，重新奔到樹林裏，向他們剛才進來的對方面奔去；勞爾夫那句也許會尋到別的房子，現在果然證實了。在遠方，一片荒涼的曠原上，他們發見一所破敗的房子。初看時，牠好像是座禮拜堂，或是修道院，或是類於這種的建築，因為，那些石柱，尖角窗和拱門，都給了他們這麼一個影像。牠是座極大的屋宇，比他們剛才離開的要大得多，頽垣上濃密地長着常青藤。這屋宇是這樣地古老，僻靜，彷彿祇有那曾經在牠的石地板上走過的人們的影和形，還隱隱地潛伏在那里；不過這究竟是個蔭庇的地方，勞爾夫便走進去了。

「就是二十個人二十隻狗來，我也不怕，」他堅決地說：「我不願再在大雨下往前奔，我要看一看這座破屋。」

「可是勞爾夫，那里不會發見你父親的踪跡呀，」華倫反對。

「老朋友，我本來不在那麼想，我祇想躲避一下吧了。來吧。假如真的有什麼不幸，我們可以走上了樓梯，用石子把惡狗們趕走的。來吧。」

房子的外貌很幽暗——裏面愈加幽暗了。他們穿過一個缺口往裏走，那邊，從前曾經有過一扇堅實的橡樹門的。他們的足聲在回響，無數潮溼的枯葉成堆地伏在牆角，奇醜的蜥蜴當他們進來時又到處驚走。但如果這最初的憎惡消滅了後，接着便能在廢址荒址中徘徊，四處窺探着，或是往下走進黑黯而泥濘的地下室，或是爬上古老而荒涼的尖塔，雖隨處有撞破頭頸的危險，然究竟是使人興奮的事情啊！他們這里那里徘徊着，直到一線陽光從破窗裏透了進來，才知道風雨已經過去，他們正

好重走他們的路了。

「勞爾夫，我們還是走吧，」嘉爾頓說：「我不能不走了，因為我想起了母親將怎樣地掛念我，當她望我歸去而我還逗留在外面的時候。」

「唔，我覺得留在這裏也沒多大好處，」華倫接着說：「勞爾夫，你的父親決不會在這一帶地方的。那個呼嘯不過是回聲吧了。」

「那末，想來牠總是回聲一類的東西了，」勞爾夫免強承認。「此外也似乎沒有別的可以解釋。對於我這副發獸的模樣，你得原諒我，但是你知道那……那是我的父親啊！」他停頓着，嘉爾頓深情地握着他的手，華倫隨即說：

「噯，老朋友，我當然懂得；我也希望我們能夠尋出一些線索來——假如有人躲在這裏，這座破屋一定會變成迷宮！你能在牠的附近玩上一個星期的捉迷藏哩！」

他們從破屋裏出來，不久就走到大路上，向着家鄉歸去。但途中，勞爾夫重新回過頭，再度吹着那尖銳的呼嘯；於是——回聲呢，還是人的聲音呢？——停了一會之後，就有微弱低沈的聲音又在送回來了——來自地下，或來自天上，他們不知道；然而那呼嘯總是一聲聲地回響着。

二四 復仇

就在那天下午，當勞爾夫和他的兩個朋友遠足蘋果樹山中途遇雨，在園林裏找尋躲避地方的時候，霍拉斯·愛爾葛脫和他的同伴陶孫，站立着舉行密議。

他們真是貪頑野蠻，專愛搗亂的一對，他們進行着的事情彷彿不很順利。

第一，那張不幸的五元鈔票依然杳如黃鶴，餅店老板雖然答應了他們，說是只要辦得到，他總可以替他們拿回來，不過他至今還沒有把他的信約實踐；鈔票既然仍在別人的手裏，他們倆當然要驚惶失措起來了。

爲了牠，他們總要吵，愛爾葛脫仍在說，陶孫既然把牠換去，他就應該一個人負責；陶孫卻反辯着，說是他將要直言不諱，他從愛爾葛脫那里得來的。

同時又增添了一層惱恨，事實是，他們雖想盡力搗亂，然勞爾夫·萊克斯華斯卻愈益得到同學們的重視，他的勢力，加以華倫和嘉爾頓兩人的，正在逐漸地穩固，差不多足以壓倒他們倆的威權了。

「我覺得，」愛爾葛脫忿然怨謗：「那班傢伙以爲把犯人正法是一樁罪過。他們有幾個簡直向我噓——爲什麼？就因爲我的父親把馬車借給了警察！我真不懂他們見了什麼鬼！」

「四年級裏，他們也這樣瞧不起我，」陶孫回答：「現在這裏倒有些尷尬起來了。所有的孩子都嬌養得像一羣乖乖，你若是揪住了他們的一個，在頭上搵他一下，或是取笑他幾聲，立刻就會有十多個甘心來做他的保鏢。你只要看那個小乞丐格林怎樣侮辱我就夠了。」

「唔，你爲什麼不痛打他一頓呢？事實是，你有些怕。」

「你自己才怕，陶孫忿然反辯：『好像我會怕他！你知道，那時我若幹了什麼，萊克斯華斯和他的同黨就要來圍住我，一個人敵不過他們一大羣的。你說你要和萊克斯華斯決鬥，這個你總還記得吧。』」

一陣殘酷的怒色罩到霍拉斯·愛爾葛脫的漂亮的臉上，啊，那怒色怎樣地損壞了他所有的美貌啊！

「陶孫，我也許沒有實行我的話，」他惡惡地說：「然而，若要和萊克斯華斯算賬，決鬥以外也沒有不少更好的方法。我都想把牠們試一下哩。你又看見了勃朗沒有？」

「看見過的，」陶孫答道。

愛爾葛脫接着說：「唔，他怎麼說？」

「祇是他常說的那一套。他還沒有拿到牠，不過他想，他總會拿到牠的。愛爾葛脫，我告訴你，我覺得他在作弄我們呢……」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愛爾葛脫尖聲說：「怎樣作弄我們？」

「唔，他假裝不知道，其實是知道得很多的，或許他在疑心什麼了。我覺得，他不想讓我們得到那張鈔票呢。」

霍拉斯·愛爾葛脫沈默了一會，他聽了這番話，顯然是很失驚的。

「假如那樣，事情便糟了，」他終於說：「可是，除非不幸自己來，乾着急也沒有用。我只得親自去

看他一過了。叫你做什麼的時候你總一團糟，你好像從來不用你的聰明似的……」

「他沒有拿到的，或是他捨不得的東西，我用不出聰明來使他給我的。」陶孫咕嚕着。

「然而你總該用你的聰明去探聽他究竟拿到了沒有的呀。這件事危險的部分我都做過，留給你的只是些安全而且容易的。偏偏又給你弄糟了！」

「啊，過去了的不准再提。我聽得討厭死了。你一到無氣可出時總是把牠說了又說。以後不准再提，否則一輩子別來和我商量。」

愛爾葛脫看出他的同伴的確在生氣了。他雖然懷恨陶孫，但並不和他爭吵，他對於惡毒的方法，真是無所不懂；所以他聽了那種憤怒的話，祇是堆着一臉的微笑。

「別生氣，」他說：「我從未遇到過這樣一個滿肚子氣的人哩！人家同你說話總像招惹了你似的。」

「唔，那末不准再提。我不願給你那樣作踐的事情。既然做了，就得做到底！談論能有什麼用？」

「這件事若被發覺，你總得聽到些人家的談論呢。」是狠毒的回答。陶孫現着可憐的樣子，心上不住的在後悔，覺得自己不該做這樣卑鄙的事情。

「我不懂，」愛爾葛脫沈思了一會說：「嘉爾頓那傢伙怎樣了？」

「我們還是不管賬的好，」陶孫反辯着。「爲了牠，我們已受夠人家的憎厭了。」

「人家憎厭和我又有什麼關係？假如我知道了他在那里，你以爲我會猶豫着不去報告的嗎？縱

使那只能使萊克斯華斯心上難過，我也要去報告。」

「那不會使他難過的，」陶孫答道：「他並不是他的父親呀。」

「雖是這樣，但那人究竟是他同室同學的父親，他一定會難過起來的。我但願能夠知道他躲在那里呵。」

「你又不知道，」陶孫說。

「但我好去探訪的。我希望我能夠做到。」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陶孫說；愛爾葛脫聽了這句話中有因的諺語，非常興奮。

「那里？你的話什麼意思？可不是那個人？」

「不是，」陶孫搖頭回答。

「我並未看見萊克斯華斯或嘉爾頓呀，」愛爾葛脫睜目四顧着。「討厭！別像猴子般的站在那里儘是噙着嘴。告訴我，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不過是嘉爾頓的母親向那里走去的吧了，」陶孫一面說，一面朝公地的方向點頭。

「唔，那又怎麼樣？我們並不需要他的母親，是不是？我們提起的是他的父親呀。」

「這個我知道，」是陶孫沈着的回答。他現出非常懂事的神氣。「我是一隻猴子，一個傻瓜，我不知道別的事情。可是，愛爾葛脫，我也許會思想得比你更聰明些哩。嘉爾頓的母親就不會把我們引到嘉爾頓的父親那里去了嗎？她的確知道他躲在什麼地方的，自從那一次之後，她老是到聖克黎夫的

家裏去，這個你知道不……」

「你怎麼知道？」愛爾葛脫問。

「我的姊姊告訴我的，她看見她時常到那里去，有時候她並不走前門，只從側門裏溜了進去。這真有些怪，是不是以前她從不到那里去的——我知道。」

愛爾葛脫默想了一會，然後旋轉身，陶孫問他往那里去。

「跟她去。你的話也許有些來因。我不很相信他們會藏着犯人，但他們也許會的——有人會幹這種怪事的——我還知道，聖克黎夫常在恨我的父親。我們去跟她吧。」

「唔，她只有到聖克黎夫的家裏去的。但以後我們怎麼辦呢？我們不能因為她到了那里就說她去看丈夫的呀。」

「那末，你剛怎麼對我說的？你知道得彷彿很清楚的呀。我們若不把這個探出來，空談決沒有什麼好處，無論如何，我定要去跟她，你如果不願，不去就好了。」

「哦，沒法的，我就去吧！」陶孫回答。兩個孩子便動身跟那個婦人，她一點也不知道他們的惡意。他們儘可以公然無忌地跟她，因為她縱使看見了他們在近身，也決不會生疑的。在這種地方，學校裏的孩子們原是常見不鮮的呀。

事情來得湊巧，嘉爾頓夫人的確去看她的丈夫的；她想去安慰他，勸他不要絕望，不要着急，告訴他烏雲不久就會消散，太陽重新會耀出燦爛的光輝。

兩個孩子密探似的跟着她，絕想不到他們的行爲是怎樣的卑鄙。他們愛幹壞事，愛造不幸——偏狹而又陰險的天性的痛快——他們還存着更大的希望，他們要使勞爾夫·萊克斯華斯受苦。那是最要緊的。爲了這，他們便決意跟上去。嘉爾頓夫人一點也不知道他們的惡計，她走到聖克黎夫先生家的花園裏後，誠如陶孫所說的那樣，從側門裏進去。

聖克黎夫先生早已替她安排好，因此她可以直接走進她丈夫的茅屋，不被家裏的僕人們知道。孩子們站在門口，躊躇了一會。小徑不久就在矮林裏消失。愛爾葛脫四顧着，不慌不忙地爬過了那扇門。

「你要留着，或者要進來，都可以，」他低聲向陶孫說：「我預備把這件事探個明白哩。」陶孫有些氣餒，但終於學了他的樣。這樣地去搜捕一個人是非常痛快的；很有些像冒險的故事的，他決意要探出一個結果來了。

「輕些走，」愛爾葛脫低聲吩咐着，「你的腳不要發出聲音來，身子俯下些；倘然你的頭露在矮樹頂上，他們就會瞧見了。記着！現在，跟我來吧。」

他向着嘉爾頓夫人走去的方向，一路幽幽地爬着，陶孫跟在後面，不久，矮林盡了，露出了幾片草場和幾座花臺來。顯然的，他們若不願被人瞧見，再向前爬就有些危險了。

「我們且停在這里瞧，」他對陶孫說。陶孫蹲在那邊，低聲密語：

「她往那里去了？我什麼地方都瞧不見她啊。」

「她一定到那間茅屋裏去的。我想爬過去，在窗後看一下；但又恐怕會給他們瞧見。我若是驚覺了他們，說不定他們會逃跑了的。」

「你不相信他躲在那邊，是不是？」陶孫一面問，一面在恐怖與興奮中戰慄着。

實在說來，他所以要這麼說，原不過爲了歡喜多說話，自己並不會真正想到裏面有什麼意思；但等到一說出口，這才覺得那彷彿是句了不得的話了。

「我相信他躲在那里的，」愛爾葛脫答道：「別作聲！我們且瞧着。誰都不知道我們在這里，誰都瞧不見我們。我們極容易從原路上爬出去的。靜一點，她從茅屋裏走出來了！」

是的，嘉爾頓夫人從茅屋裏走出來了，伴着一個可憐的僮僕的老園丁。然而……然而她挽了他的手臂，有次還在他的臉上親吻！霍拉斯·愛爾葛脫感到了一陣惡的勝利，心砰然跳着。現在，他全都看明白了。聖克黎夫先生把他藏在這里當一個園丁，嘉爾頓夫人還來看他！

「陶孫，我們這才把他探出來了，」他向他的同伴低聲說：「我們這才把他探出來了，他總不會第二次從警察手裏逃跑的了！要報復勞爾夫·萊克斯華斯給我們的仇恨，這是第一步呢！」

二五 千鈞一髮

「愛爾葛脫，我們以後怎麼辦？」

他們俯蹲在矮林中，注視嘉爾頓夫人和她的丈夫時，陶孫接着他的耳朵問。

「辦多麼優的問題，離開這里，巡往警察署去報告他們。他們決不會把我們的名字宣布，校裏那些傢伙也決不會知道我們與聞這件事情的。我們已經瞧夠了，走吧，留些神，別讓他們看見或聽見了你！我並不想驚覺他們呢。」

他們輕輕地溜出來，脚尖着地，非常小心地走着，直到他們重新爬過那扇門，他們又安然站在路中了。

「謝謝天，我們總絲毫不費力的出來了，」陶孫說；愛爾葛脫鄙夷地問，花園裏到底有什麼危險使你害怕。

「狗，」陶孫申辯：「我們又不知道那邊的狗有沒有鬆了鍊。我記得，在矮林裏的時候，我聽到一陣瑟瑟的聲響，彷彿是一隻狗向着我們奔來似的，我嚇得發冷了。唔，現在我們總算到了這里，以後怎麼辦呢？」

「立刻到警察那裏去。天色變得這樣暗，那總該不至於是雷響的吧？」

「是雷響。我想，離這里不遠的地方一定起了大風雨了。警察署，是不是？」

「當然咯。人在這里，我們不知道他會耽擱多少辰光，所以我們決不能把時間浪費了的，我不願給一陣大風雨阻止了我復仇的事，我要向萊克斯華斯復仇，我要使聖克黎夫家裏的那班傲慢的人受些累。我憎恨他們！我憎恨聖克黎夫，因為他處處袒護着萊克斯華斯；我憎恨他的女人，因為她老是

婆婆媽媽的；我憎恨那個女孩子，因為她是一個傲慢的小娼婦，當面取笑我還……」

「哈哈！陶孫笑。」那不過是爲了萊克斯華斯贏了你，你在妒忌罷了。唔，我管不着。你若要去，去。警察知道了這個消息，一定會非常高興的；假如有什麼賞，我們儘可以受領牠。」

「你如果要，你就好了。」愛爾葛脫說：「我可不要他們的錢。我唯一的目的，只要看這個人再被捉住，只要看他在法庭上把聖克黎夫家裏的人牽涉出來。」

他們轉身疾走；但不久，桂樹叢裏卻幽幽地露出一個驚怒的小臉來——滿襯着金黃色頭髮的臉。伊琳·聖克黎夫早已注目他們，聽見他們的一切談話了！

先前，她瞥見他們走進矮樹林的時候，心上就很詫怪，他們究竟在下什麼毒計。她最初以爲那總是和勞爾夫有些關係，總是有害於他的；因為這兩個孩子她都認識，她還知道他們是他的仇人。她跟着他們，窺探他們的行動，以便隨時通知勞爾夫。但突然的，她又記起來了！嘉爾頓夫人和她的丈夫在那邊，他們或許是來偵察她的吧。啊，自稱爲小紳士的孩子幹着這種事情，那是多麼卑鄙而且可憐啊！他們站在路上時所說的話，她都聽到。她轉身向着家裏奔去，預備報告她的父親；她就是在倉皇危急之中，也很有見識，她並不先到母親那里，爲的是怕她發生無謂的驚駭。她想，父親總會想出最妥當的辦法來的。

她的報告使得聖克黎夫先生非常愁悶。可憐的嘉爾頓先生能逃到那里去呢？還有什麼地方好給他藏躲的呢？

他深自引咎，覺得不該不趁早把嘉爾頓先生送走。但嘉爾頓先生卻爲了可以常和妻兒們見面，心上彷彿很舒服，所以聖克黎夫先生也只好任其自然了。但現在，後悔已經嫌遲了啊！

是的，就是有伊琳來報告，也已經太遲了；因爲他不能就這樣出去的呀。聖克黎夫先生深知每一處隱蔽的地方都要被尋到——脫逃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又不忍把這消息告訴給嘉爾頓先生和他的夫人。

但事已如此，也沒有辦法的了；這消息應該通知他們，立刻通知他們！他站了起來，後面跟着伊琳，穿過花園，逕向茅屋走去。這時，他自己的夫人正在和嘉爾頓夫人談話。

她們聽到這消息以後所表現着的驚惶與愁苦啊！可憐的人不得不離開這里，再做一個漂泊者了——這里那里都被追逼着，不知何時就會被捕，甚至不能寫信給他的夫人，不能聽到妻兒們的消息，那真是非常難堪的啊！

「一個人能夠援救別人的種種好事，先生，你都已做盡了，」他一面擁抱着他的夫人，一面對聖克黎夫先生說：「我將永遠，永遠不忘你的恩德，你的善良的夫人，你的親愛的小女兒。你總會做我可憐的妻兒們的朋友——我深信你會的——現在我不得不卸下這身服裝走了。扮着老園丁出去，也許比一個逃犯出去更危險呢。」

「可是你能逃到那里去呢？那里好給你躲避一下的呢？要是你能找到一處地方，那末，說不定警察會疑心那是孩子們的錯誤，從此不再來搜查，好讓你有離開英國的機會。至於銀錢上的幫助，你當

然可以問我要的；不過你如果躲不掉，追趕者的耳目，我恐怕銀錢也沒什麼用處的可……」

一陣匆促的脚步聲，總該不是警察已經到了吧？是的，警察還沒有到；一陣怪熟的清脆的呼嘯聲走來的是勞爾夫和他的兩個同學，這消息應該告訴給他的。

華倫從未知道嘉爾頓的父親在這里；他們倆所以允許他來，就因為他來了也決無危險，他只會當他是一個被雇的老園丁的。

但他們看見了聖克黎夫先生和所有的人都在那間茅屋裏時，他們便停了下來，嘉爾頓喘喘着：「什麼事啊，父親，什麼事？」這樣，他就把他的祕密向華倫說了。

他們告訴了他們，嘉爾頓呆站着，臉色非常慘白，緊握着拳頭。

「又是愛爾葛脫！」他說：「啊，我恨他！我恨不能殺死他。」他的父親卻把手放在他的臂上，幾乎是嚴厲地說：

「我的兒子，這些話不是相信基督的孩子所應該說的！」

「唔，先生，無論如何，你不能因為佛蘭特說了這些話就責備他，」華倫插進來說：「我也恨不能這樣處置他們呢。他們是一對賤人，只配挨打的！」

「湯姆，安靜些，」勞爾夫柔聲說：「不要去理睬他們。問題是我們怎麼辦。可有什麼地方好給嘉爾頓先生安全地躲一下的嗎？」

「沒有，」嘉爾頓先生慘然說：「附近沒有地方好給我安全地躲藏的。我恐怕一時嚇呆了，也未

「可知」他繼續說，「但那終究是絕望了呵！」

「親愛的先生，別這麼說，」華倫喊道：「我知道一塊地方，一塊很好的地方，你儘可以在那里躲上一個月，是的，縱使他們知道你在那里，他們也不會在來捉你的。你可以躲過他們，永遠躲過他們，只要……」

「破屋」勞爾夫突然喊：「華倫，你真是個好人！破屋，當然……」

「什麼破屋在那里？」聖克黎夫先生問，其餘的人都諦聽着。「孩子們，快些說，時機危急了。」勞爾夫把那天下午他們的奇遇報告出來後，繼續說：

「當然，那邊一定有狗，但縱使牠們嗅到他的氣息，也決然咬不到他，因為他可以把它們關在門外的；而且，狗既然是脫了鍊，人家便不至於疑心裏面有什麼人躲着了。此外還有一點，我可以斷定誰都不會知道這地方。就是我也直到了那天才把牠發見，而一向我還以為這裏的附近一帶都給我走遍了呢。」

「孩子們，我們怎樣才能到那里去呢？」

「跟我們走，」勞爾夫說：「是的，我們三個人都要去的，讓一個走在別人的前面探聽着，這樣，如果附近有什麼危險，我們就可以立刻下警告了。你不要怕，就說我們會遇到一點小驚嚇，我們也總能安全地走到那里的，不過一到了那里，你馬上就會缺少許多東西了：亮光——你得躲藏着，不要給人瞧見——食物，和地毯。」

聖克黎夫夫人和丈夫趕忙去尋取他們認爲必不可少的東西，同時嘉爾頓先生也就把他的假裝脫了下來。他在那邊的休養，對於他很有好處。他已經變得強壯而且康健，絕不像初來時那樣憔悴了。三個孩子分背着包裹，於是嘉爾頓先生便和主人握了最後一次手，和夫人作了一次臨別的擁抱，跟在孩子們的後面，離開了他備受厚遇的地方。

「愛爾葛脫和陶孫這才要大大的發瘋了」華倫說：「先生，那是你的幸運，小伊琳能夠聽到他們的談話。」

「我的兒子有了像你和勞爾夫這樣忠實的朋友，我才覺得幸運呢。」嘉爾頓先生答道：「我想，那總是上帝知道了我的無罪，才賜給我一切援助的人。」

「先生，這是不錯的，」勞爾夫深情地說：「你能夠這樣想，你就不至於驚惶失措了；不久，實情總就會水落石出的……」

「勞爾夫，」華倫打斷他的話，喊道：「你且走到前面去留心察看，如果發見了附近有什麼人，你就照我們級裏常用的口令喊一聲。」

這時，他們離開了大路，向着斯篤林走去。他們預備穿過了那座樹林，再走過公地，把大斯篤贖留在他們的右面。假如他們打大斯篤那里走，路原要比較的近些；但他們都不敢，因為那邊出沒的人太多了。

嘉爾頓飛也似的奔進樹林，華倫潛隱在右面，勞爾夫則領着嘉爾頓先生一直向前走去。

但並沒有警告的聲音傳來，暴風雨正在重振旗鼓，想避雨的人都躲在家裏了。他們穿過樹林，走過公地，爬上蘋果樹山，然後再繞着那座園林，走到了他們的目的地。勞爾夫說，那天下午他們所以要到這地方來，彷彿就是爲了要替嘉爾頓先生找尋避難所呢。

用了一枝點燃的蠟燭，他們在前引着路，走進破屋，把他們發見過的曲徑和密道指點給嘉爾頓先生。

「這是一座奇怪的古屋，我敢說，像這樣的路裏面正多着哩，」勞爾夫說：「你自己總會把牠們尋出來的。」

「我只就心着一件事，那便是你不能在這里生火。你如果生了火，至少，煙霧就要給人看見了。」

「我仁愛的小友，沒有火我也能夠過去的，」他說：「我留在這里，一切都會謹慎。現在，你們且回去，你們差不多全身透溼的了；我恐怕你們會受到什麼病，你們都已倦極了呢。和我握握手，馬上走吧。」

「先生，我們總會使你立刻知道外面的消息的，」勞爾夫說：「我們還會帶着更多的食物和東西來。先生，再會，你放心好了。」

「再會；我親愛的嘉爾頓，再會，上帝保佑你，」父子兩人擁抱着。

然後，三個孩子衝了出來，飛也似的向着家鄉奔。華倫雖會想到遲歸了就要引起家人的盼望，但不由自主地，他依舊向着聖克黎夫先生的家裏走去，想看看那邊的情形到底怎樣了。

二六 華倫仗義執言

勞爾夫、華倫和嘉爾頓重新回到聖克黎夫先生的家裏時，全身困疲，潮溼而又寒冷，但同時也非常愉快，因為他們已完成了他們的使命，嘉爾頓先生已平安無危了。

他們知道警察已經來過，但不久就去了。這一次的搜查，反證明了他們盡是些笨伯。聖克黎夫先生從容地接待他們，對他們說，他的確雇用過一個老園丁，但在他們未來以前的不多時，他就離開了他的職守，所以關於他的消息他無從報告他們。

像聖克黎夫先生這樣高尚的紳士，說了那嚴格地批評起來時含有撒謊性質的話，原是很不如意的，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只能這樣做。他不能坐視可憐的人——他深信他是一個被誣的人——落到法官手裏，尤其是把他容納而且庇護了，既有這麼長久的時間以後。

但是，愛爾葛脫和陶孫聽見了搜查無效的消息，啊，他們是多麼忿怒啊！他們重新和警察回來，聖克黎夫先生轉身對着他們，非常嚴厲地說：

「這次的訪謁，我對於你們兩位小先生不勝感激。最初，你們私下闖進我的花園；隨後，你們把這樣的消息去報告警察；現在，你們並沒有接到我的邀請，卻又走了回來。識相些，給我走開；你們要明白，我如果再發見你們在我的花園裏，我將毫不遲疑地提了馬鞭，抽打你們這一對！」

啊，愛爾葛脫是多麼忿怒啊！這樣地被人家申斥着他，霍拉斯·愛爾葛脫小爵爺。他回去告訴父親，愛爾葛脫爵爺非常生氣，騎了馬來責問聖克黎夫先生。但那位紳士辦事極鎮靜，爵爺並不能為所欲為。

「先生，我相信我的兒子是對的，你的確庇護了一個逃犯！」爵爺大聲說：「你有做那種事的可能的。就像關於小流氓萊克斯華斯的事，你明知他的父親想偷我的東西，然而你偏會收留他！」

「愛爾葛脫爵爺，請原諒我！」聖克黎夫先生回答：「我所以要那樣做，為的是想報答一位勇敢年所給與我的恩德，他奮不顧身地把我的女兒從危險中救出來，這種危險是由於你不肯把公牛看管好以後才發生的。至於他的父親不想偷你的東西，這個我一點也不知道。」

愛爾葛脫爵爺說：「那件事我早已對你說起，而且為了牠，你還受過我的警告的呀。」聖克黎夫先生卻冷然笑道：

「你把牠告訴我，和我確實知道牠，完全是兩件事情。」

「先生，你侮辱我！你故意在侮辱我！留心點，否則你將自食其報的；別認錯了人，你將自食其報的！」爵爺說着，怒氣沖沖地騎了馬走了。

聖克黎夫先生並不把愛爾葛脫爵爺所說的惡毒話告訴勞爾夫，因為這只能使孩子傷心，事實上是毫無補益的。他請他們喝過熱可可後，便打發華倫和嘉爾頓回家去，勞爾夫也欣然就寢，原來他已經十分疲倦了。

這一個他認爲極有意義的星期日過了以後，星期一清早，他約了嘉爾頓一同赴校，途中又遇着華倫。

「唔，萊克斯華斯，你今天覺得怎樣？」

這問題若是華倫或嘉爾頓問的，那就不足爲奇，但發問的並不是他們，而是寶鸞曼先生。那時，全級的學生已經齊在教室裏了。勞爾夫聽了雖有些驚訝，但依舊答說心上很安定。

「呀！先生說着笑了，「唔，你能夠這樣，我非常高興，因爲四年級的光榮全要你今天來建立呢。你不必再和往日一樣做你的功課了。紐萊脫金牌比賽就在今天舉行。祈禱完了後，你立刻到校長先生的房間裏去吧。」

嘉爾頓現着極緊張的神氣，低聲說：「萊克斯華斯，祝你交好運，湯姆·華倫也拍拍他的肩，懇切地說：

「勞爾夫，你記着，第一要鎮靜——十分的鎮靜。有的問題你若答不出來，你切不可心慌意亂；切不可在容易的題目上多費時間。你要先把牠們做掉，愈簡單愈好；然後再去做難的。老朋友，爲四年級的光榮起見，你總要鎮靜。」

勞爾夫的確有些心急而且緊張的；不過他早已用過一番苦工，所以對於題目也就很有把握，他要正直地盡力做去呢。

祈禱過後，他站了起來，從教室裏走到外面去；其餘的孩子們覺得正好吶喊幾聲，便高聲嚷道：

「萊克斯華斯，祝你交好運！望你得到勝利！」

「他們對那個傢伙要這麼有勁，真好笑煞人！」陶孫向坐在他身旁的孩子譏嘲着。「像他那種傢伙去參加紐萊脫金牌比賽，才是奇恥大辱哩！」

「尤其是當陶孫這樣聰明伶俐的人不會參加的時候！」是他所受到的回答；他忿怒地睜大眼，低聲咕嚕着關於「厚臉」的話。

那天早晨，不知怎麼的，嘉爾頓總不能和往日一樣安定。他這樣地關心着勞爾夫，這樣地懷念着他的父親，他不知道父親住在那邊是否安好。結果，寶鸞曼先生訓斥了他一兩次——他不像華倫那樣懂事——可憐的嘉爾頓失掉了常態，還記到一個小過；他再也不能自禁，眼眶裏常常噙滿了淚。陶孫見了這情景便譏笑着，噓着，取出手帕來伴爲拭淚，再把手帕裏的水絞在地板上。寶鸞曼先生瞥見了他，陶孫這才倒了霉；六記手心，記一個過。爲了這，陶孫還發誓要使嘉爾頓受些苦，彷彿他的挨打完全是他的過失似的。

下課後，他得到一個機會了。

「喂，愛爾葛脫！」陶孫看見了他的朋友，大聲喊道：「我說，我要問你一個問題。誰是第一個圓丁？」——他向着站在旁邊的嘉爾頓擠眉弄眼。

「夏當」是愛爾葛脫的回答；陶孫點點頭。

「很對；那末就我們知道的人裏面，誰是最後一個呢，愛？」

「一個名叫嘉爾頓的傢伙，我想，他和你級裏的一個孩子是有點關係的。一個很有名，而且常被警察搜捕着的傢伙。」

可憐的嘉爾頓他的臉色發白，他的眼睛閃出忿怒的光。陶孫看見這情形便大聲笑。嘉爾頓原是怯弱的孩子，強悍的人怎麼也不怕他的。

「有種人的脾氣真怪得好笑！」他繼續說：「我以為打牆並不比掘洞難。喔，就是爲了打牆他們才定他罪的，是不是？」

「你說那些話來侮辱我？」嘉爾頓低聲說，他的臉色極慘白；陶孫重新笑起來。

「噯，我說，同學們，這豈不是極大的笑話？」嘉爾頓問我是不是在侮辱他！我親愛的人，你站在我的面前才是一種侮辱哩……」

陶孫突然停頓，僵僵着身子，因爲那瘋孩子早已狠命地一拳打出去，恰巧打在他的身上，幾乎把他打倒了。

愛爾葛脫大聲說：「上去，陶孫，毆他一頓！」但這時，湯姆·華倫已經向前奔來，高聲呼喝着：

「不准打嘉爾頓，不要這麼傻；你，陶孫，你若要打，打我！」

「同學們，我說，」愛爾葛脫說：「我們究竟還要被湯姆·華倫管束多少時候呀？嘉爾頓先動手。他既然要打，就得打到底。老實說，和這樣一個傢伙打架，在陶孫還是辱沒了自己的身分哩。」有幾個孩子低聲喝采着。

「且等下，」華倫說：「既然愛爾葛脫那麼說，我們倒要看一看，過錯到底在誰一邊。告訴我，陶孫有沒有問過誰是最後的園丁？」

「華倫，他問的！」別的幾個孩子說：「因此嘉爾頓氣得發瘋了。」

「很好；現在我可以把理由告訴你們了。愛爾葛脫和陶孫彷彿都在想謀一個小差使，做一個密探和報信人……」愛爾葛脫喫了一驚。他料不到那件事會被華倫知道，他絕不願那件事被全校的同學聽見的。他轉身想走，但華倫已經注意到了，便繼續說：

「愛爾葛脫，你除非慚愧到不讓同學們瞧見你的臉，你還是不走的好。」愛爾葛脫停了下來，難過得嘴唇也發白了。

「這樣才對啦，」華倫說：「唔，同學們，我是說，我們的風度翩翩的朋友——愛爾葛脫君和陶孫君，發見他們有種想做密探的脾氣以後，便去緊跟一位夫人——嘉爾頓夫人的踪跡，以為她總能把他們引到她丈夫躲藏着的地方。」

「玩了這樣一個痛快的把戲以後，兩位體面的小紳士在聖克黎夫先生的花園裏遇見一個老園丁，他們立刻斷定，那是化了裝的嘉爾頓先生。」

「他們不願意驚覺那些有關係的人，他們輕輕的溜了出來，溜出來之後，他們便向着警察署飛奔，想去報告警察，說是他們要捉捕的人躲在聖克黎夫先生家裏。我告訴你們，捉到了這個人原是有賞的，他們的所以要這麼做，或者就爲了這個緣故也未可知吧。然而，這一對密探和報信人之中，有一

個竟還會厚着臉皮，替他的同夥辯護，說是和一個無力自衛的孩子打架是辱沒了他的身分哩！」

「我說，華倫，那一定不確實的，」一個孩子憤慨地說：「我們校裏決不會有這樣卑鄙的賤人！」

「你且看愛爾葛脫的臉吧，那種神氣是不是像光明磊落的？」華倫答道：「你如果高興，你不妨去問問聖克黎夫先生，不過你切不要跟他學樣啊。」他指着霍拉斯·愛爾葛脫。

噫，一點也不錯；他的確是愧色滿面，他知道，縱使抵賴也是無益的了。他努力裝着漠然於心的尊嚴模樣，轉身走開，但一陣噓聲卻爆發起來了。噓！他們全都噓着他！他是曾經做過他們領袖的呀！在噓聲之上，還傳來了低級生的清脆的聲音：

「溜走了！溜走了！」

他覺得他似乎應該雙手按住了耳朵逃，但又終於維持着他的緩步，走到教室裏。陶孫跟在後面，駭然問道：

「他們怎麼會探出來的？」

「我不知道——我不管！」是狠惡的回答。「然而我總得報復他們！一想起萊克斯華斯竟加入了紐萊脫金牌的比賽呵！」

陶孫說：「假如他得到勝利，他一定要自鳴得意了呢！」愛爾葛脫跳了起來。

「陶孫，不能讓他得到勝利的！無論如何，我們總得去破壞他才好！」

「那當然是好的；但我們怎樣下手呢？」陶孫搖着頭問；愛爾葛脫答道：

「等上完了晨課我再告訴你。」

二七 靜夜

「我對你說，那是做得成功的。我們若留心一些，不發出聲音來，有什麼危險呢？陶孫，你真是個可憐的怯漢啊！」

霍拉斯·愛爾葛脫這樣說。他和陶孫在一起，晨課已經完畢了。他們相遇的時候，愛爾葛脫說出了他的計劃，預備去破壞勞爾夫獲得紐萊脫金牌的機會；同時他還要想法使他有抄襲的嫌疑，這樣就可以把他侮辱一場了。顯然的，陶孫對這個計劃非特不表贊同，並且提出不少異議，這才引起了愛爾葛脫的申斥了。

「有什麼危險呢？」因為陶孫不回答，問題又來了。「噯，那一次，我們深夜出校的時候，你冒了更大的危險，你還覺得那是很好玩的呢。這次，我們只需走到校長的書桌那邊，再回來在教室裏坐一兩個鐘頭就夠了呀。」

「那邊非常冷，」陶孫戰慄着。「而且你得想一想——坐上兩個鐘頭，兩個鐘頭裏難道不會有人撞進來的嗎？」

「廢話！天若是冷，你儘可以加上外套的。那次守球門的時候，你立得更長久，還括着大風，可是你

並不喊冷！你再要反對也沒用的了。我已經決意要試一下，你應該幫助我。」

「我不知道怎樣才做得成牠呢，」陶孫咕嚕着。「我以為還是任憑他的好。他就是得到了金牌，倒底和我們也沒有什麼關係。」

「只要是於他有利的事，和我們都有關係的。現在，你且聽我說。考試完了以後，考卷總是交給校長的，他把牠們放在書桌裏面，直要到明天早晨才發給與試的人。這些情形你總該知道。」

「是的，」陶孫承認。

「那很好。我記得校長的書桌上的鎖已經壞了，昨天還聽他說忘了沒有叫人來把牠修好。桌子裏一定放着考卷。我們把萊克斯華斯的抽出來時，決不會遇到什麼困難，那真是容易不過的事。等那邊寂靜以後，我們便走進校長的房間，拿了我們需要的東西，再回到我們的教室裏去，我們有自由車燈給我們光亮呢。你知道，我的字能夠寫得和萊克斯華斯一樣的，就說不十分像，也不會有誰知道。校長並不把考卷細看的，所以就是你把答數塗改了，批卷子的人也決然辨不出來。」

「不過你要我做些什麼呢？」陶孫反對。「我們不能同時寫的呀。」

「你這賤種！你真想完全我去做！你應該陪着我，和我同樣出一點力。而且我還要你把格立姆華特裏的答數說給我聽呢。這本書我有；我非特要在題目下面寫上些錯的答數，還要把毫不相干的答數寫進去，這樣就可以顯出他是抄襲夾帶的了……」

「這就要很長的時間了！那些題目他費了一整天的工夫呢。」

「是的，不過他做的時候總要想一下，這番工作我們卻完全不用做的。我們只要先把他的答數抄下——你說，我寫；然後把我們做的一分帶回去，夾在其餘的考卷中間，他做的一分我們把牠撕了，這麼一來，誰還看得出裏面有什麼破綻的呢？」

「這個方法我不贊成，」陶孫抗辯道：「我知道，總有一天人家會發覺這件事的，那時候我們就只好被開除了；實則那完全是你的過失。」

「無論如何，你不得不贊成！」愛爾葛脫反斥着；陶孫怒氣沖沖的大嚷起來：

「哦，我不能不贊成？霍拉斯·愛爾葛脫，你想想，我是甘心給你差喚的嗎？請問，我為什麼不得不贊成？」

「因為你換去了那張五元鈔票！」

「然而你是你把牠給我的，」陶孫反辯着，臉上變了色，又回復他上次的老樣子了；愛爾葛脫卻大笑起來。

「你去證明牠好了，只要你有本領！那件事，只有你一個人才脫不了干係的。」

陶孫嚷道：「你是最下賤的流氓！」愛爾葛脫又笑，但這次的笑卻帶點惡意了。

「陶孫假如我做了你，我決不願意那麼說的，」他說：「和我賭氣才有點兒優，你應該聰明些，說一聲你是贊成的吧。」

「想來我也不得不贊成的了，」是含怒的回答。「不過我要告訴你，我總覺得那件事很危險的。」

你看，我們從前的計劃對於萊克斯華斯倒並沒有損害，我們自己卻反而喫了不少的虧了。」

「這一次我們總會成功的了。現在我們且走開，因為那嘉爾頓小流氓正在注意我們呢。假如他看見我們在一起談話，他或許要疑心起來的。」

「搥他的頭！」陶孫說。遇到更比他懦弱的孩子，他原是很勇敢的。「他祇有一個人，去搥他的頭吧！」

「不要。你又把華倫和他的同黨會來算計我們的事忘記了呵。而且開斯脫或許要去報告校長的。現在且任憑他去，我們若能使他親眼看見他的父親受苦，這樣就比搥他一頓痛快得多了。」

的確，嘉爾頓已經看見他們在一起的了，他暗自尋思着，他們究竟在商量怎樣的毒計。這時候，勞爾夫依舊在埋頭做他的試卷，未做完以前是不能走出教室的；而華倫又剛巧不在，所以只賸下嘉爾頓一個人了。

爲了勞爾夫的成敗，他心上說不出的焦灼，也許就爲了這焦灼，他才疑懼到這兩個孩子——他們的同室同學的死仇。他們謀害勞爾夫的計策他雖然漠無所知，但無論如何，他決意要極留心地偵伺他們的行動了。

他偵伺着，但並沒有意外的事發生。中餐的時間過去了，下午的功課也開始了，一切都很有平靜；早晨嘉爾頓爲了焦灼會受到不少損失，這時他便努力地挽回過來。鈴聲響後，孩子們都整了隊，到外面去自由地遊戲着；茶會的時候，勞爾夫也來和他們在一起了。他的確有些疲倦，但也非常愉快，他深信

每一個交給他做的題目他都做出來，而且答案也並沒有多大錯誤。四年級學生擁了上來，於是他就給一羣熱心的詢問者圍住了。

「萊克斯華斯，你做得怎樣？題目很難吧？你做得出來嗎？你做對了幾個？」

這些和類於這些的問題儘是問着；勞爾夫對他們說，他自己以為做得都很對，而且所有的題目他都做，於是一陣熱烈的歡呼聲便跟着起來了。

「萊克斯華斯和四年級萬歲！」

那種歡呼聲被陶孫和愛爾葛脫聽見了，愛爾葛脫冷然笑着，漂亮的臉上現出譏刺的神色，他說：「再來一個；歡呼下去呀！回頭你們就會得到些歡呼不起來的消息了。」

一晚上過去了——茶會，自修，下課，就寢；照常的閒談，和級長不注意時才發出來的瞞笑完了以後，瑪爾塞洛伯學校裏的孩子便深深地入睡了。宿舍裏所有的煤氣燈，除了點在每間寢室門口的還發着微光而外，其餘的也都熄滅了。寂靜統治着這座古老的學校的全部。

也許是爲了過分關心着勞爾夫的成敗，也許是爲了疑慮着陶孫和愛爾葛脫，也許是爲了懷念着那遠在破屋裏的可憐的父親，今夜，嘉爾頓怎麼也不能成寐。他睡在那里，想着，想着，勞爾夫的平勻的呼吸，華倫的偶然的鼾聲與夢囈，都表示他的兩個同學已經睡熟，然而他，多時之後，還依舊在那里轉輾思維。

勞爾夫能夠得到金牌嗎？他的父親在平安地過着嗎？或者更好一點，他已經證明無罪了嗎？

一陣低微的行動聲使他睜大着眼睛。一個孩子已經下了牀了；那孩子是陶孫！

嘉爾頓摒息着，覺得自己與喬到戰慄起來。愛爾葛脫和這莽撞漢到底設下了毒計了；而且……而且……哦，陶孫還在穿衣服呢！這時他又踏着小心而無聲的脚步爬到宿舍外面去了！

陶孫去了以後，他也立刻下牀。他最初想喚醒勞爾夫和華倫，但又中止了。一種神異的好勝觀念充滿了他的心。獨自做着這件事——跟隨着，窺探着，他們究竟在幹些什麼惡事，那若是對於勞爾夫有害。便去破壞他們的計劃，單獨而又無助地——那該多麼痛快啊！

他慌忙地披上了衣服。在別的時候，深夜做這樣大膽的事他總要抖顫起來了；但現在，他祇存着一個替勞爾夫出力的念頭，他並不顧慮到被發覺的危險，並不顧到單身抵敵愛爾葛脫和陶孫兩人時的凶多吉少——他深信，這件事愛爾葛脫一定也有分的。

那時他只穿着襪，他溜到走廊裏，站了下來細聽。陶孫往那里去了呢？天色多麼黑——多麼寒冷而淒涼啊！他站着遲疑了一會；不久，他聽見一陣低微的聲音——他看見愛爾葛脫從門口向五年級的教室裏走去了。哦，他果然沒有猜錯，他退後了幾步，在宿舍門口仔細的窺視。愛爾葛脫正在下樓，而且……是的，陶孫就在那里等他呢，他們倆向前溜去，鼠似的聲息全無；嘉爾頓的心突跳着，幾乎會被前面的兩個孩子聽到了，他謹慎地跟在後面跟爬，決意要把他們預備做的事情探出來。

他們走下了樓，經過四年級的教室，一路摸索着，向校長先生的房間走去。校長先生的房間藏着

嘉爾頓蹲在門口，望着他們，這時，他們已經點上了自由車燈，溜到房間最內部的大書桌邊了。隨後又傳來一陣低小的聲音，櫃蓋開了出來，他看見他們俯在裏面，搜尋什麼東西。

「給我們尋到了！」愛爾葛脫拿着一小卷潔淨的考卷，低聲說：「傻瓜，留心你的手指！」——他極小心地把櫃蓋關上。「你看，那麼容易！」

「最好是熄了燈，待我們到了教室裏再點起來。」陶孫提醒着。「說不定有人會看見我們的。你從來不知道。」愛爾葛脫也極願意隨處留心，便依從了。

「我們馬上就會把萊克斯華斯的得獎機會破滅了！」他輕輕地笑；嘉爾頓明白——想來他總是明白的。他們倒想毀滅勞爾夫的答案，那是辦不到的呵！

他忘了祕密，忘了自己，立刻就從黑暗裏跳出去；在兩個受驚的孩子還沒理會到發生了什麼事以前，他早已從愛爾葛脫的手裏把考卷奪下來了。

「你不該把牠們拿去；」他高聲說：「你想毀滅牠們，你不該把牠們拿去！」

「嘉爾頓！」愛爾葛脫怒不可遏地大嚷，他忘了一切戒備，狠命地毆了他一下，砰的一聲把他毆過了一張凳子。

「靜些！全校的人都要給你吵醒了！」陶孫駭然說：「聽！我聽見有人在來了。走……走，我說。否則我們要被人發覺了！」愛爾葛脫恍然悟到情勢的危急，便和他溜開，這時候，叫喚聲和詢問什麼事的聲音已經聽得見了。

「現在我們怎麼辦呢？」陶孫問；愛爾葛脫惡狠狠地低聲說：

「快些……走回你的寢室，把你的衣服脫下，裝着剛起牀的樣子。趕快然後再走到梯頂那邊，裝着祇是半醒的樣子。他們一定要去捉他的，我們應該說，那件事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他手裏有着考卷，我們正好去責問他呢。勝利還是在我們這一邊的。」

陶孫點點頭，趕忙脫下了衣服，坐在牀沿。高聲喊道：「誰在那里？」這一聲驚覺了其餘的人；他說，他是被樓下的聲音嚇醒的。華倫、勞爾夫和別的孩子也都爬出來，發見嘉爾頓的牀已經空着了。

五年級的學生被愛爾葛脫喚醒了，走到樓梯頂上，遇到一位先生，先生一面鎮靜地說並沒有什麼意外，一面吩咐他們重新回去睡。

並沒有什麼意外！回去睡！然而，為什麼嘉爾頓的牀會空着的呢？一個孩子給舍長開斯脫懷扭着的那種光景又是什麼道理呢？勞爾夫駭然望着華倫·佛蘭特·嘉爾頓幹了什麼壞事了嗎？

二八 第二天

「相信牠！我們當然不相信牠的。我想校長先生也不會相信的。老朋友，你放心！我知道你原是存心要幫我的忙，不過你不來叫醒我，或者叫喚華倫，你就不免傻了。」

說話的人是勞爾夫，他是向着一個囚犯——他的同室同學，嘉爾頓說的。一個囚犯，這就是說，校

長先生勒令他不准上運動場，直要到昨夜的意思查明了以後。

在勞爾夫方面，說一聲「放心」當然有至情厚意，但嘉爾頓卻怎麼也不能放心。他的多愁善感的性格，爲了他現在所處的地位，更加變得畏怯起來了。他一起陶孫和愛爾葛脫竟泰然捏造惡謠，心上便不由得深切地痛恨。而且，當天下午他還想去探訪他父親的近況呢，那知自己卻又被監禁起來了。

在洞悉內幕的我們看來，校長先生這種處置似乎是有欠當，但在校長先生自己，他對於這事的實情還沒有明瞭呢。他不很相信這兩個孩子會撒這樣邪惡的謊話，而且一切案情又都在證明嘉爾頓是有罪的。

斐佛萊博士直坐到深夜，專心地研究着他最愛好的學問，那時，他聽見他的房間裏有一種聲響，隨後又聽見舍長在樓上呼喊，詢問什麼事情；他便趕忙奔出來——發見嘉爾頓躺在地板上，在半昏的狀態中。顯然的，當他跌過長凳的時候，他把頭部撞傷了；他的手裏還拿勞爾夫的考卷。

嘉爾頓是怯弱的孩子，當校長先生查問他的時候，他就現出好像犯罪的樣子來了；他的報告也彷彿是虛假的，因爲當斐佛萊博士匆匆地上樓時，愛爾葛脫只穿了一條短褲，似乎是剛才起牀的樣子。陶孫也一樣。而且五年級的學生還都在說，他們驚醒的時候，愛爾葛脫正坐在自己的牀上；就是勞爾夫和華倫兩人，也不得不承認陶孫的樣子的確像是剛才醒來呢。

陶孫和愛爾葛脫都說，他們從未下樓，嘉爾頓的報告是捏造的。

爲了嫌疑，他便被監禁起來了。勞爾夫和華倫隨即去安慰他。

「假如校長先生也和我們一樣深知他們的行爲，他對於這次的事也就不至於多疑了。」是華倫的按語。「老朋友，不要着急！我們知道，你決不會做損害勞爾夫的事情的。」

「今天下午我要去望我的父親呢。」他悲咽着，勞爾夫答道：

「別耽心。我去好了。湯姆總會和我一同去的。」

「我真對不起呢，但我也沒法想。」華倫插進來說：「我本來願意立刻就去，不過我已經答應母親，替她去看望我的姑母了，我總不能使她失望的呀。」

「當然不能的。」勞爾夫隨即說：「唔，老朋友，我可以獨自去的，我將把一切的情形告訴你的父親，你不必再煩惱着了。對於這次的事，我希望想出些方法來使他們無從抵賴起，不過我又覺得那或許是不易做到的呵。」

「等一下再說吧。現在且讓他們儘把繩子拉長，將來，他們總會被繩子縊死了的！」華倫忿然說：「嘉爾頓，勇敢些，別讓他們以爲你是慘敗了！」說着，他們兩人就離開了嘉爾頓。嘉爾頓也覺得很安心了。

散課以後，華倫回去實行他母親的願望；不爽約的勞爾夫動身往蘋果樹山去，探訪那躲在古老的破屋裏的人，其餘的孩子則憑着他們自己的嗜好，任意消度他們的時光。

吉曼·格林和他的同室同學汀克爾早已商定了他們的計劃。他們預備去釣魚。小孩子釣魚有

時原是件詫異的事，因為他們從來捉不到什麼魚，就是碰巧捉到了幾條，他們也不知道把牠們怎麼用了才好。不過這也並沒有多大的關係。我說，吉曼·格林和汀克爾要去釣魚；他們正在忙碌地預備那可怕的釣鉤和釣餌。釣餌他們有的是好幾吋長的蟲，和他們所謂麵漿的東西——一種把麵包和泥土搓成了細丸的怕人的混合物。他們還有一口袋網。我們提起這袋網是有兩層理由的：第一是爲了牠的容積——大到裝得下七條小鮭魚；第二是爲了牠的功用，他們用了牠想去捉些奇怪魚的。至於牠是那一種袋網，我們固然說不出來，但能夠記好他們有一口袋網也就夠的了。

吉曼·格林和汀克爾原在討論嘉爾頓有罪無罪的問題，他們的小小的心裏都非常堅決。

「他說的話我完全相信！」格林說；汀克爾把他小而胖的頭點着，說：

「我也是這樣！」

「那兩個傢伙真是最下賤的流氓——可惡的流氓！」格林滿懷忿慨地繼續說；汀克爾又點着頭。他不大愛說激烈的話，直要到非激烈不可的時候。

「我在想，」他一面把一條特別活潑的蟲塞到鐵罐裏去，一面緩慢地說：「吉曼，我在想，那件鈔票的事我們既然知道了，我們應不應該把牠宣布出來呢？我老是在疑惑不定。」但吉曼卻依舊堅持着他從前的意見。

「有什麼好處呢？如果那張鈔票已經到了我們的手，那末，我們把牠宣布出來自然好。但現在，假如他們用那種對付嘉爾頓的手段來對付我們，說他們並不會到那里去的時候，怎麼辦呢？我們怎

樣去證明牠呢？而且這麼一來，我們倒先得承認我們是到過那里的了。汀克爾，那決沒有好處的。若是宣布了的確有好處，我當然也極願意把牠宣布；可是現在還不能夠，我們還沒有找到可靠的證據呢。」

「現在也許還不能夠，」是汀克爾的懊惱的回答。「唔，吉曼，走吧。一切應用的東西我們已經齊備，我們趁早就出發吧。」

「我們往那里去呢？」吉曼·格林問。

「噯，到倍克脫開那里的池塘邊去，」汀克爾回答。「愛爾葛脫幾乎淹死在那里的地方。」

「好；走吧。我們且去試一試，不知我們碰得到好運氣不。」這樣，兩個小漁夫便一同出發了；絕不會夢想到那天他們會捉到什麼一種極奇怪的怪魚。

愛爾葛脫和陶孫怎樣了呢？他們是下流的孩子，他們非常得意，慶祝着他們詭計的成功。他們沒有拿到勞爾夫的考卷，在破壞他那獲得金牌的機會上雖然是失敗的；但到底，他們已經使嘉爾頓大的受辱了。

他們想，他們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這一天，他們的好運彷彿還沒有完，陶孫竟會從一個跑街手裏接到一張紙——餅店老板勃朗的信。信上說，關於贖取那件「東西」的事，他已經成功了，但價格卻漲到了七金鎊，而且還要現付的。

七金鎊！愛爾葛脫雖不免咕噥着，但無論出什麼價錢，那張鈔票總得要贖回來的呀。陶孫接受了

那筆贖款奉命着幹辦這個差使。

他要愛爾葛脫和他一同走，作個伴，但愛爾葛脫卻異常狡猾，怎麼也不肯去。他對於這事早已置之不理，現在他更不願被人知道他是有分的了。固然，他先前曾經和陶孫同去要過那張鈔票，但當時是再也料不到那人會作弄他的。陶孫既然把牠換去，那末陶孫就該把牠贖了回來交給他呀。

「我不能去，」聽了陶孫的要求，他這樣回答：「我要等候僕人帶一封父親的信來，所以我只得留在這里了。你一個人去吧。反正那又要不了多少時候。快些回來，你未回來之前我決不出去的。」

「有事總派我去做，」陶孫咕嚕着：「獨自走走才覺得路遠哩。」

「給我走！難道錢不是我出的嗎？你說路遠，那末你只要想一想正可以去買些餚餚喫，也就用不着這樣大驚小怪了。走吧，眼睛看清楚些，謝謝你的福星，這樣的難關我們總算度過了。我真想不到牠還會落到我們的手裏來呢。」

於是陶孫便動身了；霍拉斯·愛爾葛脫轉身走到運動場上，耐着心等候他的歸來。這時校長先生恰巧走到他那裡，停了步，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上，詳審着他的臉孔。

「愛爾葛脫，我遇到你獨自在這里，我很高興，」斐佛萊博士說：「我要極鄭重地和你講一句話，我要把嘉爾頓的事情向你說一說。」

「噯，先生？」孩子帶着疑問的口氣說。真怪，他說的時候竟能這樣泰然而且天真！「先生，他的什麼事——他可承認他的報告是假的了？」

「愛爾葛脫，他沒有承認呢，他的報告我不相信是假的，愛爾葛脫，你以為他是假的嗎？」

「噯，先生，我當然覺得他是假的！」他答着，睜大眼睛，對於校長先生的意思，他彷彿是完全不明瞭似的，其實是他知道得很清楚的啊。

「愛爾葛脫，一本古書上有一條古律說：『你不應該誣告你的隣人。』在這樣尊嚴的法律前面，你依舊要以爲嘉爾頓的報告是假的嗎？」

「先生，你想說考卷是我和陶孫拿的，是不是？」他忿然反問：「啊，我這才知道那是什麼一回事！你相信他的話。先生，我覺得那是不很公平的。請你想想我和他地位上的不同吧。究竟誰是說真話的——是一個被警察搜捕着的人的兒子呢，還是像我父親那樣高貴的人的兒子呢？」

「愛爾葛脫，你依舊要堅持你的意見嗎？」校長先生說，他對於愛爾葛脫的末後一段話，只是置若罔聞；愛爾葛脫立即答道：

「先生，我當然要堅持的！」

「那末，」校長先生說：「我倒並沒有什麼意見，我只要就事論事就好了；至於他們，他們固然也說嘉爾頓是有罪的。」他說完就走了。

愛爾葛脫覺得焦急而且忿怒，校長有什麼權利可以臆測他在造謠，可以懷疑他的信用呢？真怪，越是一班無賴，卻越是要把他們的信用常掛在嘴邊。說不定校長會抓住了陶孫，開始查問他的吧，那末他應該預先去通知他，叫他小心才好呵。

他等着的人還沒回來，愛爾葛脫更覺得忿怒了。照常例，陶孫已經超過了一倍的時間了，他這樣自語着；最後，當他的同伴回來時，他隨即問：

「唔，你拿到了牠沒有？」

「拿到了；在這里，什麼都是安然無恙的。一想起危險已經過去，心上真愉快哪！」

「這是你自己攪出來的危險，」愛爾葛脫申斥着。「這一次只倒了我的霉，你是一點也不會受到損失的。現在，你且聽着！剛才校長已經來問過我，他在疑心着，還說了一大堆誣告不誣告的話。他若查問你的時候，你說話的時候要謹慎；假如你漏洩了什麼，我要來同你算賬的！現在你還是給我走開，別去自投羅網吧。」

陶孫最怕被校長先生拷問，便立刻依從了。霍拉斯·愛爾葛脫把鈔票妥放在皮夾裏後，戴上帽，走了出去。他因為他的僕人還沒有來，心上非常忿恨，便決意要回家去好好地給他一頓痛罵。他走的是捷徑，這樣他就不得不經過汀克爾和格林在那里釣魚的倍克脫閣了。

二九 水落石出

「這里似乎並不怎麼好玩呀，」汀克爾向格林說。這時，他們正坐在河岸旁邊，將切望的眼光投在浮子上面。汀克爾的浮子沈下去了，他立刻提起來——釣着一小段木頭，這東西他釣到了十來次。

了。

「討厭！格林已經搶起了袋網，預備去幫他的朋友，這時，便仍舊把牠放了下去，說「這樣的釣魚我真討厭死了，我們還是歇了吧。」

汀克爾同意着；釣竿折成好幾段，釣線也被拉掉了。他們倆站了起來。

「啞……：唉……：爾……：爾！」汀克爾嘆了口氣。「你的腿可有些酸？我是……：我說，格林那邊有個人，在走來了。哈，我斷得定，那是愛爾葛脫的僕人——我們在餅店裏遇見的那個人！」

「的確不錯，」格林回答：「看他想幹些什麼事。說不定他是來接人的吧。」

「我們且躲起來，」汀克爾隨即提議。「躲到那破船塢裏去。我們也許會聽得到更多的秘密哩。」

格林對於這躲着竊聽的意見毫不反對；他們倆便俯倒身子，奔過繹路，潛進那座破舊的木屋裏，在從前，牠本來是當作船塢用的，但現在已經殘破不堪了。

「啊，我說，愛爾葛脫也在來了！」格林從一個洞裏望出去，興奮地說：「別作聲！我相信……：」

「哦，」汀克爾駭然搶着說：「他們向着這裏來了！啊，我們怎麼辦呢？」

「靜些，你這傻子！躲起來！平睡在破船底下。把船底擡起一點，讓我也爬進來；你不論什麼你可做。只是不准打噴嚏！留心袋網……：」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船底已經從汀克爾的手裏滑下，把他們兩人罩在裏面了。他們並排躺著，十

分安全因爲愛爾葛脫和僕人決不會到船底下來細看的。

抽去一塊船板，他們聽起來就很清楚，破船內部的東西也看得見不少了。他們看見——看見愛爾葛脫和僕人走了進來，霍拉斯·愛爾葛脫在船底上坐下。

「我只要有一根針呵！」格林喃喃地說。汀克爾在他的肋骨上搥了幾下，接着他的耳朵密語着：「靜些，否則回頭出去了我要搥你的頭的！」

「你是一個無禮的光棍！」是愛爾葛脫的第一句和平話。「然而，那本裏面有認罪的話的書還在我這里呢。你不要忘記了。牠也許會叫你倒霉的。」

「霍拉斯君，那是你的父親慫恿我去做的，你也不要忘記了。他爲要陷害嘉爾頓，便叫我假造了一百個金鎊，使得一個無辜的人獲罪。從那時候起，我沒有一天安定過。我的良心在痛責我。」

「你的良心！你的良心在那里？」愛爾葛脫譏笑着；同時，兩個躲着的孩子的耳朵豎了起來。

「你真是一個體面的人。是我的父親慫恿你去做那件事的！你怎麼證明牠？」

「我不能夠，」是含怒的回答。「他做事做得太聰明了。我把真情都寫在我的日記裏……」

「你這才像一隻笨驢哩！你寫了，對於你或是對於嘉爾頓有什麼好處嗎？」

「並沒有好處，然而，就說是那樣懺悔着，也會使我的心上好過一點的。你把那本書偷了……你！一個體面的上等入！你竟從我的外套裏把牠偷去了！」

「是的；存在我這里要比存在你那里安全一點呢。像這樣的東西如果遺失在外面，那是很危險

的。」

「從此以後，你就用了牠來恐嚇我，把我當成了狗似的差喚着！」是忿怒的反斥；愛爾葛脫又笑了。

「我覺得牠的確很有用的。我的人，你可看見你手背上的那個疤痕嗎？我想，那真是非同小可的傷口哩。怎麼給你弄出來的呀？」

那人立刻把他的手插到衣袋裏去。

他說：「我把牠割破了的。」愛爾葛脫又笑了。

「是的。你知道什麼叫做穿牆越戶嗎？這學期剛開始的時候，有個人溜到我們的校裏，走近我的牀邊，手裏拿了枕頭，彷彿他要來悶死我似的。那個人你總不認識吧。我不懂他到底要些什麼。後來，他倒給我們的一位同學嚇跑了。跳牆的時候，他還割破了手，我至今還想不出那人是誰來。」

「你知道那就是我呀。假如我不被發覺，那件事我一定要幹的！我當時雖然受了驚，但現在我卻不怕了，我不復在你的權力下面了。」

「哦；是什麼東西把局面改變了的呢？」霍拉斯·愛爾葛脫譏諷地問。

「這個，」那人忿然說：「我若是做錯了事，和你又有什麼相干？你們校裏曾經遺失過一張五元鈔票……」

「你怎麼知道的？」愛爾葛脫隨即大聲問。

「我知道，牠給你的朋友在鎮上換去了；我知道，你和他出了比原價更多的價錢，又把牠贖回來了……」

「既然拿到牠，事情也就完結了呀。」霍拉斯笑，可是那人也笑起來了。

「噯，不錯的，你把牠拿回去了。可是你沒有在我末給牠拍照之前拿回去呵！我有張底片在這里，一張美麗的，預備去放大的底片。」

愛爾葛脫在默怒中望着他。

「唔，」他換了口氣說：「你要牠幹嗎？你是想弄些錢的吧？」

「我的書——你偷去的那本書。牠若是和我身邊的時候一樣，你儘可以把底片拿去；如果給你撕破或塗污了，那末我就要把這個交給警察了。」

「想不到你竟會這麼聰明的，」愛爾葛脫溫和地說；但是，啊，在他的心裏，他怎樣地決意要使這個人受一點苦啊！「唔，你的書就在這里。你看牠是一點也沒有壞吧。」

愛爾葛脫從衣袋裏取出一本書，那人把牠搶了過來，奔到門口，在較亮的陽光底下關心地翻看。

「總算沒有壞，」他說：「底片在這里。」他把牠遞給愛爾葛脫。「現在，你給我去吧！」——這話是向着書說的。「你使我受盡了痛苦。你給我飄到沒人尋着你的地方去吧！」在一陣狂怒中，他把牠投在河裏；隨後又轉身向着孩子。

「只要你有本領，你不妨再把牠撈起來！」他笑。「現在，我的話是和你的一樣地有力了；你雖然

有着底片；可是我印下來的副片你還沒有拿到哩。霍拉斯君，你這纔落在我的手掌裏了。你還是講些理的好，否則你會倒楣的！」他說着旋轉了身，匆促地走開，留下霍拉斯·愛爾葛脫一個人，在那里，臉色慘白，忿怒而又恐怖。

「我無需怕他，」他自言自語着。「我只要多出一點錢，總會拿到牠們的。這個我且丟了，河水立刻就會把軟片沖走了的。」

他把底片撇了出去，底片卻從他的手指間滑下，飄落在淺水灘上面了。他並不着急，不滑一點鐘，牠總會被河水沖走的吧。隨後，霍拉斯·愛爾葛脫又從衣袋裏取出一本書，書上繫了石子，也把牠投到河裏去；最後，他又從衣袋裏掏出那張怕人的鈔票，擦了一根火柴，把牠燒着，守牠燒成了灰燼，便兩手插在袋裏，懶洋洋地走開。汀克爾和格林也從他們藏身的地方爬出來了。

「我們應該回去了，」格林說：「否則我們要遲到的。」

「回去才討厭啦！」汀克爾興奮地接着說：「我們重新要來釣魚呢！留心些，把你的書揭開來——我記得你的袋裏是有一本的！」

汀克爾把那鈔票燒燬以後的灰燼小心地拾了起來，夾在書頁裏面。

「我的父親說，鈔票的灰很是奇怪，我們這才好把牠試一下了。現在我們且來撈取河裏的東西吧。那張底片彷彿沈了下去了。」

「我看見牠的！」格林指着水裏大聲說：「你看，牠就在那邊，浮在那塊白沙灘上——你看，那

邊」

用了袋網，靈巧地撥了一兩下，那張四方小玻璃片便在她們的手裏了。上面已經擦損了些，但並沒有破裂。汀克爾小心地把牠放在草上。

「這是一件，」他說：「我們再來撈別的。」

他在線上繫了塊極重的東西，把牠投了出去。他釣着，釣着，到底被他釣着了——日記簿到手了；不多久，繫着石子的那本書也到手了。

「是一本夾帶呀，」汀克爾說：「格林，走吧；我想我們雖然闖了禍，說不定會挨打；但我們已經釣到了我們的魚，我一點也不在耽憂着呢。」

兩個孩子向着校裏奔去，奔到運動場上，華倫首先問他們：

「喂，你們這兩匹小山羊！你們到那里去了？來？怎麼會攪成這個樣子的？你們已經遲到了一個鐘頭了。你們遇見萊克斯華斯嗎？」

「華倫，沒有。他不在校裏嗎？我們正想找他呢。哦，我們有件事情正要告訴他呢！」

「你們如有什麼事情儘可以去告訴校長先生，」華倫生氣似的說：「他原要問你們幹了些什麼呢！」

「華倫，你不要去，你且聽我們說。那是和萊克斯華斯，嘉爾頓兩人很有關係的。愛爾葛脫的事情我們已經知道了。」

「什麼事？」華倫轉身問：「你們的話是什麼意思？」他們倆便說了許多的「你看」「你知道」，好不容易把故事說了出來，還把他們的珍寶顯給他看。

「那末你們跟我來吧！」華倫說：「你們真是一對小偉人，跟我來吧！」

「華倫，那里去？」他們問，那時華倫正在奔——並不奔向他們的寢室，卻奔向校長先生的房間。
「我們往那里去？」

「往校長先生那里去。他應該處理這件事情的。你們不要怕。我想只要他知道了你們為什麼要耽擱，就遲到了他也不會來責備你們的。走，大着膽子去說！」

「嚶，華倫！」裴佛萊博士看見了四年級的級長走到他面前，後面還跟着兩個溼淋淋的小東西時，便稍稍帶着驚訝說：「這算什麼？是這兩個孩子淹在河裏了？領他們到看護婦那里去吧。他們已渾身透溼的了。」

「他們耽擱一兩分鐘還不要緊。先生，他們有件事情要告訴你——我想，那件事情你應當比任何入先聽到的。」

「誠然！」校長先生說：「那末到底是什麼事？快些說，說完了好叫他們走；他們也許要受寒的呢。」

華倫把經過情形代他們報告了，還把他們釣到的東西放在校長先生的面前。裴佛萊博士雖是魁梧奇偉的人，但這次也居然握着這兩個快樂的低級生的手，說他們是聰明孩子，叫他們到看護室

裏去喝特別好的茶。不過當他們未走之前，他卻再三叮囑他們和華倫道，就是在嘉爾頓或勞爾夫萊克斯華斯的面前，也切不可提起這件事。

但勞爾夫並沒回來，天色又在沈沈暗下了。他到蘋果樹山去已經這麼長久，照例可以跑上兩個來回了。究竟他遇到了什麼意外事呢？

三〇 勞爾夫滯留不歸

勞爾夫·萊克斯華斯站在古老的荒址裏，神色非常慌亂。他遍處找不到嘉爾頓先生。他呼嘯着，呼喚着，尋覓着，可是沒有一個躲避者的影蹤給他尋到。

他着急起來了。這算什麼意思？難道這避難所又被發見，他同學的可憐的父親又被監禁了嗎？除這個疑懼而外，他再也不想不出嘉爾頓先生失蹤的緣故了。

「再等下去也沒用，」他第三次搜遍了這廢墟後，沈思道：「他決不至於自尋短見，倒斃在這一帶地方的。他總是受了驚嚇後逃跑，或者是被捉去了。我若回去告訴了佛蘭特，可憐的他一定要萬分地傷心起來的。但這裏已沒有別的事可做，天色又不早，我也許要遲到了呢。」

他嘆了口氣。他的朋友的思親之情，原和他思念自己的失蹤的父親之情是一樣的。這使得勞爾夫又想起了那件事，想起了他從前在那邊聽見過的奇怪的呼嘯聲了。他不懂牠的意思。他站在那里，

心上起了不可約束的衝動，他要再潛進那間孤屋，冒着遇狗的危險，試驗他呼嘯以後的動靜如何。

「我反正要遲到的了，」他低聲說：「且去走一遭吧。」他說着便動身，他在林中或許會遇到嘉爾頓的父親的。

然而——他突然停止了——這是什麼意思？鬆軟的泥土上文印着了這許多轍痕和馬跡，愛爾葛脫爵爺的跛馬一定在這里過的了！是愛爾葛脫爵爺親自來的呢，還是他又把馬車借給了警察，讓他們去追趕犯人的呢？

這些踪跡並不和廢墟相接；牠們在稍稍離開了廢墟的地方印起，繞着樹林，逕向那孤屋蔓延過去。勞爾夫的追蹤牠們雖然不過是孩子戲，但他一點也不把步子放鬆。印在鬆軟的小徑上的踪跡是這樣地清楚。牠們引他走進了矮林——走到一條直穿矮林而他從未發見過的小路上——轉向右方，便走到屋子的近旁了。在開着的牆門的前面，站着愛爾葛脫爵爺的輕車和跛馬。原來馬車並不是趕向廢墟，而是趕向這座古怪屋子的！然而爲什麼呢？勞爾夫怎樣地把這個問題思索着，但又怎樣地尋不出一個解答來啊！

愛爾葛脫爵爺似乎早就懷恨他的父親。愛爾葛脫如今在這里了，這里，他曾經聽見過父親的呼嘯的呀。勞爾夫蹲在樹背後，吹出了他往日的呼嘯聲，然後再摒息細聽着。

是的，那邊——那邊，低悶而含糊的回嘯傳來了！那是從屋子裏來的。他的父親在那邊！他的父親在愛爾葛脫爵爺的掌握中！

勞爾夫最初的念頭想衝前去，可是他又躊躇着了。在這里，他不能不小心，他躲藏着，等候可有人注意到他的呼嘯。他的審慎立刻發生了效力，他看見愛爾葛脫爵爺走到門口來，關心地四顧着，後面還跟了那個他從前見過的惡人。

隨後，他們倆彷彿商量了一下，那人立刻進去，帶着兩隻黃褐色的大獵狗出來，解開了牠們的鍊索。勞爾夫的心兀立不動。他怎能敵得過這兩隻凶殘的畜生？那人和愛爾葛脫爵爺回了進去，獵狗在四周徘徊着。這時牠們還沒嗅到他的氣息呢，但馬上就會嗅到的，那時他總得做一番困難的工作了。勞爾夫準備着，小心地爬過去，他聽見一聲回嘯從屋子裏傳出來——一聲求援的呼喊，是他父親的口音呀！這聲回嘯把他腦子裏的雜念完全趕走，他便鹿似的衝過了草地，衝進那屋子的洞開着的門。他的父親在那里，他的父親正在呼救，他不久就會站在他身邊了！

獵狗看見了他，便提高了沈着的聲音叫。他砰的一聲關上門，把獵狗關在門外面，然後向着他剛才聽到的喊聲的方向直奔。

喊聲是從第一層樓上傳來的，他衝了進去——那邊，他的父親正在愛爾葛脫爵爺和他的惡件的扭打中掙扎着。萊克斯華斯先生自從被捕以後，顯然是給一根粗索縛在牆上的；他的一條臂上裹着骯髒的綳帶，彷彿他已經受了傷了。

他的敵人是否想縛得他格外緊，或是想把他遷禁到別處去，勞爾夫無從知道。他看見他的父親背靠着牆，一隻手提了一張凳亂舞着；他又看見那人衝了進去，避開了狙擊，把他的父親搥倒。這時，他

怒吼一聲，向前跳去，拾起一根橫在桌子上的重手杖，在謀害者的身上狠命地毆打。唉！像他那樣稚弱的孩子，怎能敵得過這兩個人呢？他們都回轉身來，勞爾夫的鬚角受了一下重擊，於是眼前漆黑，他已昏得不省人事了。

但當他睜開眼的時候，他在那里了？什麼事發生了？爲什麼他不能動彈了？

他努力爬起。他覺得眼光繚亂，四肢無力，他的頭在痛，心在突跳，他怎麼會被縛的呢——手縛着，腳縛着，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

他翻了個身。他的父親躺在後面，但他的鍊索已經沒有了。他祇給一條草繩縛着，縛的樣子和勞爾夫相同。然而他的眼睛緊閉着，他的臉色非常慘白。一種深沈的恐怖充滿了孩子的心——他知道他來得太遲了，他的父親已經死了。

他默然躺了一會，靜着心，試探他被縛到底有多少緊。他知道匆促中打的結一定很容易解開的；然而，唉，在他這樣的處境裏，這祇是一個夢想呵！那些縛他的人把他們的工作做得極周到的。

不久，他突然覺得空中有一陣悶人的熱氣，一陣爆炸的聲音。他掙扎的坐起來——啊，可怖，可怖——屋裏全是濃煙。這地方着火了。他和他那已死的父親被縛在這里，無人援救，只能毀身於熊熊的火焰中了！

他頓時被恐怖所怔住了，這怪得他？在這樣危險的情景裏，誰還會不心驚膽落的呢？

「父親！父親！」他大嚷；可是這躺着的人一聲也不答。他默然躺着，一動也不動。勞爾夫滾過去，滾

到他的身邊，唉，那有什麼用呢？他把自己抵在屋子的一隻角上，掙扎着站了起來，舉目四顧，烟越來越密——他一站起來，簡直連呼吸都不能了——空中的熱焰沿着側道，冒穿了地板和窗格直往門口擁來——房門已在那里爆裂着，閃着紅光，快要火焰中焚燬了。

啊，真的沒救了嗎？假如他的忠心的華倫和親愛的老嘉爾頓得知他的危急他們將怎樣地趕來救他的啊！唉，他們在遠方，他們不知道！

然而，那是什麼？外面一個聲音！一聲叫喊，獵狗在狂吠，比平時更暴怒，簡直暴怒得無以復加。隨後又傳來了一陣玻璃的碎裂聲。烈火把窗格衝破了嗎？不！一個影子從窗檻上升起，一個人在濃烟熱氣的包圍中踉蹌，他俯下身子，向着屋子裏爬，一面還在喊：

「勞爾夫·萊克斯華斯，你在那里？可是在這里嗎？」

那是嘉爾頓先生，那是來援救他的嘉爾頓先生啊，那時，感激的急流怎樣地湧滿了勞爾夫的心啊！

「在這里，在這里！」他回答：「我被縛着，我不能動。父親也在這里。他不省人事。」不多時，嘉爾頓先生已在他的身邊了。

「謝謝天，你總算沒有傷，」他一面拔出刀，把縛在勞爾夫身上的繩索割斷，一面說：「我看見你進來的，我恐怕有什麼不幸；那兩個人出來，乘着馬車走的時候，我真想不出怎麼辦。那邊有兩隻狗，牠們使我不敢進來。隨後，我看見濃烟和烈火，我知道他們幹了什麼事。我拼命向前一衝，狗幾乎咬着牠，

可是我終於爬上一棵長在屋旁邊的樹；沿着樹枝，爬到洋臺頂上。這樣，我才摸索着我的路。真危險，只要一滑下去，兩隻畜生立刻會跳到我的身上了。」

嘉爾頓先生一面說，一面並不把工作停頓。他已經把勞爾夫解下，縛在萊克斯華斯先生身上的繩索也被割斷了。這時，萊克斯華斯先生才睜開了眼，迷惘地向四面望。

「啊，父親，父親！」勞爾夫喊道：「謝謝天，你還是活着的！親愛的父親，你想法站起來吧。我們正在極大的危險中呢。屋子已着了火，我們若不立刻走，我們全要燒死了！」

「勞爾夫，什麼你怎麼來的？」父親茫然問。嘉爾頓先生便去推他。

「朋友，現在不要管那些事了。」他喊道：「火向着我們燒來了。唉，看那邊！」——這時，房門砰的一聲倒下，一陣火焰撲到他們的身上。「我們不能一刻遲延。勞爾夫，你出去，像螺螄一樣附着壁，想法救你的父親。」——這時，勞爾夫從窗裏爬出去，在屋子四周的狹棚上找到了一個立足地。「萊克斯華斯先生，拿出你的勇氣來！你如果一失足，狗決不會放過你的。先生，看上帝面上，試一下吧！」

「我的好朋友，我不會失足的。」萊克斯華斯先生回答。火焰與濃烟已使他悟到目前的危險了。「只要幫我一下，」他振起了他潛在的力量和意志，加以嘉爾頓先生在室內的幫助，和勞爾夫在身後的支持，總算從窗裏爬了出去。

小心地，咬緊牙齒，努力着，他們三人爬回到那救援的發祥地——洋臺頂上。但現在，這里也是極危險的地位；火正在從洋臺下冒起，從上面的窗子裏射進，屋頂上燒熔的鉛塊和溝槽，又在發出尖銳

而混亂的聲音，那彷彿前進也是死，後退也是死，下面兩隻獵狗早已在四處尋他們，這時便站定了向他們狂吠起來。

「我們應該冒一次險，」嘉爾頓先生喘氣着。「讓我先走，你們就會知道怎麼走法了。你們若能走上牆，那末三步就可以跨到樹枝上。那雖似危險，但比真的危險卻要少怕些呢。」

他奮勇跳上磚牆，磚牆的四周，火焰正在噴射。他穩定而急速地跨了三步，一跳便能跳到樹枝上，火焰燒不着他了。

萊克斯華斯先生也從那條險路上跟着過去。「勞爾夫！」他喊。他的話差不多剛出口，洋臺的全部和支持洋臺的磚牆便一起坍倒；勞爾夫僅僅依附着牆垣作為微弱的保障了。

牆垣受了熱氣爆烈着。他不能在這里久留了。牠隨時有坍倒的可能，隨時會把他埋在灼熱的廢墟裏面的。

萊克斯華斯先生駭然悲號着；嘉爾頓先生倉皇地思索着；勞爾夫依附在那邊，死神在他的背後，死神在他的頭上，死神——最可怕的死神，紅眼吐舌的死神——在他的下面等他！

三一 局面一變

「勞爾夫，啊，我的兒子！」萊克斯華斯先生看見這勇敢的孩子正在危險中，便大聲喊着。孩子回

過身來，望着他的父親。

「父親，這里我不能再站多少時候的了，」他說：「我只得跳下去和惡狗拚命了。」

「勞爾夫，等……等一會看！」這悲痛的人答道：「讓我先下去，牠們注意了，你才有脫逃的機會呢。」

「不要，父親，不要！」勞爾夫哀求着。「你用了那受傷的手臂，怎樣敵得過牠們？我自己會想法的。」

「我跳下去吧，」嘉爾頓先生自告奮勇。「我是一點也沒有傷的先生，你且留在這里？」

「你們都不要下去！」勞爾夫喊着，稍稍移動了他的地位，這樣他就能踢立避開濃烟了。「我想爬後一點，說不定我能找到一塊較好的地方的。」

「勞爾夫，那是沒用的，」他的父親回答：「牆頭在你的背後爆裂着，我看得見濃烟在擁來了。啊，要是我們有一條繩子的時候呵！」

「一條繩子！」嘉爾頓先生喊道：「若是繩子有這樣大的用處，我倒拿得出來，因為我身邊正藏着很長的一條，那原是預備逃獄時使用的。」

說着，他把外套和襯衣脫下，在身體的四周，的確有條細長而紉密的繩子繞着，是很長的一條，用了牠儘可以擲到勞爾夫附着的地方；不過他看不出牠有任何用處來。

萊克斯華斯先生卻看得出的。他一面對勞爾夫大聲說，叫他鼓起勇氣，仔細看好，一面把繩子的

一端擲了出去——並不擲給勞爾夫——擲到別一枝比他們高的樹枝上面。繩子垂下來的時候，他又捉住了別一端，把牠交給嘉爾頓先生，請他在樹幹上繞了一周，盡力握住。至於另外一端，他先把牠在頭上旋着圓圈，然後百發百中地，把牠擲給了勞爾夫。勞爾夫用一手接住，接的時候卻差些兒跌到地下去。

但既接到牠，其餘的工作就很容易了。他盪過那使他與安全隔絕的可怕的鴻溝，接着便安然在他父親的身邊了；狗暴怒地向着大樹奔來，想跳上樹枝，然而沒用。差不多就在這時候，他先前所附着的牆垣立刻崩潰，倒成了一堆灼熱的廢墟；若是早坍一些，牠就會把這勇少年置於死地的了。

雖說是安全，但依舊在那兩隻狗的監視中；烟火也依舊在撲上他們的身。牆垣若向着他們這一面傾倒，則死神老早會把他們抓去了的。

「要是我們有幾件傢伙把這兩隻畜生趕走呵，」嘉爾頓先生望着下面說，萊克斯華斯先生答道：

「我們還是留在這里的好。這火一定會被人看見，救援也立刻就會來了。」

救援是的，勞爾夫和他父親的救援，然對於可憐的嘉爾頓先生，救援有什麼用呢？——除了重新使他被捕外，還有什麼用呢？他嘆了口氣，但一句話也不說。他已盡力救了這曾經救過他的孩子，若被捕是他應得的酬報，他也受之而無怨了。

但勞爾夫卻不想逗留在樹上。他瞥見一件能手用了就非常厲害的傢伙——他最擅於使用的

傢伙。

繩子盤在他手裏，繩端打好了活結。他在樹枝上爬出去，腿站穩了，然後把繩子一旋，飛也似的旋向下面。剎那間，兩隻大狗中的一隻被擲到了半天空，待牠重新落地時，便一命嗚呼——頸項已被擲破了。

他們把牠拖上來，解開活結，讓屍體重垂到地上。不多久，第二隻畜生也遭了同樣的命運。再也沒有什麼東西阻止他們下樹了。

沒有，不，不！還有一個不願死活的人在呢！他躲藏着，守候他惡行的效果——一個人，他的臉怒得發黑，他的心怕得發瘋。假如這幾個人無傷脫走了，他所有的一切便要全歸於盡的。

嘉爾頓先生和勞爾夫扶着萊克斯華斯先生下來。或許是爲了屏弱，或許是由於感情的反激，萊克斯華斯先生蹣跚着，半昏地在樹根上倒下了；其餘兩人焦急地俯在他身上。

那是一個機會。愛爾葛脫爵爺和他那狠惡的跟隨衝出了樹林，逕向他們奔去。那人提着挺硬的手杖，愛爾葛脫爵爺提着沈重的馬鞭。這情景，彷彿別的人總在他們掌握中的了；然而，勞爾夫的敏捷的耳朵卻早已聽到他們奔來的聲音，他大聲警告着，跳將起來。仇人幾乎撲上他們的身了，而他們是手無寸鐵的。他倉皇四顧，他的腳邊正躺着一隻死狗，他便把牠搶了起來，用盡平生氣力，把沈重的屍體向他們擲去，他們從未預防到這一下狙擊，滿頭滿臉都被擲中了。

那人沈重地倒下，愛爾葛脫爵爺轉身就逃。勞爾夫大喝一聲，拿着繩，箭也似的追着他。一個這樣

地虐待他父親的人，現在是決不能在他的手裏倖免的了。

這時，樹林中卻傳來了重物的軋聲，發生了高亢的叫喊聲。烈火居然引起了注意，村人們都從蘋果樹村趕來，探問起火的原因。

非僅村人，還有警察——忍耐地伺候着的，以爲他們的逃犯仍舊躲在本地的警察們。有一個警察，他抓住了勞爾夫的手臂，突然一扯，把他扯了過來，問他幹些什麼，怎樣才會起火的。

勞爾夫掙扎着想起了自己被阻而愛爾葛脫爵爺卻在逃走，他急得發瘋了。他覺得怎麼也不能讓他脫逃。他是看慣了野原上的情形的，在那邊，一個人只要脫逃一次，便沒有人再能捉到他的了。

「那是愛爾葛脫爵爺放的火，他正在逃！」他大聲嚷：「我的父親在那邊。你知道他是怎樣失蹤的，從前我們還以爲他已經遇害了呢。愛爾葛脫爵爺監禁他的。他在這裏！」

警察聽了這番驚人的陳述，摸不着頭腦，便問：「小夥子，你講些什麼話？」一個和馬警同來的頭目卻插進來說：

「喂，你別站在這裏儘是講，快去調查損失了什麼東西吧！」警察只得把勞爾夫放走，馬警從他的馬上跳下來。勞爾夫看見一輛馬車在荒地上疾馳。裏面是誰，他無需詢問。愛爾葛脫爵爺正在盡力逃命呢。勞爾夫忿然大喊一聲，跳上歇着的馬，趁那邊一個人驚疑未定，來不及阻擋他時，立刻向前衝去。

「他往那邊去的，他往那邊去的！」他指着那輛馬車大喊。「那是愛爾葛脫爵爺，我要追上他！」

他說着就衝，留下那人張大着嘴。

他們尋到兩隻死狗，他們尋到萊克斯華斯先生。唉！他們還尋到可憐的忍耐着的嘉爾頓先生！他原可以想法逃走，但他又不忍丟下那負傷的人。而且，現在逃走也已沒用，再沒有旁的地方好藏躲，他早遲總要被捕的了。

勞爾夫鞭着馬，在那隻疾奔的跛馬後面緊追。這彷彿又回復了他往日恣意馳騁的生活了。在脫克遜平原上時，他騎慣半野的墨西哥戰馬，現在騎了這匹馴良的，便一點困難也沒有了。

他追着，追着，追着，愈追愈近那前面飛逃的人。他看見愛爾葛脫爵爺在回頭望他。一個成人抵敵一個孩子在這種戰鬪中成人當然無需害怕的！但愛爾葛脫爵爺卻怕得很。當他第一次在斯篤林裏遇見這孩子時，他就怕他的了。當勞爾夫在樹裏割出那粒鎗彈時，當他聽見了勞爾夫的非把父親的失蹤案查明決不罷休的聲言時，他就怕他的了。現在，奇案已經大白，他所有的惡計已成泡影，爲了生命與自由，他只得遁逃，只得被追趕，正如他從前命令警察們去追趕嘉爾頓先生一樣。誠然的，局面已經變過來了！

勞爾夫愈逼愈近，愛爾葛脫爵爺把那隻忠實的小母馬也愈鞭愈狠毒。勞爾夫站在馬踏鐙上，愛爾葛脫爵爺回頭望他。繩子在勞爾夫的手裏。他初來英國的時候，第一件事情便是去套住他的黑公牛。現在，他就要用這同樣的手段對付他——正如對付那兩隻惡狗一樣。

愛爾葛脫爵爺見了孩子的手臂在頭上揮舞着，便潛伏了身子。

但勞爾夫並不想擲他，他還有比那個更好的計劃哩。活結套在小母馬的身上。勞爾夫一面拖，一面把身體支着，好減少一些意料中的震撼——一種險些兒把他從馬鞍上顛下來的震撼。母馬跌了下去，車子跌得粉碎，愛爾葛脫爵爺全無準備——甚至不曾準備往那里逃——他被摔到半天空，沈重地落下來，鬚角撞在一株粗硬的殘幹上。

勞爾夫立刻走到他那里。人昏了過去，任憑他處置。套索雖已盡了牠的責任，現在還得用來細縛愛爾葛脫爵爺！這樣做，勞爾夫毫不憐惜，毫不後悔。他應該把這個人帶到父親那里，父親一定會把以後的辦法宣布出來的。

「他並不怎麼傷，」他喃喃地說：「你也沒有，你這可憐的畜生。」他回過來對着亂逃的母馬繼續說：「你在這里，」——把牠從破車上解下時。「我想你總會自己尋着路回家的，同時我還要等在這里呢。」

他雙手按着嘴，吹出他往日的呼嘯，他的父親在遠處回答。他們不久就會來了呵。勞爾夫繫好馬，坐在草地上。愛爾葛脫爵爺睜開了眼，帶着一種深恨的表情望着他；但勞爾夫卻置之不理。他的父親已經平安，這才是他當時的全部思想。勞爾夫·萊克斯華斯覺得現在比往日更加快樂了，他對於這慘敗的仇人，除了留心他不至掙扎以外，一點也不去睬他。他等着，直等到警察、村人，和萊克斯華斯先生走近這地方。是的，如今一切的局面完全在轉變了；學校裏的局面也在轉變，不過他還沒有知道。

三二 被答和被逐

「全體在禮堂裏齊集」

各教室裏都接到這個命令，教師學生都現着驚訝的神色。大家知道，勞爾夫徹夜未歸，校裏已經有信給聖克黎夫先生，詢問孩子是否在他家裏；大家又知道，嘉爾頓正在受辱——他被人控訴着，說是偷了勞爾夫的考卷，想照着夾帶把牠們改正。

大家覺得這次所以要召集全體開會，若不是爲了勞爾夫遇到什麼危險，便是爲了當衆處罰嘉爾頓——二者必居其一。

但現在是沒有時間考慮的了。孩子們整了隊，一級級——高級生，中級生，低級生——走進禮堂。級任先生在後面，級長在前引路；禮堂裏，在校長先生的講臺上面，看得見一件可怕的東西——戒尺。那是一向安置在櫥裏的，難得用到，實在說來也無需用到牠的。讓那種把瑪爾塞洛伯學校的名譽污辱到非用戒尺不可的孩子去受苦吧，因爲校長先生給與他們的處罰比起日後憤懣的學者們給與他的來，還要輕得多哩。

「靜！」

斐佛萊博士進來時，開斯脫懷警告着，一種期待中的寂靜便支配着全校了。

「佛蘭特·嘉爾頓，站出來！」

嘉爾頓服從了。他平時很怯弱，這次卻十分鎮靜，同學們見了都有些驚訝。他向校長先生的講臺走去，鞠了一個躬，瑪爾塞洛伯學校的校長先生便開口了。

「嘉爾頓，前天夜間，你被人發見在我的房間裏，手裏還拿着萊克斯華斯的考卷。把你到那里去的理由說給同學聽！」

校長先生說得很慢，可是很和氣，彷彿要使孩子安心似的；嘉爾頓便報告了他的故事，訴說他如何看見陶孫和愛爾葛脫把書桌打開來。

「書桌上沒有鎖，無需打了才開的。」校長先生說着，轉向了別的兩個孩子，問他們可有什麼話說。

真的，他們還有什麼話說呢？這樣憤激的否認，這樣明白的陳述，萊克斯華斯與嘉爾頓之間的關係是非常清白的。

「萊克斯華斯給什麼事留住了，不能夠出席。」校長先生靜靜地說：「但就是他不出席，我們也可以把這次的審問進行的。愛爾葛脫和陶孫，站出來！」

他們倆服從着，態度極其慌亂，暗忖隨後會有什麼事來。他們投着疑慮的眼光，面面相覷着，彷彿都在疑心對方是告發者似的。

「霍拉斯·愛爾葛脫，你從前見過這個東西沒有？」校長先生問。

愛爾葛脫的臉色變得極慘白，因為校長先生拿出來的就是他投在河裏的不幸的夾帶。

「沒有，先生，」他躲開他的目光回答。

把同樣的問題問陶孫，陶孫也同樣地回答。

「詹姆士·格林亨利·汀克爾」開斯脫懷喊道。

兩個小孩子興奮地跳了出來。

「把你們得到這本來帶的經過說出來，」校長先生說。

格林先說，汀克爾幫着他，於是一陣低微而憤慨的噓聲便在全校發散着了。霍拉斯·愛爾葛脫

把一雙焦急而受驚的眼睛向同學們儘是望。

「愛爾葛脫，你可否認這個報告？」校長先生嚴肅地問。

愛爾葛脫默然無語。那兩個低級生既然拾到了他的書，他們還拾到了旁的東西沒有呢？

「這里是一張遺失了好久的鈔票，」校長先生繼續說：「你們總記得，在萊克斯華斯的皮夾裏曾經發見過一張鈔票，那時我就證明他是中了惡計。被竊的鈔票從沒有發見過的；但現在我知道了，陶孫，他是給你換去的，換在鎮上一家下賤的餅店裏，隨後，你和愛爾葛脫又出了比原價更高的價錢，把牠從那人的手裏贖回來。昨天，愛爾葛脫，你把牠燒燬了。這里是牠的灰，」薄膜似的灰依舊夾在湯姆士·勃朗的學生時代裏，校長先生把牠取了出來。「但那張鈔票已經拍過照，底片給一個人保存着，你把你從前在他那邊拿到的一本日記交還了他，換得了那張底片，隨後，你把牠投在河裏，那個和

你有關係的人也把你剛還他的日記丟掉了。這些事你可否認嗎？」

愛爾葛脫依舊不回答。他只覺得一陣熱，一陣冷。他不知道把眼睛轉向了那一方才好。在這樣確實的證據前面，抵賴也是沒用的呵。

「你回答不出！」校長先生繼續說：「你，陶孫，你知道這些事嗎？」

「啊……啊……啊！」陶孫慘然說，緊握着手，跪了下去。「啊，先生，饒我！啊，先生，我願直認不諱！那全是愛爾葛脫的過失。先生，他叫我去做的！先生，我決不願意做先生，這些都是實情，每句話都是真實的！啊……」

「靜下來！」校長先生現出輕蔑的樣子說：「沒有誰能夠逼人作惡的。你們倆協同了損壞一位同學的好名譽，他不過爲了要在極困難不幸的處境中做一件高尚而豪俠的事，卻就觸怒了你們。你們一面誣陷他是賊，一面卻毫無顧忌地幹着賊的行爲！你們撒過最下流的誑——你，愛爾葛脫，你的行爲更壞。這件事原可以讓別人來裁判，不過我要在這里把牠提起一聲。你使得一個孩子——我是指嘉爾頓——爲了他父親的不幸，便受盡了無限量的痛苦。你知道他的父親未犯罪，然而你強要證實他有罪，還……」

校長先停頓着，因爲嘉爾頓的臉色已變得極慘白了。關於那本日記的事，他先前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啊，先生，」他說：「我的父親無罪！這個他知道，而且……而且……而且……」

他把手按在頭上，昏了過去，若沒有開斯脫懷跳上去抱住他，他一定要往下倒了。校長先生眼裏噙着淚，低聲說：

「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把他帶到看護婦那里去吧。」

他們便把他扶出去了。平時侮辱他的一般人，現在沒有一個不覺得抱歉、慚愧；對於這兩個行爲不端的孩子，也沒有一個不充滿着憤激的情感。校長先生再轉向他倆說：

「關於這次的事，校外的人或許也有話要同你們說，但那個我可不管。我只要處理你們有傷校風的地方。爲了這，你們就該承受最嚴厲的懲罰……」

聽了這些話，陶孫慘號着，愛爾葛脫握緊了拳頭，現着無可奈的神氣。最嚴厲的懲罰戒尺所以放在這里，原來爲了這個緣故咯。

「你們倆都得當衆挨打，」校長先生繼續說：「隨後，你們都得被開除！」這句話說完之後，一陣歡呼聲便跟着起來。瑪爾塞洛伯的校風雖沾上了污點，現在卻能夠洗淨了。

「啊，饒饒……饒饒！」陶孫大嚷：「啊先生，不要打我！我不再幹壞事，這次都是愛爾葛脫不好！」

愛爾葛脫鄙夷地望着他。如果他挨打，他是決不願討饒的。他要把他全不在乎的神氣顯給他們看！陶孫雖然亂踢亂掙，忿怒而又恐怖地大嚷，但抵抗也已沒用了。校長先生把外套脫在一邊，接着便來了扑打聲。陶孫是第一個受

罰，他每挨一下打，總要大聲慘號——可怕的慘號。這一次，校長先生一點也不寬恕他，他這才覺得自己正處於一個極不舒服的境遇中了。

到底，他被釋放了。隨後便輪到愛爾葛脫——霍拉斯·愛爾葛脫小爵爺。他咬緊了嘴唇，直咬到出血，但絕不願哭嚷。然而，啊，他那時多麼懷恨勞爾夫·萊克斯華斯啊！他如能傷害他——他如能殺了他，那末，日後他們無論怎樣去處置他，他也甘心情願的了。

懲罰終於完畢了。他站着，全身痛楚，透不轉氣，眼前模糊不清；最後，他瞥見了汀克爾的胖臉，他覺得汀克爾在露着牙齒笑。

那時，忿怒克服了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幹些什麼，祇是向着那小孩子衝去；若無華倫就近攔住他，他定會把他搥倒的了。

這時，不論有校長沒校長，瑪爾塞洛伯學校失卻了牠平靜的空氣了。孩子們都跳出來，潮似的湧向這兩個無賴——怒目四顧着的孩子。愛爾葛脫的勇氣頓時消失，他轉身就逃，陶孫也跟着他走。教師們高聲喊，沒用；校長先生按着鈴，沒用；開斯脫衝出去追他們，也沒用。別的級長一概袖手旁觀着。他們湧到運動場上，就在場的四周，他們追趕這兩個孩子。

他們繞着運動場追，逼他們走到小池邊，把他們投在池裏，隨後又把他們拖起來，溼淋淋地，氣喘喘地，一直拖出了校門。校長先生無需再把這一對開除的了。

當愛爾葛脫和陶孫被拖出去時，一小隊人剛巧走近校門；在這一隊人裏面，有個孩子向前衝來，

衝到這兩個可憐蟲和他們追趕者的中間，這孩子便是勞爾夫·萊克斯華斯。
 「喂，我說，不要那麼做！那是不公道的！」華倫聽見了這話，退後了一步。「那是不正直的舉動！同學們，住手看呵，校長先生在來了！」

是的，校長先生提着他的手杖，教師們提着他們的手杖，都是走來維持秩序，要叫瑪爾塞洛伯全校的學生知道，就是對付愛爾葛脫和陶孫這樣的孩子，也不應該爲所欲爲。那時的情景，彷彿真的有人要喫手杖了呢。

華倫卻大喊一聲。

「喂，勞爾夫！同學們，萊克斯華斯回來了。可惜來得太遲，看不見好玩的事了！我的孩子，你應當聽聽陶孫的叫聲的那真好聽啦！」

「萊克斯華斯回來了！」孩子們應和着。

他們擒住了他。他們扯住他的臂，他的脚，扯得到什麼就扯什麼，幾乎把他擡上了他們的肩，勝利似的成羣回來；校長先生和教師們都沒有辦法。

跟着勞爾夫來的是萊克斯華斯先生，聖克黎夫先生，和伊琳——春風滿面的伊琳。她低聲對華倫說，那位臂上負傷的先生是勞爾夫的父親，萊克斯華斯爵爺，他是斯丹芬老爵爺的兒子，他真實的名字叫萊克斯華斯·斯丹芬；她又說，勞爾夫是勞爾夫·萊克斯華斯·斯丹芬小爵爺了。她說時非常興奮，湯姆·華倫呼嘯着，隨後又大聲喊：

「祝勞爾夫的父親——萊克斯華斯·斯丹芬爵爺快樂！祝勞爾夫·萊克斯華斯·斯丹芬小爵爺快樂！同學們，大家來歡呼！」

那時候，是怎樣一種歡樂的呼聲啊！當萊克斯華斯先生——我們依舊要這樣稱呼他——和校長先生談話時，勞爾夫幾乎給他們扯得粉碎了。噯，勞爾夫回來以後，他們興奮得連懲罰都忘了呢。他們聽他的故事，聽他如何去尋訪他的父親；隨後，華倫又把發見嘉爾頓先生無罪的經過報告出來。

對於勞爾夫，那真是一個好消息——最好的消息。他和華倫伊琳兩人逃了出來，趕忙走到看護室裏，請求會見他的同室同學。

嘉爾頓安然無恙，祇是他非常興奮，差不多只想哭出來。他要知道他的父親在那里，勞爾夫便給他解釋，說是嘉爾頓先生已經去投案自首了。這時，他大聲喊道：

「啊，勞爾夫，我們去辯白！我們現在就去！」

「且去告訴我的父親吧，他總會明白的。」勞爾夫說；實則這件事也無需告訴的了。

聖克黎夫先生早已知道，早已急匆匆地走出去。想來嘉爾頓先生不久就能恢復自由的了。

那時，萊克斯華斯先生因為還有許多話要說，便和勞爾夫、伊琳、嘉爾頓回到聖克黎夫先生的家裏，在那邊，他開始講述他的故事，講述他如何會被那個虐待他到這樣的人囚禁起來。

三三 結局

坐在聖克黎夫先生的客廳裏，一羣關心的人繞着萊克斯華斯先生，諦聽他的故事。那非特是關心的一羣，而且是快樂的一羣，因為不幸已經過去，遍處灑着陽光了。未講故事之前，萊克斯華斯先生總要說：「爲了上帝的洪恩與仁慈，讓我們來跪着感謝他。」這種話是無足怪的；他們俯下了頭，猶如作聖歌的古詩人一樣，一面說，一面靜聆着謝恩的辭句：「上帝爲我們做了極大的工作，我們這才歡樂了。」那時，每人的心裏總是充滿着虔誠的感激，這種情景也是無足怪的。

他們這才坐了下來，萊克斯華斯先生講述他的故事了。故事裏包涵着做人的道理，牠啓示着我們，假如我們不服從父親的命令，將來我們如何會受到極苦痛的懲罰。

現在我們知道：萊克斯華斯先生是斯丹芬老爵爺的兒子，年輕的時候，他非常野蠻，倔強，時常違拗父親的命令，同時，他的堂兄弟愛爾葛脫又妒忌他那家子的地位，存心要使他們父子間發生極傷情的爭吵，因此他便從旁慫恿着他。

他成功了。爭吵發生以後，萊克斯華斯先生從家裏逃出去，隱匿了他斯丹芬的名字，逃到脫克遜野原上，度着他懷慕已久的漂泊生活。但不久，他發見那種生活並不怎麼可愛——困難與失望接踵而來，他還覺得一個人無論在英國或是在遼遠的荒原上，最好的事還是做耶穌基督的歸依者。

然而他並不寫信給他的父親，他知道自己是永不會被赦的了。這時，他遇到了他的夫人，結了婚，生了勞爾夫；他這才覺得滿足了。他把懷鄉的情緒丟開，在野蠻的環境中，努力要把他的兒子教成一個真實的基督徒。

但他的夫人知道他的身世，臨死時，她鄭重地叮囑着他，說是應該使他們的兒子重返故鄉；萊克斯華斯先生爲要實行她的遺言，才第一次給他家裏的父親寫信。

這時斯丹芬老爺已經去世，他的姪兒承繼着他的地位。愛爾葛脫爵爺覆了一封極冷酷的信，信上說，他不願和一個使賢父傷心的人來往，而且全部的財產已經遺給他了。

那封覆信之外，他又接到一封信，那是一個忠實的老僕人寫的，裏面附着一張遺囑。原來，斯丹芬老爺臨死時寫好了遺囑，便把牠交給一個老管家，萬一他那被赦的兒子回鄉時，他依舊可以執管他的產業的。

萊克斯華斯先生帶着勞爾啓程赴英，但他並沒有向他的兒子說明爲什麼要帶他到這里來。他們走到斯篤·奧孟特以後，他把兒子留在老西蒙的車馬驛裏，自己則向卡塞爾法庭進發。

愛爾葛脫爵爺聽到他的堂兄弟要把他謀得的財產一概收回去，非常忿怒而且失望。

「他無話可說，」萊克斯華斯先生說：「但當我告別的時候，他的神色極奇怪——彷彿他想殺死我似的。我曾經對他說，誰都不知道我是誰，就是我的兒子也不知道這些真情。其實，這樣說是優透了。因爲我萬一遇到意外，便沒有人會知道我重回故鄉的原因了。」

「天色陰暗而愁慘，勞爾夫，我爲要急於回到你那里，便揀了一條捷徑，穿過斯篤林，再往黑水潭走去；我剛走到潭邊，有人在樹背後向着我開鎗，我喫了一驚。第一鎗沒有中，第二鎗打在我的臂上，把臂骨打斷。鎗彈雖不會命中我的要害，可是我已經痛楚不堪了。」

「我那時一定昏了過去的，因爲當我神志清醒時，我已經被禁在一處奇怪的地方——就是你尋到我的那處地方。我的堂兄弟最初想殺死我，但後來他知道了所謀不遂，他的勇氣便搖動起來，他把我帶到那塊地方，用那個人監視着我。他說，我如果把那張遺囑交給了他，他就放我。然而我不願，我早已有戒備，把他留在倫敦，託一位我年輕時候相熟的律師保管着，現在還在他那里呢。」

「愛爾葛脫爵爺第二個意見是，我若肯簽一個字，把一半財產分給他，他就放我；但也給我拒絕了。那人時常慫恿他殺死我，他卻似乎有些怕，因爲勞爾夫，他如果這麼做了，你也許會把真情探訪出來的。」

「後來，有一天，我覺得非常頹喪，愁苦，正要屈服的時候，卻聽到了你的呼嘯，我答應着，我知道你一定已想法尋到我的踪跡了。愛爾葛脫爵爺知道這，昨天他便走了來，想把我帶到另一個隱蔽的地方去，我抗拒不走。我們扭打着，你的呼嘯又在傳過來，這才使他驚惶失措了。至於其餘的經過，我親愛的孩子，你是知道的了。現在，把你如何會尋到我踪跡的經過告訴我吧。」

勞爾夫便把他的故事說了出來，隨後，嘉爾頓也報告道，他雖然躲在古老的廢墟裏，卻早就深信那間怪屋裏一定有人被愛爾葛脫爵爺囚禁着的。那天勞爾夫替他的同學帶信時，他已經溜了出來，

細心偵伺，他看見勞爾夫走進去，隨後又看見愛爾葛脫爵爺和他的跟隨走出來；那時他惶惑得不知所措，又深恐發生了什麼不幸事，他站在那裏，直到屋子起了火，這才使他撇開怕狗的念頭，奮不顧身地去赴援了。

警察來後，重新把他捉了去，不久，聖克黎夫先生已接踵而至，帶着那本日記，還帶着那個寫日記的人，那人直言不諱地說，愛爾葛脫爵爺因為憎恨嘉爾頓先生，所以慫恿他去做這犯法的事。

從此，無罪的人立即被釋，且能夠公然無畏地和她妻兒們重聚了。

可是愛爾葛脫爵爺呢？那真是使得萊克斯華斯先生極傷心的事。他在堂兄弟的手裏雖受盡了痛苦，但要是能力上辦得到的話，他還想寬恕他的，無奈法律不容許他這樣做呵。愛爾葛脫爵爺被捉了去，可憐的霍拉斯和他的同犯陶孫也只得逃走，誰都不知道他們的下落。

但陶孫先生卻差了一個密偵去追他們，他們給尋到了，被帶着回來，污濁而襤褸，一對愁雲滿面的可憐蟲。

陶孫先生立刻叫他的兒子在一家公司裏當學徒，隨後又把他送往海外去；萊克斯華斯先生看到愛爾葛脫子然一身，便學着陶孫先生的樣，希望他的姪兒在新的生活裏成爲一個正直而善良的人。他們離別的時候，勞爾夫很想對霍拉斯表示一點友情，但這驕傲的孩子卻不願意接受。後來，他們聽說船往澳大利亞去的時候，霍拉斯棄船脫走，從此他們便不再聽到他的消息了。

懲罰追上了作惡的人，忍耐與正直的也終於獲得了他們的酬報，這些原是必然的結果呵。在同

學中間，勞爾夫是勞爾夫·萊克斯華斯·斯丹芬小爵爺了。萊克斯華斯先生以為勞爾夫於未進專門學校之前，能夠在那位心術善良的博士的學校裏再讀一些書，對於他決沒有什麼害處的。

是的，他是「小爵爺」了。顧名思義地說來，他一向就有小爵爺的風度的。他並不擺架子——就是要想擺，我們的勞爾夫也擺不起來的——在你碰見的同學中，他，嘉爾頓，以及正直的老湯姆·華倫，實在是三個意志最堅強的孩子呢——他們時常在一起，時常給四年級的全體同學做個好榜樣，所以當他們升入五年級的時候，寶德曼先生慨然說道，這是他生平所受到的一個最大的損失，他級裏的極好的級風也要從此消滅盡了。

「可是，」有些讀者也許要問：「勞爾夫有沒有得到紐萊脫金牌呢？」真的，這個我倒幾乎忘了。他是得到的；我們把他領獎時的情形作為這個故事的結束。或者不好算是無聊的舉動吧。

那自然是在非常晴朗的一天。陽光永遠美麗，尤其是當你知道了你能夠把好消息和獎品帶回家去的時候。

瑪爾塞洛伯學校的禮堂裏掛滿了旗子，擠滿了來賓；建築在禮堂末端的平臺上，孩子們一級級聚集着，孩子們的中間是校長先生的椅子，教師們的坐位，和演說者的席次——萊克斯華斯先生也坐在演說者的中間！

唔，全體的人都到齊了；校長先生讀着他的報告書，他說，瑪爾塞洛伯學校自舉行紐萊脫比賽以來，這是第二次有人得到金牌，大家聽了這一段話，都拍掌歡呼起來了。

「好一個老萊克斯華斯！」一個孩子嚷。校長先生不得不高聲維持着秩序；吉曼·格林輕輕地拉着汀克爾說，「住嘴，你這傻子！」這樣看來，剛才一定是汀克爾嚷的了。

隨後是演說，演說完畢後就是表演。汀克爾和格林表演着勃魯脫斯和卡西埃斯的決鬥，最爲動人——有一段，勃魯脫斯照理要說「噢我這一劍」的，卻發見身邊並沒有劍；於是卡西埃斯粗暴地說，聲音非常高，好使每個人都能聽到：

「你這傻應鳥！我知道你要把牠忘記的；那樣美麗的一把劍，劍口還鑲了銀箔，我真算白做了！」

「想想那把劍看！」萊克斯華斯先生低聲說，他的臉笑得緋紅。美麗的劍被人想像着，臺上的爭吵繼續着，演成了最有趣的一幕。

表演完畢後，接着是短時間的休息——一個不可少的休息。這時，年小的低級生把頭髮擦在後面，整理好了項圈和領結，凝神注視着，因爲給獎就要開始了——給獎！

低級生先領，這是一個聰明的辦法，因爲他們領了獎品以後，輪到高級生領時，他們就會安靜地坐着的了。低級生你看，那些小乖乖向着校長先生走去，直挺挺地，呆板板地，銅絲穿成的小泥人似的。對大家行着禮，拿了獎品又擺來擺去地在觀衆面前經過，奔回到他們的坐位上，接着又有坐在他們旁邊的孩子懷着豔羨的心，把美麗的書搶過來，走馬看花似的翻看裏面的圖畫，這時候，每個人都拍着手，大笑起來了。

隨後是中級生——三年級甲組和四年級乙組。我們雖無需去敘述他們，但有一點卻不能不記

下的就是汀克爾和格林也在得獎的孩子中間，而且他們在回到坐位上去以前，還險些兒打了起來，原因是每個人都說他自己的書比別一個的好。

隨後是高級生——四年級甲組——華倫和嘉爾頓。他們都受着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這原是他們理所應得的。

隨後是勞爾夫·萊克斯華斯·斯丹芬——聽他被呼着這個名字，真覺得陌生——這樣一陣的歡呼聲，「勇敢的老勞爾夫」，勞爾夫膽子放大些，「唔，校長先生笑了；這時候，勞爾夫變得十分傻，十分慌，彷彿只想大嚷似的——全體同學尊敬着他，這叫人多麼的快慰啊！

他領獎了，校長先生在身邊擎起一隻小匣子，從裏面取出了一塊繫着藍緞帶的金牌，勞爾夫爲瑪爾塞洛伯學校增光以後才獲得的紐萊脫金牌！

當時的歡呼聲，幾乎震聳了人的耳朵，孩子們們早已共同議定了；這時華倫點了一點頭，丟了個眼色，嘉爾頓便俯下身子，從凳下取出一件東西來；伊琳突然在勞爾夫的身邊出現，手裏捧着一頂小巧玲瓏的桂冠，式樣和古代人賜給那些忘利就義的英雄們所戴的一樣；她把牠戴在勞爾夫的頭上，觀衆都拍手大笑着；同時，華倫和嘉爾頓又把一面旗子——古英國的國旗——高舉起來。這些都是他們預先議定的，你記着——他們真是一般機敏的傢伙呢。最高級的級長開斯脫懷大聲喊道：

「同學們！讓勞爾夫站在正義的旗幟下，我們全體來替他歡呼吧！」

[Hurrah! Hurrah! Hurrah!]

「明天放假！」

「Hurrah! Hurrah! Hurrah!」

趁無人注意的時候，伊琳和她的英雄親了個吻！

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七角

(外埠酌加寄費)

“冠 桂”
(Under Honour's Flag)

印翻許不權作書有

著 者 Rev. Eric Lisle

譯 者 陳 慶 仁

發 行 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 海 生

印 刷 者 上海東亞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九五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路
漢口中山路 開明書店分店

開明書店印行 長篇翻譯小說目

戰 後	少 女 的 夢	黛 絲	薇 娜 附 夜 未 央	水 上	十 五 封 信	崎 零 人 日 記 <small>與及 死愛</small>	燕 語	漪 溟 湖	愁 斯 丹 和 綺 瑟	沙 弗
沈雷 叔馬 之克	王崎 了 一德	杜法 期 衛士	石廖 曾·克 蒂·甘 夫	章莫 克泊 標桑	黃屠 格維 涅榮 甫	樊屠 格仲 涅靈 甫	朱施 託 僕膜	朱施 託 僕膜	朱柏 孟地 實耶	王都 了 一德
精 二册本 一元七 角七分	精 及本本 在五 印刷 中角	精 及本本 在九 印刷 中角	精 及本本 在六 印刷 五分	精 及本本 在六 印刷 五分	精 及本本 在二 印刷 五分	精 及本本 在七 印刷 中角	精 及本本 一 角五分	精 及本本 一 角五分	精 及本本 在七 印刷 中角	精 及本本 八 一元 一角

◁ 號五十九路州福海上：店總 ▷

四路北樓鼓陽滯 二四三路東愛蕙州廣：店分
口里城金街北湖口漢 市中街斜竹梅楊平北

